枣庄市中区文史
第二

枣庄市中区文史

第二辑

政协枣庄市中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赠阅

欢迎批评指导

枣庄市中区文史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市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枣庄市中区文史

第二辑

枣庄市中区文史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市中区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枣庄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大32开
6.62印张　　130千字
印数1——2000册　　1992年12月印刷
枣庄市出版办公室准印证〔1992〕第69号
工本费：2.50元

目　录

·纪念抗日战争55周年·

编者按语
枣庄地区抗日时期记事……（1）

胆　剑　篇

“击敌侧背”的前哨战
——记枣、郭之役……郑洞国　覃异之（22）
进击郭里集……姚国俊（26）
枣东浴血抗敌记
……梁克臣　刘慎衍　李元修整理（31）
投笔从戎　扛枪抗日……王　磊（34）
护送少奇同志过枣庄
……褚衍奎口述　李文进整理（39）
周希勤率队战敌寇
……周凤鸣口述　周茂营整理（42）
李德俊指挥拔据点……傅宝森（44）
刘召宪杀敌立功……周庆陛（48）
昔有三元里　今有西王庄……孙业艺　赵伯泉（51）

血　泪　篇

十二架日本飞机炸枣庄……蒋树柏（53）

郭里集惨案……梁克臣整理（56）
纪官庄惨案……纪允常　纪玉琢口述
　　刘慎衍　李元修整理（59）
老和尚寺惨案……周庆陛整理（61）
日军炸死了我五个亲人……梁克由（64）
日军暴行录（综合资料）……（66）
我在日本新潟出苦力……王恩堂口述
　　田永习整理（74）
滥施暴虐　疯狂掠煤……李修杰（77）

大义凛然　视死如归
——郑乃序烈士受审目睹记……王　修（83）
高利民站长和读书会……周明宝（90）
回忆山东的康复医院……柳玉信（93）
旧曲新词　宣传革命……殷昭华（103）

创办南马道小学……田新田（111）
枣庄南马道小学创办琐忆……田培材（114）
对“县立小学”的点滴回忆……田子飞（120）
南小复学记……李继元（123）

中兴煤矿公司的早期防务……王作贤（127）
齐村翰林府轶事……蒋树柏（148）
刘伶台下倒淌河……孙业艺　靖玉楼（173）
附：〔明〕贾三近《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

漫话枣庄饮食业 …… 吕秀山　庄子云（181）

遗闻辑录（四篇）……（188）
寄石榴（田培材　苗继生）、
董新庄抢粮记（刘慎衍）、“枪毙”
变赏赐（陈建）、土穴女尸（何培坤）
补白（八则）：赵道海之死（21）、“爱护村”
里吃拳头（30）、智袭小东门（38）、
刘伶台（41）、直鲁军进枣庄（47）、拆庙（50）、
李歪子（55）、计阻申宪武（63）
补正：关于杨宗亮阿訇的任职时间……王作忠（192）

存史：政协市中区第三届委员会资料……（193）

征稿启事暨征集提纲 ……（196）
后记 ……（203）

纪念抗日战争55周年

编 者 按 语

今年7月7日是全国抗日战争爆发55周年；明年3月18日是日军侵占枣庄55周年。

日军陷枣后，以恐怖手段求生存，以血腥政策劫资源。至1945年8月15日，枣庄人民受奴役七年零四个多月之久。

枪炮刺刀可以宰割肉体，但不能镇慑忠魂。日本侵略者自踏进枣庄矿区，便昼无宁日，夜无寐时，惶惶然，戚戚然。只得今日城内搜捕，明日进山“扫荡”：不是血刃回，就是舁尸归。

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也给大和民族造成了悲剧。为鉴后人，特选辑如下一组文字，作为纪念。诚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一九九二年十月

枣庄地区抗日时期记事

（1937～1945）

一九三七年

七月初　枣庄掀起抗日宣传热潮。李微冬、张洪仪在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领导下组织抗日宣传队，开展街头宣传，发动民众抗日。

八月　鲁南各县恢复联庄会。峄县联庄会会长田瑶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派李微冬、董鸣春作统战工作。

九月　农历八月十四日中午一时，日军派遣12架飞机轰炸枣庄、峄县城等地。投弹多枚，人畜皆有死伤。

十月　中共鲁南中心县委成立，何一萍任书记，下辖枣庄矿区区委、峄县县委等。李微冬受命组建“枣庄各界抗敌后援会”，除煤矿工人、青年学生外，还广泛吸收枣庄中、上层人士参加。李任会长。

十月　“抗敌后援会”组织出版《抗敌报》，版面四开，由中兴中学印刷厂印刷。报社地址设在中兴中学同仁宿舍。

十月　枣庄成立“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书记李微冬，区队长李作森。

十月　枣庄建立中共妇女支部，李汝佩任支部书记。工作重点是：动员学生和矿工子女参加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发动募捐慰劳抗日军队。

十月　经第五战区批准，“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建立。司令杨士元（原阎锡山部师长）、副司令孔昭同（原福建镇守使），谭松艇（原孙殿英部师长）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大本营设在枣庄。

十月　国民党军庞炳勋部驻枣某团倾向抗日，向群众发放部分枪支。

秋，中兴煤矿公司为表示抗日决心，将台枣铁路上的10余辆机车及二百余大小车皮过轨陇海路驶向武汉，同时撤出一批机器，抢运出一批煤炭。

十二月　中共鲁南中心县委在枣庄举办抗日训练班。峄、滕、枣地区的一些开明士绅及其他人士参加了训练班，如韩文一、田瑶峰等。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鲁南中心县委在枣庄召开两万余人反侵略大会。工人代表张福林、董鸣春及社会其他代表韩文一、杨辛等人在会上控诉了日军侵略罪行。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受到“抗敌自卫军”支持。

十二月　中共鲁南中心县委组建以枣庄矿工为基础的峄县保安大队，李微冬、董鸣春分别负责政治、军事工作。

一九三八年

一月七日　国民党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进驻

鲁南，于枣滕地区布防。

一月　鲁南中心县委举办抗日干部培训班，张洪仪任政训处主任。

一月　“抗日自卫团”成立，大队长王金荣，副大队长金宝蕴。下设中队和分队，共147人，煤矿工人占80%。

二月　中共鲁南中心县委在中兴煤矿北井主持召开群众万人大会，宣讲国际形势，揭露英、法等国在慕尼黑的绥靖阴谋。群情激昂，会后游行示威至深夜。

二月　张福林、张洪仪带领矿工慰问团去官桥、临城慰问抗日军队。

二月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第五十支队在峄县成立，司令黄僖棠、副司令崔蘧庵，参谋长孙伯龙。峨山口村梁继璐组织地方抗日游击队，被委任为第五战区游击司令部第三支队司令，统辖三个团，约千人。

二月八日　“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宣传队到达枣庄。中共鲁南中心县委动员进步青年参加宣传队。

三月十六日　日军进攻滕县。“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分化：司令杨士元带领随从逃往徐州；其余人众分由孔昭同、董尧卿带领。

三月中旬　“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医疗队从津浦前线收容伤员撤到枣庄。枣庄工商界募集医药和慰问品，多次组织慰问。

三月十七日　枣庄市民逃难。各抗日团体东撤郭里

集，尔后各奔前程。

三月十八日　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防线。下午四点，四辆坦克突进枣庄西火车站。日军由西门入城。枣庄沦陷。

三月下旬　北撤山区的抗日团体、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建立抗日义勇队，队长郭致远。月底与朱道南、刘景镇所率抗日自卫团会师墓山，合编为“抗日义勇队第三大队”，大队长朱玉相、教导员纪华。

三月二十一日　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部）将储存于北庄黄龙洞的军械引爆。抗日武装闻讯冒险捡取剩余武器。

三月二十二日　枣庄中新街设立亲日组织“维持会”。

三月二十三日　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关麟征部）在郭里集与日军激战，日军溃退枣庄。同日，日军对枣庄矿实行军事管制，并任命日本人大桥次郎为“矿长”。

三月二十四日　日军矶谷部队在郭里集一带六个村庄进行奸淫烧杀，惨绝人寰。

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国民党汤恩伯军团以两军兵力向峄县、枣庄之敌发起反攻。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在郭里集附近将日军派往临沂支援板垣师团的沂州支队（以赤柴联队为骨干）包围击破，击毙敌联队长赤柴八重藏和大部敌兵。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所属第四师从二十四日夜开始三面围攻枣庄，二十五日占领水塔及四个碉楼中的三个。日军退守中兴公司中学内顽

抗。二十七日攻克枣庄，歼敌主力矶谷师团一部。

三月下旬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号召边区各县人民积极支援台儿庄战役。是役，从三月十四日开始，四月六日结束。中国军队重创日军，以大捷而震惊中外。

三月　枣庄天主教堂罗、庞二神甫成立难民区。收容三百多户枣庄市民在大院内。

四月　朱道南、纪华等率抗日义勇大队在临（城）枣（庄）公路伏击日军运输队。日军死伤数人，缴获战马3匹，物资一宗。

四月初　枣庄日军汽油库突然着火燃烧，传为矿工游击队所炸。烈焰腾空，远处可见。油库被焚，牵制了日军空军及战车的活动。

四月六日　溃退日军在枣庄北部地区受到国民党二十九师（曹福林部）堵击。

四月十日　孙桐萱（十二军）、曹福林（五十五军）各部围攻枣庄。中国空军再炸峄县附近之敌。

四月十三日　日军向枣庄、峄县增援。曹福林部侯益振团与敌在枣庄附近激战，侯氏身先士卒，冲锋肉搏。

四月十五日　晨，枣庄东南巷战激烈。同日，西王庄乡村民愤杀日兵2名，献头与第五战区游击第三支队司令梁继璐。

四月十八日　孙桐萱、曹福林部迎击由费县增援、窜犯峄县、向城之日军。此时，峄县四周的朱陈、向城、税郭、郭里集、沙沟等地皆有恶战。

五月一日　由枣庄中兴煤矿等矿山、铁路工人组织

发起的“第五战区职工抗日联合总会”于徐州成立。总会领导机构由各矿山、铁路组织派代表组成。

五月二日　峄县及枣台铁路线两侧仍有国民党军队与日军激烈战斗。

五月十二日　国民党部署于鲁南的部队全军西撤。

五月二十一日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决定正式成立“第五战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光中，政委何一萍。下设3个大队。共800多人。

五月　日军为掠夺枣庄煤炭资源，在枣庄矿区实行军事管制，设“宪兵队”、“警察局”，并四处修筑“据点”，强化统治地位。

六月　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通过齐村士绅崔蘧庵获悉国民党游击第七纵队司令申宪武的反共阴谋，联合滕继箴的常备队和田庄田瑶峰的常备队，开展反顽斗争。经两天激战，取得初步胜利。

六月　日军扶植峄县日伪政权。枣庄设区公所，所辖枣庄镇、齐村乡、郭村乡、卓山乡、郭里集乡设乡公所。

七月四日　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政委何一萍在反顽斗争中牺牲。

八月　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委成立，王永福任书记。

秋　鲁南中心县委派张福林等人发动煤矿工人组建工会，开展群众性的抗日工作。

八月下旬　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掩护三百余户抗日家属冒雨撤离滕峄边区根据地。途中遭遇土顽武装袭

击，伤亡多人。

八月　济南日本宪兵本部兖州分队，派少尉松岗泽雄率宪兵20余名，在枣庄成立宪兵队。地址在中新内街24号（现枣庄剧院处）。

八月　枣庄地痞杨贵岭因逢迎日军，先被委为“街长”，后命组织“保安队”。翌年，升任保安队长。

九月　经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批准，为发展统一战线将“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改称“临沂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直辖四团”（简称直辖四团）。团长张光中，政委李乐平。下辖3个营。

九月　中共鲁南特委派遣鹿广连返回枣庄坚持地下斗争。

十月五日　直辖四团团长张光中派洪振海、王志胜二人在枣庄西陈庄村建立秘密情报站。

十月　日军在枣庄西南隅（薛庄西）修筑大兵营，为独立步兵营194大队之营盘，兼作过往日军屯兵之所。

十月十日　永安乡聂庄村成立中共党支部。书记王太贤。

十二月　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成立。张光中、李乐平领导的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归由“山纵”领导（对外番号不变）。

一九三九年

一月二十八日　中共鲁南特委成立。宋子成任书记。

一月　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破坏统一战线。

一月　日军制定“以华治华”的反动政策及“总力战”、“治安肃正”等侵略计划。

二月上旬　刘景镇直辖四团三营袭击枣庄日伪据点。

二月　日本特高课宪兵少尉松本才喜抵达枣庄宪兵队，更替松岗，担任队长。松本到任即加强特务组织，收买叛徒，发展便衣特务队，大搞法西斯恐怖活动。

三月　国民党土顽李以锦、梁继璐、黄僖棠等联手封锁大炉地区直辖四团及中共鲁南特委机关活动，并不断蚕食、压缩。

三月　中共鲁南特委派党延生、张文廷到齐村发展党员，组建党支部。党延生任书记。

三月　驻枣日军头目山本抽调日兵与枣矿伪矿警队合编为矿警大队。

四月　直辖四团易名为“保安二旅十九团”。

五月　游击三支队李东岱部夜进枣庄，在南马道与杨贵岭保安队遭遇交火。杨部死、伤10余人。

六月　保安二旅十九团一部袭击日伪据点，击毙日伪军10多人。

六月　中共枣庄矿区地下支部成立。鹿广连任书记。

六月　日军集中兵力2万多人，对抱犊崮山区和鲁中地区进行大“扫荡”。

七月　八路军一一五师先头部队进入鲁南抱犊崮西

侧山区。

夏　游击三支队三团李东岱部，在侯桥一带袭击监修铁路桥在河中洗澡的日本兵。

八月　洪振海、王志胜约同游击三支队梁继璐的警卫员宋世九，夜闯火车站南旁日特开设的“国际正泰洋行公司”。将3个日特头目毙2伤1，缴获短枪1支，长枪2支。

八月　中共鲁南特委派史天放到枣庄。史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先后发展党员30多人，建立了党支部，并任书记。

九月　一一五师师部进入鲁南，到达大炉，与“义勇总队”会师。随即拔除一批日伪据点，制止了伪化活动，打开了抱犊崮山区抗日的新局面。

九月　李微冬、董鸣春组建的峄县保安大队编入一一五师六八六团。至十月下旬，六八六团、津浦支队与董尧卿率领的二旅合编为“八路军鲁南支队”。支队长张仁初，政委刘西元。

秋　日军在陶庄矿组织矿警队，共24人。

十月　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奉命脱离临沂专署张里元部，改称为“一一五师苏鲁支队”。支队长张光中，政委李乐平。

十月　洪振海、王志胜等由西驰的列车上截获机枪两挺、大盖枪十二支，子弹两箱，转运山区苏鲁支队。

十月　中共鲁南三地委派刘向一去峄县抗敌自卫团田瑶峰部任政治主任兼任常备大队政委。

十一月初　中共矿区支部在矿警队中发展了赵德全

等6名党员。赵等以“戒烟会”形式开展抗日活动。后因有人告密被捕10余人。月底，赵德全、徐玉庆二人在济南牺牲。

十一月二十一日　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王家湾成立。潘振武任县长，朱道南任动委会主任兼民政科长，张捷三任财政科长，刘仲旭任教育科长，刘少彭任实业科长，房洪义任武装科长。县政府委员35名。

十一月　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峄县石头楼村召开地方士绅座谈会，峄枣20多名士绅到会。会后，大地主崔鹤峰捐献步枪、驳壳枪20余支；枣庄泰丰面粉厂经理李松亨（云卿）捐献民生银行钞票一万元支援抗日。

十一月　中共税郭支部成立。刘家珍任书记。

十一月　日骑兵20余名在枣庄东马庙遭抗敌自卫团田瑶峰部打击。击毙5人，缴获战马5匹。

十一月　苏鲁支队二营在凫山一带截击由枣庄进山“扫荡”的日伪军，毙伤敌百余名。

十一月　洪振海、王志胜在枣庄西陈庄开设“义合炭厂”，藉以团结工友，伺机武装。

十二月四日　日寇宪兵队通过特工人员侦察到中共矿区支部的活动，在枣矿东大井逮捕支部委员李康和党员郑玉林，后秘密杀害。农历腊月初八，“宪兵队”又实行戒严，抓捕鹿广连、马平未遂，将鹿之妻徐德兰与不满周岁幼子抓去，刑讯后残杀，并移尸枣庄街头剖腹示众。

十二月十三日　鲁南地区民众，为迟滞日伪军行动，对公路展开大破袭。

十二月　日军在黄庄、郭里集增设据点。

十二月　一一五师峄县支队成立。潘振武任支队长兼政委。下辖直属大队和一、二两个大队。

一九四〇年

一月二十五日　苏鲁支队司令部命令成立“鲁南铁道队”。任命洪振海为队长，杜季伟为政治委员，王志胜为副队长。二月初，鲁南铁道队在小陈庄正式建立。

二月　峄县抗日民主政府为克服经济困难，发行流通券（货币）与日伪展开金融斗争（一九四一年停止使用）。

二月　中共峄县县委派顾广庭、李凤鸣到抱犊崮西侧双山涧一带组建抗日民兵自卫团，顾广庭任团长。

三月　中共峄县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派工作队到农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四月　中共鲁南铁道队支部建立，杜季伟任书记，王志胜、曹德清任委员。

四月　苏鲁支队三营营长刘景镇于1939年冬负伤，在张范乡的田庄养伤时被叛徒告密受敌包围。虽英勇反击终因力薄不持而饮弹自尽。

五月　洪振海、王志胜带领32名队员第二次夜袭日本国际正泰洋行。毙、伤日特13名，翻译1名；缴获长短枪6支，表100余块。自此公开活动于临枣、枣赵铁路线上。

六月　鲁南参议会和专员公署成立。参议长彭畏三；专员于化琪。

六月下旬　国民党峄县县长陈鉴海率梁继璐等部与铜山县土顽联合进攻黄丘山区运河支队。八月被击溃。

七月　队长洪振海率铁道队员30多人在临枣铁路线王沟站西，截击日军票车（客车），押车日军死伤10多人，缴获武器及伪钞大宗。是月，苏鲁支队将活动在临城南北津浦铁路线上的3支铁道队与枣庄鲁南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大队长洪振海，政委杜季伟，副大队长王志胜。下辖4个中队。

九月　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发布《关于减租减息决定》：土地收入不论是租佃还是分种，一律照原租减25%；放贷之利息减半。

十月　日军由于兵源不足而采取“正面诱降，回师剿共，巩固后方”的策略。鲁南抗日根据地即成“扫荡”重点。十八日，鲁南军区指示，除留少数武装坚持地方斗争外，大部进抱犊崮山区休整。广大地区旋即伪化。

十月　鲁南军区建立，邝任农任司令员兼政委。

十一月　鲁南铁道大队进山休整。

十一月　驻枣日军成立“矿警总队”，总队长龙泽，副队长大本、西村。下辖两个队和一个特务班。全队共300余人。

十二月　峄县土顽梁继璐率部向抱犊崮山区进犯，被峄县支队包围。梁仅带数人逃脱，免遭厄运。

十二月　一一五师统一整顿编制。鲁南支队、苏鲁支队和独立支队一团编为教导二旅，旅长曾国华，政委符竹庭。活动在鲁南地区。

十二月　日本侵略者将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更名

为“中兴炭矿营业所”，交日本三井株式会经营。宪兵队通过在枣庄设置“岛津洋行”、“米面代销店”、“资美洋行”、“三井洋行”、“裕盛”山果行等商业店铺在收掠物资同时刺探抗日情报。

十二月　峄县支队直属大队队长朱玉相畏惧恶化的形势，不耐艰苦斗争生活，变节投降枣庄日军。被委以“峄县第五区皇协军司令”。

一九四一年

一月　鲁南铁道大队奉命出山开辟湖东与各根据地的交通线。

一月　原峄县支队直属大队二中队排长王继美（瑞庭）全排携武器叛变投降日寇，无恶不作。成为抗日军民的心腹大患。

一月　齐村东圩子中共党员张文德被汉奸张子登暗杀。

二月　峄县党、政、军根据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指示，出山开辟抗日工作。

三月　日军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是：强化乡村“自卫”力量，建立反共团体；实行“保甲制”；清查户口，制发“良民证”、“旅行证”；扩大“治安军”等。

五月　鲁南铁道大队在津浦铁路线日军军列上截获大批药品。

六月　鲁南铁道大队在齐村四孔桥附近破坏路轨，颠覆日军军列。

六月始　驻枣日伪军不断与其他日伪部队协同“扫荡”抗日根据地，残杀抗日军民。

七月七日　日军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是通过发展乡村“自卫”力量；与伪顽军警协作“剿共”；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大规模“扫荡”，长期“围剿”抗日根据地。

九月　中共齐村党延生支部，因出现叛徒被迫停止活动。党延生等先后撤回山区。

十一月　鲁南铁道大队为配合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在津浦铁路线频频出击：破袭路轨；颠翻日本军列；截布车；袭击临城车站；制造车头相撞事故，迟滞敌人运输。

十一月　日军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是：实行“掠夺战”与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进一步围困、破坏抗日根据地。

十二月　峄县县大队组建。朱道南任大队长，花如景任教导员。

十二月二十五日　驻临城日军特务头子松尾率队包围六炉店，铁道大队大队长洪振海指挥突围时牺牲。

一九四二年

一月二日　鲁南铁道大队在台枣线运南段炸毁日军机车一辆。

一月　鲁南形势恶化。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缩编为四个大队，采取分散活动的方式坚持敌后游击斗争。

一月　日本宪兵队组织“剿共班”，成员由枣庄宪兵队的特务和峄县警察所警员组成，共38人。

二月　铁道大队夜袭齐村王沟碉堡，12名日、伪军全部俘获，并烧毁碉堡。

三月三十日　日军在占领区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内容是：实行“治安肃正”、“总力战”、“囚笼政策”和“保甲制度”。

五月　鲁南军区命令刘金山接任鲁南铁道大队大队长职务。

春　日军从河南省开封地区招骗4300多名劳工在枣庄挖煤，不足3年惨死大半。

五月　鲁南地区抗日军民反“扫荡”空前激烈，平均日作战3次。

六月　鹿广连受山东分局城工部和鲁南区党委城工部指派领导枣庄点线工作，积蓄抗日力量，等待时机。

七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代表刘少奇，在教导二旅五团侦察排护送下，经过龙头、永安，西去微山湖。

七月　日军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是：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强化“反共自卫”组织，封锁、“蚕食”抗日根据地。

八月　日军集结兵马4000余，分8路持续进犯抱犊崮抗日根据地。

八月　驻枣日军在枣庄中兴矿疯狂推行“周期增产运动”，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妄图实现“日产万吨万运”的劫煤阴谋。中共地下党组织力量对此进行了干

扰和破坏。

九月　运河支队夜闯枣庄火车站南玉山街，捕获“维持会长”刘晓峰。刘为表示悔改，捐资8万元伪钞为部队做冬衣。

十二月　经过日军的5次“治安强化运动”，鲁南地区日伪据点达441处，平均12个村庄就有一个伪据点。日军在枣庄外围除挖封锁沟和到处设堡，还在北部以尚岩、卓山、齐村三乡组成外围防线。卓山顶修建瞭望哨所长期驻守，日夜监视山区抗日活动。

一九四三年

一月　国民党命李仙洲任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入鲁。中共山东分局指示下属党政军作好统战工作。

二月　日军将“中兴炭矿营业所”改为“中兴炭矿股份有限公司”，由日伪联合经营。旨在改变策略，缓和工人敌对情绪，加紧掠夺煤炭。

三月　日方妄图把枣庄中兴煤矿改为合资经营（中国股份占百分之五十一，日本占百分之四十九），移住重庆的中兴煤矿资本家拒不应允。

三月　叛变投敌的原峄县支队大队长朱玉相，制造骗局逮捕中共鲁南独立大队政委孟昭煜和鲁南军区特派员王建安。五月杀害。

五月　被群众称为“三鬼子”的李仙洲部，与伪顽联手进攻抱犊崮抗日根据地。

五月　鲁南军区抽调连级以上干部成立兖济、微滕、台枣、枣庄4个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

六月　铁道大队、文峰大队为保卫麦收，对伪顽政权首恶分子进行武装“请客”，保证了农民麦收的正常进行。

七月　中共枣庄工委建立，书记杜季伟、副书记张福林。枣庄办事处成立（机关设在北山区），下辖中心镇、枣庄镇、车站镇、齐村镇4个党委、政府。

十月　滕沙工委书记鹿广连在永安乡聂庄开展工作时，被汉奸杨贵岭部包围，突围中牺牲。杨部竟将鹿之首级悬挂枣庄西门外示众。

十二月二十五日　枣庄、齐村、峄县的日伪军联合出动抢粮，被驻上辛庄的二区区中队伏击。击毙日、伪军多人。

十二月　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干扰破坏下，日伪控制的中兴煤矿由一九四二年的250多万吨，一九四三年下降了30多万吨，此后一蹶不振，一年不如一年。

一九四四年

一月　峄县伪县长王徽文带200名伪军外出抢粮，被二区区中队击溃。

三月　中共枣庄工委为加强农村包围矿区，在枣庄周围划分了3个工作区：第一工作区以郭里集为中心，向枣矿东大井发展；第二工作区以张范乡的南、北于为中心，向枣庄渗透；第三工作区以东、西岛山为中心，向枣矿北大井发展。

三月　王继美部袭击周村乡黄山涧村，烧死炮楼上的7名民兵。同时放火烧村。

五月　临枣武工队袭击枣庄西部钻探队。击毙日军5名，俘虏伪军30多人；缴获步枪30多支，机枪1挺，手炮1门。

七月二十四日　双山县大队一中队夜袭齐村伪据点。毙、俘伪军，缴获步枪两支，子弹60多发，电话机1部。

八月　枣庄日伪军进犯北庄，遭到民兵阻击。

八月　滕县抗日武装袭击齐村日伪据点。缴获步枪12支，消灭日军一个小队。

九月　鲁南军区抽调枣庄籍干部战士，组建枣庄武工队，陈玉华任队长兼指导员，活动在枣庄北部山区。

十月　枣庄日特头子松本派遣特务伪装进步打入北山区抗日根据地。阴谋破产。

十月　中共鲁南区党委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工委，其中三工委为台枣工委。此后，鲁南抗日军民对临城、枣庄、滕县、泗水、邳县等城市开始发动秋季攻势。

十二月　中共鲁南区委指示将枣庄工委改称枣庄市委，隶属于费滕峄中心县委。

十二月二十二日　邹坞一带日伪军出动百余人到黄庄乡小屯村抢粮，遭到鲁南二分区武装伏击。毙、伤10多人，缴获步枪8支。

一九四五年

一月　枣庄市委部署工作：努力发展生产，加强对敌攻势。

二月　枣庄日伪军出动120多人向二区大吕巷等地“扫荡”，遭峄县县大队七连伏击，死20多人，伤18人。

二月　王继美部500多人再次包围黄山涧，县大队和民兵牺牲10数人。

五月　鲁南军区调集武装力量发起讨顽战役，使孙业洪部被歼，王继美部受创，张里元部溃散。张率残部窜逃徐州。鲁南局面大开。

五月　枣庄办事处改称枣庄市抗日民主政府。下辖中心、枣庄、车站、齐村4个镇。机关驻地在北部山区。

六月　张协带武工队员在齐村集上除奸。

六月　枣庄地区日伪军纠集数千人对滕峄边区“扫荡”，在大夏庄遭到滕县武工队、鲁南铁道大队阻击，伪军伤亡数十人。

七月　鲁南首届回民代表大会在抱犊崮山区召开。枣庄、峄县、滕县、台儿庄等地12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

七月　周村乡里笪村建立党支部，书记任思堂。

八月十五日　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驻枣日军凶焰锐减。

八月　由张光中、王麓水率领的攻城第五路大军又兵分两路，一路挺进徐州，一路攻击临城、枣庄、峄县孤立之敌。

八月　为防止日军逃窜，峄县县委、枣庄市委按鲁南军区指示，发动民众破袭台枣、临枣铁路。

八月　王继美残部被国民党改编为“山东挺进军三十二纵队”，委其为“副纵队长”。纵队下辖九四、九五、九六3个支队。

八月下旬　鲁南军区八师二十二团一部夜袭齐村日伪据点。战斗中该团政治处主任牺牲，被敌人枭首悬挂于齐村西门。

八月　为加强鲁南铁路沿线对敌斗争，控制交通要道，中共鲁南铁路工委成立，王少庸任书记。工委设在枣庄火车站。

八月二十九日　中兴煤矿鞠仁医院日籍医生牧野皇之命令矿警队日军大队长龙泽寿在电厂埋设地雷并迫使工人前往开会集中，妄图制造厂毁人亡的惨剧。龙泽寿未照办。牧野遂杀妻灭子剖腹自尽。

九月八日　八师解放峄县城，生俘伪县长石镇九等。少数日军逃窜枣庄。

九月　据统计，日军侵占枣庄7年零4个月中约有4000多名矿工惨死在矿井上下；掠夺煤炭1333万余吨。

十月三日　枣庄汉奸王继美率日军一个小队，伪军500多人，乘雨夜偷袭驻枣庄东南官地村的鲁南军区警九旅十七团四连、九连。激战至第二天上午，除九连长杨福振率少数战士突围外，其余干部战士被俘70余人，牺牲70余人。被俘的11名干部、战士由王继美监斩杀害于枣矿西南门外。

十月初　驻枣日军在新四军及鲁南各部队的包围下，仍不情愿向我军投降，又谎称到齐村缴械。七日，我军发现日军由齐村向西北逃窜，即命追击，痛歼其部。八

日，残余日军被滕县联防民兵围困在芹沃村附近山沟里。在我军民的强大攻势下，日军缴械投降。计：步枪270余支、轻机枪5挺、手炮1门。

十月初　罗荣桓将军奉命调往东北，陈毅将军由延安来鲁南接任。

十月　鲁南铁道大队和抗日军民在临城南沙沟附近接受聚集临城全部日军投降。缴获武器计有：小钢炮1门，轻重机枪130多挺，掷弹筒、步枪等1400余件，子弹百余箱。

十二月　鲁南铁道大队代表鲁南军区在津浦铁路西举行受降仪式，有700多名日军投降。事后，鲁南铁道大队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番号撤销。

（靖玉楼整理　孙中臣校阅）

赵道海之死

日军侵占中兴煤矿后，在矿圩子门都设了岗哨。矿工、职员进门都要脱帽鞠躬，出门受检查。农历四月初十前后，青年矿工赵道海上工因走得急，进大门时忘了那套“礼节”，当即遭到痛打。赵赶忙解释，旁边的日本军曹不容分说端起刺刀就扎。赵道海惨叫一声倒地身亡。肠子、鲜血流了一地。那惨景谁都不敢多看一眼。

（彭立洲口述　何培坤整理）

“击敌侧背”的前哨战

——记枣、郭之役

郑洞国　覃异之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第五十二军关麟征部奉命由亳州开往津浦线之利国驿车站附近集中，军部及第二师于三月十七日到达，第二十五师于十八日到达。三月十九日，第五十二军奉汤恩伯之命令，开临城、枣庄以东之向城附近待命，准备向临枣地区敌之侧背攻击。

第二师把防务交第一一〇师接替后，于三月十九日晚间经台儿庄、兰陵镇开往向城。到达向城后，得知情况如下：（一）敌矶谷廉介师团主力在临城、枣庄、峄县各有一部。（二）第八十五军王仲廉部现在枣庄以北抱犊崮一带山区集结。

三月二十二日，第五十二军奉命秘密向枣庄以东鹁鸽窝、郭里集之线挺进，准备与第八十五军从东、北两方面向枣庄进攻。第二十五师为军之先头部队，经辛兴庄沿九顶山北麓，循临枣大道向郭里集附近前进。军部率第二师及炮七团之一部，在第二十五师之右后成梯次，经尚岩、税郭以北高地边缘，向郭里集东北之鹁鸽窝一带前进。第二十五师之兵力部署为：第七十五旅驻

郭里集，对临城、枣庄方面之敌须严密警戒，并占领阵地准备战斗。师部率第七十三旅（旅长戴安澜）驻辛兴庄附近，第七十三旅对峄县方面派出警戒。当时据便衣侦察，辛兴庄、郭里集一带均无敌情。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六时，忽闻郭里集方面传来枪声。后来才知道敌人巡逻队（也可能是先遣队）数十人，于二十二日黄昏前后到达郭里集，照例在炮楼里面宿营，他们的哨兵也在炮楼里。我们的便衣侦察白天到村里，黄昏以前便离开村，故未发现敌人。天亮后敌人发现我军，便从炮楼里开枪射击，有十余人伤亡。第七十五旅最初以为是日本侵略军的便衣队，经过详细调查，一两小时以后才判明炮楼里有敌人，立即用轻重机关枪及苏罗通机关炮封锁炮楼的射击孔，并挖地道准备用炸药把炮楼炸毁。后来军部派野炮兵来支援，并命令必须迅速歼灭这股敌人，乃用野炮直接瞄准，很快就把炮楼轰垮。午后四时前后，敌人大部被歼灭，只十余人突围逃跑。当时我们希望多捉几个俘虏，命令第七十五旅设想追捕。从望远镜看去，敌人跑得比我们快，这固然因为他们是逃命，也可以看出我军士兵体力比敌军差，结果只俘获一名负伤的中士。

当郭里集发生战斗时，第二十五师师部命令第七十三旅派出一个营，对枣庄方面警戒。正午前后，枣庄之敌约二、三百人，曾企图向郭里集增援，被我阻止，未能前进。下午三时前后，发现临城、枣庄之大道上尘土飞扬，显然是大股敌人向郭里集前进，判断敌人明（二十三）日将对郭里集一带大举进犯。关麟征命令第二十

五师除留一个加强营在原阵地欺骗敌人外，主力撤至郭里集东北山地隐蔽。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决定每旅派一个营长指挥两个步兵连及便衣队，统归第一五〇团团长高鹏指挥，在原阵地逐步抵抗，分批后撤。三月二十三日拂晓，敌机对郭里集一带村庄分批轮番轰炸。上午八时许，敌先用炮击，继以战车掩护步兵攻击。上午十时前后，敌人占领了郭里集一带村落，浪费了许多炮弹，却扑了个空。午后，敌机在附近高地上空盘旋，敌约四千人向峄县台儿庄方向开去，后来知道这股敌人是以第十师团濑谷旅团为基干，由步、炮、战车联合组成的。

第二师的前进目标是鹁鸽窝，因山路行军走了不少弯路，天亮才到达目的地。在郭里集激战之后，枣庄的日军派出数十人到鹁鸽窝西南高地构筑工事。第二师第十二团派出一个营驱逐该敌，并占领高地，对枣庄方面警戒。

当第二师全力向枣庄外围攻击时，第八十五军只派出一个旅配合作战，而旅又只派出一个团，团只派出几个排在枣庄外围扰乱了一下。当时关麟征要第二师派人与第八十五军联络，连个人影也找不到。就又派军部参谋长姚国俊和二十五师参谋长覃异之到军团部商量攻击枣庄的具体计划。姚、覃二人骑马走了半夜的山路，在距汤恩伯军团部不远的地方，遇到汤的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正向南移动。汤恩伯睡在担架上对姚、覃二人说："情况发生了变化，详细情形到宿营地再谈吧。"在休息时汤悄悄对覃说："敌人正在猛攻台儿庄，看来台儿

庄是守不住了，敌人可能比我们先过运河南下。”

我们到达宿营地（一个山间的村落）时，天已亮了，覃异之急于要了解情况，便到军团部参谋处访问处长苟吉堂。在参谋处里，覃异之看到孙连仲给汤恩伯的求援电，大意是：步炮战车联合之敌约四、五千人，连日对我台儿庄阵地猛烈攻击，我三十一师伤亡惨重，盼以全力攻击敌之侧背，支援台儿庄之防御等语。早餐时，汤对姚、覃二人表示，拟以一部兵力向峄县敌之侧背攻击，以策应台儿庄之作战，主力暂集结于抱犊崮山区，俟看准后再打。他说：“具体的作战方针，俟和关军长商量后再决定。”姚、覃二人回到军部，把汤的上述意见向关军长报告，都表示不同意汤的意见。这时第五十二军已转移到兰陵镇附近，第八十五军转移到抱犊崮山里。听说汤曾拟由第五十二军和八十五军各抽一个团，配属一部分炮、骑兵，组成一个混成旅，向峄县攻击敌之侧背，以配合台儿庄之作战。但是关麟征不同意，他主张要打就全力打，反对零打碎敲。后来第五战区长官部严令汤恩伯，务须以主力攻击敌之侧背，不得贻误戎机。汤恩伯这才率军南下，对敌之侧背展开攻击。

附记：

本文选自《徐州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第五十二军台儿庄抗敌经过》第一部分《向敌侧背攻击阶段》。题目为节选者所加。作者郑洞国当时系第二十军团第五十二军第二师师长；覃异之当时系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

进击郭里集

姚国俊

三月二十三日晚，第五十二军在向城接到汤恩伯命令，要旨如下：（一）敌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两个步兵联队，附有野战重炮、野炮、装甲战车等）主力在临城附近集中，已分别向韩庄、峄县方向追击我第四十一军退却部队，枣庄有敌一部占领。（二）着第五十二军（附野炮兵一营）于三月二十四日晨由向城出发，向枣庄以东鹁鸽窝、郭里集之线前进。到达该线后，即与在枣庄东北山区的第八十五军联系、准备从东、北两方面协同向枣庄方面攻击前进。第五十二军根据此项命令，当即分两个纵队，于三月二十四日晨出发，向鹁鸽窝、郭里集之线前进。前进部署如下：第二十五师为左纵队，经辛兴庄沿九顶山北麓向郭里集前进，到达后，即向枣庄方向严密警戒。军部率第二师和炮七团之野炮兵一营为右纵队，在第二十五师之右后成梯次沿尚岩、税郭以北高地边缘向鹁鸽窝地区前进。到达该地区后，与在右翼山区的第八十五军联系，准备协同向枣庄攻击前进。

第五十二军军部率第二师在前进中，于当日下午四时前后，行至税郭东北高地边沿一个小村旁边时，忽然

有人由村内开枪向军部警卫连射击，该连当即散开，将此村落包围，要求派人出来说明开枪原因。军部当即派上校参谋徐幼常进入村内进行交涉。据称：这个村庄内驻有便衣武装人员四十余名，是当地进步人士新组成的敌后游击队，准备在敌后打游击。他们听说我们是抗战部队，表示愿意支援前线。军部率第二师继续前进，于三月二十四日晚十时前后到达郭里集地区。郭里集是一个比较大的村落，村落周围筑有几个碉堡楼，其中一个比较坚固的大碉楼位于村落东北角，该师第七十五旅之一部当晚在郭里集宿营，由于搜索、警戒不周，当晚没有发现这个大碉楼内藏有敌人。二十五日拂晓，始发现这个大碉楼内藏有敌人，即向敌攻击，用轻重机枪和苏罗通小炮封锁碉楼射击孔，并挖掘地道准备用炸药炸毁碉楼，以迫使敌人投降。敌人据守碉楼进行顽抗。军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即派野炮兵一连，直接瞄准碉楼射击，碉楼上层当即被轰垮，楼上约六十余敌人，纷纷跳楼企图逃走，结果除极少数向枣庄方向逃走外，大部被我军击毙击伤。在围歼敌人时，枣庄之敌曾派出步兵三、四百人于当天中午向郭里集猛扑，企图救援碉楼被围之敌，经我第二十五师派队迎头痛击，乃退回枣庄。

第二师方面，于同日中午，在距离鹁鸽窝附近山脚下约两千米处的一个小庙旁边小高地上发现日军约四、五十人在构筑工事，该师当即派步兵一营在炮兵支援下，向该敌攻击，敌即向枣庄方向逃走。该营占领这一高地后，向枣庄方向警戒。

一个被我击伤后俘获的敌第十联队第二大队的中士

经军部审问后，得知以下情况：（一）敌濑谷支队的第六十三联队，主力已于三月二十二日到达峄县以南，准备进犯台儿庄。（二）敌第十联队、第二大队，二十四日由临城出发到枣庄宿营，准备向沂州方向前进，负有策应坂本支队作战的任务。在郭里集及右前方小高地之敌，系第二大队先头的一个中队。（三）濑谷支队主力现在临城集结，准备向峄县前进。三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前后军部在鹌鹑窝附近高地上观察到枣庄通往临城的大道上尘土飞扬，在夕阳西照下，逐渐看出有敌人步炮兵大部队行军，向枣庄方面急进，兵力约五千。判断该敌系濑谷主力，可能于二十六日向郭里集一带大举进犯。关麟征军长当即令第二十五师留一个加强步兵营附各团便衣队，由得力的一个副团长指挥，在郭里集、鹌鹑窝之间占领广正面制高点，构筑工事，欺骗敌人。如敌向该营攻击，可逐步向东撤退。第二十五师主力于当晚撤至鹌鹑窝东边山上隐蔽，准备乘敌东进或南下之际，会同第二师和八十五军以全力攻击其侧背。军部并将敌情和处置报告了汤恩伯，并要求汤恩伯令第八十五军与五十二军协同一致向敌攻击。此时汤恩伯及第八十五军尚在抱犊崮山区。

三月二十六日上午，敌机不断向郭里集附近村庄投弹轰炸，并进行炮击，后以装甲车掩护步兵前进。我第二十五师加强步兵营和便衣队按照原定计划，边抵抗，边逐步向东撤退。直到上午十时前后，敌人始占领郭里集附近村庄。上午十二时，我们在鹌鹑窝观察敌人行动，清楚地看到敌人除以一部向东搜索外，大部陆续向

郭里集附近村庄集合整队，以步、炮兵为主，共约五千人，并有战车、装甲车等。在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汤恩伯未按原定计划令第八十五军会同第五十二军向枣庄攻击前进，对关麟征提出的攻击敌人侧背的意见也没有发出指示，关麟征当即派覃异之和我（在台儿庄作战过程中，覃异之担任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和第七十三旅旅长），于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前往汤恩伯总部汇报情况，并请示今后作战行动计划。当我们两人乘马向抱犊崮山区行进中，半夜在途中碰到汤总部正由抱犊崮向南移动，汤恩伯睡在担架上一面前进，一面小声向覃异之询问敌人情况。二十七日拂晓，始到达汤总部宿营地。此时汤恩伯已接到孙连仲告急电报，据称："敌步炮兵两千余人从三月二十四日起不断向我台儿庄附近阵地发动猛烈攻击，其后尚有增援部队向台儿庄方向前进。"要求汤恩伯军团南下，支援台儿庄方面作战。汤恩伯当时对我们两人说，他打算以一部兵力攻击南下敌人侧背，支援孙连仲作战，主力暂控置于抱犊崮以南山区，相机攻击郭里集附近之敌。我们曾向汤建议：先集中两军主力歼灭郭里集、峄县附近之敌。汤对此未作表示。他说："等我同关军长商量后，再决定具体计划。"随后关麟征又向汤恩伯表示以全力攻敌侧背的意见。接着李宗仁又来电令汤恩伯以全力攻击台枣支线敌人侧背，汤才决定先令第五十二军南下进出台儿庄东北地区，向台枣支线之敌侧背攻击。第八十五军暂集结于抱犊崮以南山区，准备对付郭里集附近之敌。第五十二军根据汤恩伯命令，即于三月二十七日晚南下，在兰陵

镇附近集结。二十八日开始向台儿庄附近之敌侧背攻击。

附记：

本文选自《徐州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台儿庄一带作战记》第二部分《枣庄、郭里集附近战斗经过》。题目为节选者所加。作者姚国俊当时系第二十五军团第五十二军参谋长。

“爱护村”里吃拳头

1939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几个骑马挎枪的日本兵闯进了岳楼村。仗着这里是“爱护村”，下马就各自分头操枪打鸡鸭，打鸽子。不一会，一个矮个子兵拎着几只鸡回到马前，正没法上马，忽见身强力壮的宁鸿玉站在远处，就招呼他过来趴下垫脚。宁鸿玉很顺从地蹲下来。那兵踩上肩高兴地连声说：“你的良民的有，大大的好，皇军优待的给！”正当他右脚认蹬，左脚欲跨的当儿，宁鸿玉呼地站起，照那家伙腰眼上就是一拳！战马突然受惊，拖起那兵就跑。待到连嚎加叫地喝停，已拖出老远。回头找“垫背人”，哪里去找？没成想在“爱护村”吃了这么个哑巴亏。

（梁克由整理）

枣东浴血抗敌记

梁克臣　刘慎衍　李元修　整理

一、郭里集阻击战

郭里集地处枣庄至临沂的古道上，是枣庄的东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1938年3月18日，日军从滕县经薛城侵占枣庄后，稍作休整即企图东援受困的坂垣师团。3月22日下午，日军先头部队在战车的配合下抢占了郭里集。

我驻丁庄、余粮店等村庄的国民党抗日军队覃异之部随即筑起防线，决心与敌寇决一死战。他们厉声高呼："怕死的不是中国人！"入夜，组织了突击队，腰插手榴弹，手握鬼头大刀，有的连褂子也脱了，赤膊上阵。表现了高度爱国牺牲精神。一声号令，从郭里集西南面发起了攻击。他们冒着日军凭借炮楼优势射出的密集弹雨，只往前冲，绝不后退。激战了二十多分钟，勇士们突破了敌人西汪崖防线，与踞守的日军短兵相接，奋力砍杀以泄心头之恨。拚杀近两个小时，终因后无援军，敌众我寡，官兵壮烈殉国。

郭里集东北面，中国军队也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有几个日本兵被追赶躲进土炮楼上去，我军士兵仍是穷追不舍，攀上梯子与敌搏斗。

郭里集的街东头是一片大汪，有一道里把路长的沟伸向东大河。我军顺沟运动向敌人阵地猛攻，但敌人早作防守重点，严密布防，进攻受阻，伤亡很大。

日军坦克自恃乌龟壳到处横冲直撞。它开到哪里，我们的士兵就用手榴弹炸它的链轨，还有一些勇士冒死爬上坦克顶上，拿手榴弹砸顶盖。

激战一夜，我军伤亡惨重。敌军也死伤不少，天明时，日军运走了他们的尸体，找地方焚烧去了。

这次战斗，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阻止了他东援坂垣的战略目的。

（政协郭里集工作室供稿）

二、安城歼灭战

日本侵略军踏进枣庄后，紧接着占领了东边的门户郭里集。郭里集附近十里八村的庄稼人早就听说过日本兵进中国，作恶多端，就“逃反”。有的往北边抱犊崮山区跑，有的往运河跑。安城的纪官庄和潘官庄一带，村里只剩下了些老弱病残。

农历二月二十日下午6点来钟，一支中国国民党军队从东开来安城地区，在潘官庄、纪官庄等村庄号了房子安营扎寨。

这天晚上10点来钟，从郭里集开出一队鬼子，大约40多人。他们经牛角拐进了纪官庄，犹入无人之境，惊得鸡飞狗叫。

中国军队没料到在此与日军遭遇。但爱国之心促使

他们敢同魔鬼争高下，于是选择地形阻击日寇。日军迫于压力，且战且退，最后退守在村东北的民房内。因距潘官庄较近，在射程内，驻潘官庄的中国部队也组织火力向日军据守的房子射击。

日军依靠先进的武器妄图死守待援，所以拚命抵抗；但是想突围也没办法。双方只靠枪战。

天明，双方的枪声渐稀。8时许，民房里没有向外打枪，也没有动静，没有一点缴械投降的意思。我方士兵看看自己弟兄伤亡的景象，决心报仇雪恨。扛来了秫秸，放火烧屋，以火相攻！房子引着了，只听房内的日军嗷嗷直叫。

后来在清理战场时，房内日军无一生存：有的被击毙，有的弹穿耳门自杀，有的刀扎在肚子里，还有的被刺刀穿胸膛丧生的。检点烧残的武器：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两座，三八式步枪30余棵，六轮短枪1支；指挥刀1把，刀把上还刻着“昭和亲赠”的字样。另外还有一大堆纲盔。

中国军队的代价是：100多位士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纪允常　纪玉琢口述
政协安城乡工作室供稿）

投笔从戎　扛枪抗日

王　磊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的侵略势力在华北迅速扩张。1937年9月，我回到家乡。这时，听说我小学时的老师朱道南领导了一场“邹坞暴动”，铲除了作恶多端的乡农校长王汉卿，真是兴奋异常。又听说他和刘景镇等人筹备拉队伍抗日，许多青年学生报了名，更感觉朱老师了不起。当年我在齐村上小学时，全亏朱老师想方设法帮我克服家庭生活困难，才小学毕业。后来考上了滋阳乡师（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我知道朱老师参加过大革命，是共产党员，经多见广，有侠肝义胆，在社会上很有威信。我相信他办的事不会错。所以，我也找到朱老师，报名参加了“鲁南抗日自卫团”。这支队伍有百把人，六七十支枪。

自卫团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番号，没有经费。办法就是打国民党的旗号。这时，滕县滕文中学的校长杨士元正在他办的学校里以“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的名义招人拉队伍，国民党供给他枪支弹药。杨是阎锡山队伍里的一个退伍师长。他把队伍开进了枣庄，设了几个处，其中一个是“招编处”。经过朱老师一番工作，我们自卫团的名册进了他的“招编处”。

1937年11月，在枣庄十一筒碑（今新华市场一带）成立了“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自卫军的司令是杨士元，政训处长纪华（中共党员）。朱道南没担任具体职务，重点抓部队的训练和组织工作。杨士元虽然是司令，这支队伍基本上还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特别是我们自卫团，有一定的独立性。

我在政训处当宣传员，另外还有李汝佩、张洪仪等。因为政训处里都是有文化的青年，很热闹。我们的任务就是教唱抗日歌曲，演戏、演文艺节目进行社会宣传。

1937年12月济南失守后，自卫军司令杨士元思想就有些动摇。1938年3月日军进攻滕县，我们自卫团就拉过去配合川军作战，搞战勤服务。这个时候那位杨司令见形势不妙吓跑了，跑到徐州李宗仁那里去了。杨士元带的人还剩下三十多个，特委指示由董尧卿带领，仍用原来的番号转到峄县西边活动去了。“司令”跑了，番号撤销，我们还是打着他的旗号向老百姓征粮要给养。当时“四川旅沪战地服务团”的人也在枣庄。团长是田拓夫，党外人士，副团长李浩然，他是共产党员。这个服务团实际是共产党人掌握着。受环境限制，对外挑的也是国民党的旗号。这一段我们还以“四川旅沪战地服务团武装队”的名义开展活动。当时这个战地服务团有医疗队和宣传队，滕县失守，田拓夫等人和医疗队撤回大后方去了，宣传队和我们在一起。

在我们迫切需要武装的时候，在峄县大北庄的地下党员郭子化、郭致远给我们送来了情报，说庞炳勋的部

队临撤离时烧了黄龙洞弹药库，里面可能还剩一些枪枝弹药，希望我们赶快派人去取。这消息自然使我们喜出望外。我们在朱道南、纪华率领下，去了一百多人，弄回来上百支枪，这些枪都是俄国造，当时是很先进的，我们每人还带了不少子弹。可“发财”啦！有了武器，我们的队伍就扩展了。一下子发展到300多人。

1938年3月枣庄沦陷后，我们撤到了郭里集，以后就向北庄进发。4月，在滕县东山区的城头（今属山亭区）与张光中同志领导的抗日队伍和滕县李乐平的抗日武装会师。麦子刚抽穗时（大概是5月），我们这三支抗日武装按党组织指示，成立了“鲁南抗日义勇总队”，总队长张光中，政委何一萍（何政委后来牺牲了，由李乐平同志接任）。总队部设在滕县南塘。总队下辖三个大队：沛县的武装为一大队，防区还是夏镇至微山一带；滕县的武装为二大队，防区是城头至滕县城一带；我们峄县的为三大队，驻在安阳西北的墓山村，负责枣庄至临城一带的防务。部队在赴城头整编时，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郭子化同志还给我谈了话。后来建立抗日义勇总队，我在三大队一中队，被任命担任指导员，中队长是刘景镇同志。

义勇总队建立后，我们三大队就在邹坞附近的公路上搞了一次伏击。后来听说是日本坂垣师团的一个运输队。当时敌人很麻痹，觉得临城到枣庄的这段路都在他们手上，他们的地盘，他们的天下，所以没有战斗准备。可是我们的枪一响，他们才觉得不妙，就快马加鞭，赶着马车飞奔。这次打了鬼子的马车，在缴获战利

品时，印象最深的是有许多牛皮包，当时不知道作什么用的。另外还有些马和车什么的。伏击中，我们大队长还打死了一个德国神甫。这场伏击战一结束，我们就转到了铁路南的庙山。

后来，我们在临枣公路上又搞了几次，都是小型的。

抗日战争一起，打抗日旗号拉队伍的不知有多少。山头林立，“司令”象地里的坷垃一样，到处都是。各种目的，各种野心都有。有的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就耍阴谋，搞摩擦，争地盘，排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正当我们不断打击、骚扰日军运输时，却受到马卫民部的袭扰。

马卫民自称“华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可是他专跟我们作对，竟把我们征集粮草的十来个战士扣住不放。好说不行，经请示特委，就打了他一家伙。不仅救回了被抓去的战士，还逮住了马“司令”，因为他作恶，就枪毙啦！

滕县的申从周更是嚣张，想袭击我们。有人给我们透了信，总队长张光中很重视这个情报。他把三个大队都集中起来，全力以赴，把申从周打得落花流水。不过，我们也有损失，尤其是政委何一萍牺牲了，那是在看地形时被申从周的武装放冷枪打中的。何政委当年才25岁！

1938年10月，组织上指示调我到沂水县岸堤村苏鲁豫皖干分校学习。为了环境的需要，我取名为“王纪萍”，意在纪念何一萍政委，继承烈士遗志。我在干分

校学习了四个月，结业后组织上分配我出任中共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委组织部长。此后再也没有回部队。

听说当年“自卫团”所在的鲁南抗日义勇总队曾适应环境改称为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的直辖四团，又改为十九团；一一五师来后又改为苏鲁支队，最后改称为三团、五团。

（作者王磊，枣庄市中区渴口乡郭村人。据市中区党史办提供的张广太、荣敦秋稿整理）

智袭小东门

枣庄北马道东头，现救护队一带过去有座小东门，往来多是上下班的窑户（矿工）。日本人占领枣庄煤矿后，在东门设了双岗，日、伪各一名警卫。有一天，从矿门方向走来两个人，前边的头戴礼帽，身穿大褂，绅士打扮；后边是个刚上井的工人，满脸满身的黑炭灰，扛着一把没有斧套的斧子。绅士打扮的来到门前先和伪军岗哨搭话，日本哨兵听不懂，就伸头支耳想弄明白。说时迟，那时快，矿工一步赶到挥起斧头只一下就把那日本兵劈倒在地。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东门。那绅士回转身却往洋街走去。待日本宪兵队出动时，东门口已荡无一人。

（孙茂俊采访）

护送少奇同志过枣庄

褚衍奎口述　李文进整理

1942年，我在鲁南军区一一五师五团当侦察排长。当时部队驻扎在滨海地区临沭县的高头镇。

7月中旬的一天，王六生团长召唤我，指示行动。他说："老褚，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由你们当向导，护送中央首长胡服同志到微山湖东边的山区，和铁道大队接头，再由他们送过微山湖。任务很紧急，明天晚上就起程，可以吗？"二话没说，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心想：这趟正好路过俺家，等送走了中央首长我还能顺路回家看看哩！

第二天，刚擦黑，大家吃饱喝足就起程西进。我们这支队伍一行四十多人，其中有中央首长的一个警卫班和曾国华旅长带的一个警卫班，另外就是我带的侦察班。中央首长骑一匹枣红马，他的警卫班长和一位女同志也骑着马，曾旅长骑马陪同。其余同志一律步行。

我带领侦察班作为尖兵班走在前头，身后距离队伍约一华里。主要是探明敌情、路情，因为往西一路多是敌占区，需要根据情况变更行进路线，尽量绕开城镇和大村庄。经过一夜奔波，拂晓时，到达了鲁城（今属苍山县）。

鲁城是四团驻地，这是我们护送任务的中间站，按预定计划在这里吃饭休息。中央首长十分关怀我们，说我们太辛苦了，要休息好。开饭时还看着我们都吃了他才去就餐。

晓宿夜行，晚上继续赶路。

从鲁城往西，进入峄县地。由于枣庄是个煤矿区，侵华日军为了掠夺煤炭资源，对内严密控制，对外加强防范，派驻了大批军队和伪军。他们实施“囚笼政策”遍设碉堡，还不时出动巡逻。我们绕道离枣庄五里多路的南龙头村，迅速接近了村西的铁路，准备从那里穿过铁路桥洞到路西去。这时只见枣庄通往台儿庄的铁道上一支日军小队正沿路巡逻。我立即派人向曾旅长报告：“前面有鬼子小队在铁道巡逻。”曾旅长指示就地在青纱帐（高粱地）休息。大约过了半小时，巡逻队向南远去了，我又派刘班长报告曾旅长：继续前进，抓紧赶路。

过了铁路向西南行。这一路因为永安和十里泉都有日伪据点，所以要谨慎在意。经过一番紧张穿插，我们终于到了永安西南的聂庄。这里是我们的游击区，群众关系不错。我从一位老大爷家里要了开水给首长喝，稍事休息后，我们又沿着岭地小道奔张范的大吕巷。在黑峪西南的小山口，我发现了三个黑影，就端着枪，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俺是后边的人”他们回答。“后边什么人？”我逼近一看，原来是王志胜同志。真是久别相逢，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我简单介绍了路上的情况。这时，后边的首长来到了，我引王志胜同志和首长

见面。接着，王志胜把我们领到了不远的楼窝村。我们见了鲁南铁道队的杜季伟、洪振海、徐广田等十几位同志。战友见面真是亲不够。铁道队的同志们端出早已准备好的饭、菜、酒招待我们。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家，谁也没有客气。

天亮后，不见了王志胜和洪振海同志，听杜季伟同志说，他们去微山湖西与黄河大队的张新华队长联系下一步护送工作去了。

我们的侦察班和曾旅长在楼窝村住了三天。在这三天中，胡服首长接见了滕县、沛县的县委书记，作了许多指示。胡服同志在铁道队的护送下，安全地进入了湖区。我们在回五团的路上，曾旅长告诉了我们："那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呀，可真没想到！我能给刘少奇同志当向导，实在荣幸啊！

刘伶台

〔明〕王瑛

一代高风野水边，
伯伦遗冢尚依然。
千秋谁为浇坟土，
悔不当时葬酒泉。

周希勤率队战敌寇

周凤鸣口述　周茂营整理

日军侵占枣庄后，为监视枣庄北部山区人民的抗日活动，在卓山顶上修了碉堡。驻扎在山上的鬼子无恶不作，经常下山抢掠财物、奸淫妇女。

一天，一个日本兵骑着大马独自一人到卓山东的冯庄村寻欢作乐。我放哨的战士周长德发现了这一情况，怒火直冒。他联络了几个农民手持铁铣、抓钩、镢头突然将这个日本兵堵在屋内，不待他穿好衣服，一发喊铣镢齐下，当时就报销了这个禽兽。接着，抬起死尸出门扔进了山沟里。不料这一举动被山上的日军瞭望哨发现，立即出动人马下山查看。领队的小队长见山沟里是个血肉模糊的日本兵尸体，气得哇哇直叫，立即扑进冯庄村，没发现村民，就先抢东西后烧屋，鸡、鸭、鹅、兔都遭了殃。

周长德骑着缴获的大马，挎上日本手枪飞快地到大郭庄向游击队中队长周希勤同志汇报。周希勤听了情况，判断日军今晚一定会调兵遣将进行报复，立即派人通知卓山附近村庄的群众赶快撤离，同时把岗哨放到五里外的秦崖一带，命令："发现鬼子，鸣枪报警。"

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放哨的游击队员浑身湿

透，下半夜风一吹倍觉寒凉，他们就撤回队部换衣服。就在这时队部接到报告：离防地半里多路发现敌军，周队长分派一部分人北撤，并与驻半湖的游击队团长田××联系，请他们出兵共同夹击日寇；其余队员都上了抵御土匪的炮楼。这时天已四更，当看到对面有人影晃动时就一齐开了枪，打倒了一二十个。以后鬼子就向大郭庄打炮，炸塌了一座炮楼，接着就向村内进攻，又被我游击队抵挡了回去。在抗击日寇二次反扑时，我游击队阵亡2人，重伤1人，中队长周希勤腿上也挂了彩。为防备再次进攻，周队长命兵留下一部分人掩护，其余人向北山里撤退。但是大家谁也不愿撤退，争着留下作掩护。最后决定留下蔡得园、蔡得红、苏延富、蔡得田、任永德五人掩护，其余全部北撤。天亮了，游击队安全撤进了青山前的山沟里。日军由于不熟悉崎岖地形，不敢追赶，气急败坏地放火烧了大郭庄、前良庄、后良庄的村庄就回枣庄了。

从此，日军对枣北山区控制更严，盘查更紧。可是，我们北山区的抗日活动也更活跃了。

（政协渴口乡工作室供稿）

李德俊指挥拔据点

傅　宝　森

1938年3月18日下午，日寇侵略军以三辆坦克车开路，由薛枣公路东进枣庄。其中一个中队进驻了齐村西圩子。从此，齐村成了人间地狱。

早在邹县两下店敌我相持阶段，齐村人民已知家乡难免涂炭，一些热血青年就自发集结习兵练武，决心保卫家乡。28岁的李德俊为人忠诚、公正、有勇有谋被推为队长。李德俊看到日军侵占了西圩子，并不能硬拚，他把游击小分队转移到西圩子以西三里的狼尾沟村，伺机打击敌人。

小满过后，小麦正衍花。一天下午，西圩子的李四来到狼尾沟说："鬼子一进齐村就杀人了，把西圩子卖豆腐的田老大和崔广方给开膛破肚活剥了！妇女不分老幼鬼子兵只要见着就糟塌，有的奸过了用刺刀戳死！得报仇啊！"

听到亲邻惨死，姊妹受辱，游击队员们个个泪流如雨。一齐向李队长请战，要求出去杀敌。

这时，在大树上放外哨的侯福贵下来报告情况，说鬼子在西岭顶上搭了个席棚，看样子要长住下来。李四说："我就是来报告这个西岭据点的。"接着他介绍了

西岭据点敌情。亲邻们为了在岭下埋葬崔广方和田老大，叫我拎了两只鸡送到鬼子据点说明情况。在我送鸡的时候，我看清楚鬼子在岭顶上挖了个大圆坑，上面搭了席棚遮凉。在大坑里有两挺机枪，枪口冲着西南和西北方向；大概有十来个人，十来支步枪。我去时他们正开着洋戏匣子唱着日本戏，锅里还煮着牛腿。”敌情明白了，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李德俊身上，等待着他的决定。

李德俊思谋了足有一袋烟功夫，才开了口。他先教李四回西圩子安慰乡亲，尔后宣布：“今天半夜端鳖窝！”大家怀着兴奋的心情听他安排：“咱们一支快枪都没有，只有这两箱子手榴弹，（按：是国民党第三路军临撤时丢下的）别的就是手里的矛子枪。只能快打快撤。咱兵分三路：德才，你带一个人到西圩子西门外埋伏，只要看鬼子出西门增援就扔手榴弹，炸他个晕头转向，就赶快撤；我带人由东北偎据点，去干掉鬼子哨兵；李进喜带人由东南面上去。我一喊“杀”就先扔手榴弹，再冲上去把鬼子杀净，缴了枪就到乔屯村北大树下集合。”最后他强调，往据点跟前靠不要有动静，手榴弹要扔到坑里去，不能伤了自己人。

当夜正是月黑头加阴天，刮着东风，天时地利恰好配合着游击队的行动。

估计合围完成后，李德俊看见哨兵正在抽烟，烟头一明一灭，事不宜迟，跳起身来向哨兵扑去，因他身形高大，又穿着白褂，被敌人哨兵发现，打了两枪，他右膀和左腿中弹，他不顾伤痛，猛端矛枪刺向敌人。敌兵

却抓住枪头不放。他松开双手上前抱着敌兵，敌兵忙丢枪抱住李德俊，反将李踩倒在身下。这时，其他队员分别冲了上来。敌人的两挺轻机枪开始扇面式扫射，冲在前面的张来八被射中头部，当场牺牲；朱本秀被射穿腹部重伤倒地。

被压在鬼子身下的李德俊使尽全力一个鲤鱼打挺，又将鬼子压在身底，大喊："鬼子叫我摁住了，快来戳死他！"众队员尖矛齐举狠劲下捅，将敌人刺死。这时李德俊腹部和左脚又中了弹。

外号罗锅的李继先飞身上岭将敌人正在射击的一挺机枪夺了过来；李进喜将两枚手榴弹准确的投入据点坑内，当时爆炸，又投一枚揭飞了席棚；16岁的侯福贵眼疾手快，夺得了"三八"式步枪一支，高兴地跳起来大喊着："我得了棵大盖枪！"火光中血人一般的李德俊指挥队员们把炸伤了的鬼子一一穿死，除缴获还能使用的一挺机枪，两支步枪外，其余全部被手榴弹炸毁无用了。十几名鬼子尸体横七竖八倒在坑里，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只用了几分钟时间。

这时众人方知队长李德俊身负四处伤，忙给他包扎，忽听西圩子响了枪声，照明弹升上天空，鬼子大队人马可能出动啦！李德俊急下令马上撤离！队员扶起朱本秀，见他肚肠流出来了，已气绝身亡，只好留待乡亲们葬埋了！两个好青年为这场胜利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敌人初认为是我军大兵团进击，不敢增援西岭。因此，李德俊能从容地率队撤离战场，乔屯会齐，安全转

移北山里。

截止到一九九〇年，参加那次战斗的勇士中还有四位健在，他们是：队长李德俊，队员王元清、周荣章、周德玉。

（政协齐村镇工作室供稿）

直鲁军进枣庄

张宗昌为了给他的直鲁军关饷，就自印纸钞，都是1元、5元、10元的大面额。他的军用票打五折换流通币也没人承兑。1925年直鲁军进枣庄后，商家为保本，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经营对策，连卖香烟的也拆开盒成棵地卖。如见大兵偎摊儿，摊主得时时小心。大票子没零钱找（也不愿拿流通票找），就赔笑说："先拿去用，等有零钱了再捎来。"这样还能打发了去。换个说法就可能出事："小意思，你拿去用吧，不用给钱了。"本是好话，他借机找茬闹事，先打耳光后说话："什么？大爷拿钱买东西，是讹你的吗？"东西照样奉送，还得赔不是，请兵大爷消气。

（周景宏稿）

刘召宪杀敌立功

周　庆　陛

1938年3月18日，日军矶谷师团气势汹汹地侵占了枣庄。3月19日，下午三点左右，有三名日本兵骑着马由垮塔埠南岭窜进了永安乡东部的张林村。

这时，正在李庄征粮的第五十支队抗日游击队队员刘召宪和队长董×等突然发现张林村有几名妇女拚命飞奔李庄而来。经过询问，方知有日本兵进了张林村。血气方刚的刘召宪，怒火心中烧，要求董队长带人到张林村去惩罚日本侵略者。董答复了要求，带领十多名队员向张林村跑去。来到村前，董队长叫刘召宪到张林村北去阻击日军，他与其余队员埋伏在该村村南的桑林里。

张林村北是平原地，连个隐蔽处也没有。刘召宪来到村北，正想找个地方躲身，忽听村前自己的人打了两枪。刹时，两个鬼子骑着两匹马风驰电掣般地从张林村向他跑来。刘召宪急忙卧倒身子，向头边的鬼子“叭”的一枪，没打中，紧接着又连打三枪，两个鬼子来个蹬底藏身，一面向正东方向跑，一面还回头向刘召宪还击。

两名日本兵逃跑后，刘召宪误认为张林村没有鬼子

了，就提着枪向村内跑去。可他刚跑到张林村当中时，只听一名青年妇女一边跑着，一边尖着嗓子呼喊："救命啊！救命啊！"刘召宪寻声找去，只见一名日军头目正在一个农家院里追赶一位青年妇女。那青年妇女夺路逃进了堂屋西梢间，顶上了门。那个鬼子头目兽性大发，一边抗着门，一边叫着："花姑娘大大的好！"

刘召宪亲眼见日寇在自己的家乡胡作非为，怎能容忍！他端平枪大喝一声："狗娘养的，我毙了你！"接着扣动板机，哑火！那个家伙听到声音，转过身来见有人端着枪，就拔出枪向刘召宪连开了三枪。刘召宪已闪到门东旁，没打着。鬼子心虚，举着短枪冲出堂屋门。刘召宪猛然一个飞脚把鬼子的短枪踢出两步远。刚想去拣，那个鬼子"嗖"地拔出东洋刀，凶狠地向刘召宪心窝刺去。刘召宪转身一架，又把鬼子的洋刀弹掉，随后又起一脚，把鬼子扫得仰面朝天。这时，刘召宪手中的步枪已丢了，只剩赤手空拳，就用一只脚踩着鬼子的胸腹。那个鬼子一手狠抓刘的脚脖子，一手挣扎着去抢东洋刀。刘召宪当机立断，运足气力，脚下来个"千斤坠"，顿时这个为非作歹的侵略者气绝身亡。

事后，刘召宪在第五十支队支队长黄僖棠和提队长杨惠连等15人陪同下，带着缴获的战马、快慢机、东洋刀、日军的头颅及军用地图，到徐州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司令部去报功。接待刘召宪一行的是司令部年龄约50多岁的康主任。康看到了战利品，询问了杀敌经过，并当天向李宗仁司令作了报告。第二天早饭后，康主任对刘召宪一行说："由于李司令忙于战务，不能亲自接见你

们。他对刘召宪的杀敌爱国精神十分钦佩。希望你们再接再励，英勇杀敌，报效国家！”说罢，奖励步枪20枝，子弹五箱（2000发），交通币3000元。

（政协永安乡工作室供稿）

拆　庙

南马道小学大操场东南角有座土地庙，经常有出殡的丧家按风俗绕庙“擂汤”。喇叭号子喧嚣，哭声震耳，十分影响上课学习。大约在复学后的第二、三年（主任是夏文骥），学校开展建校劳动，组织学生到战后的废墟上起砖、运石。先拉了一道院墙。土地庙也围圈在校内。当时政府正宣传破除迷信，青年老师和一些学生（有的比老师年龄还大）在议论中，忽发一声喊，一鼓作气把小庙拆了！此后一段时间虽有出殡来此“擂汤”的，但墙隔、庙无，仅可作象征性的礼拜。渐渐地，丧家就不来了。

（姚　飞）

昔有三元里　今有西王庄

孙业艺　赵伯泉

1938年3月下旬，日寇侵入西王庄乡境，我西王庄及相邻村庄的村民有16人被残杀，多名妇女被蹂躏。4月初，村民邱学文因指点一名少妇逃脱奸污，被当场枪杀，同时还把在床上的王二孩刺死。广大村民耳闻目睹日寇的种种罪恶，无不愤恨满怀，决心伺机报仇雪恨。

这年4月中旬，村民宋建茂、赵玉全、赵敬海几人在村北河崖小聚，忽见河对面西北方向有一带刀鬼子将一少妇追赶进菜园强行施暴。宋建成等人见状大怒，拿起铁叉、棍棒追截。日兵见势不妙，仓惶逃跑。接着又有一个拿枪两个拿刀的日兵前来接应，持枪的以荆条棵作屏障，掩护二持刀者冲赶村民。这时西王庄曾担任过自卫团营长的宋景岳动员村户将隐藏的自卫武器拿出杀敌。村民高继典（张捷三的妹夫）提着枪刚走到村西南隅柿树旁，见日兵奔来，赶忙射击，没中，反被蹲在荆条下的鬼子开枪打中左腿。

老百姓合力追击，势如人海，两名拿刺刀的鬼子在人群中狼奔豕突。枪在此时反不起作用。鬼子兵怕暴露目标，竟把军服脱掉。时届响午，村民仍追打不舍。张端田老人见村民只知痛打以解仇恨，久拖下去日军大队

人马来了肯定吃大亏，就喊："打上半截，照准脑袋瓜子！打下半截，照准膝盖子，使劲砸！"此时大家如梦方醒。宋焕义手持断了半截的扁担，朝一鬼子兵打去，当即打倒在地，那日兵仍握刀乱挥，众人齐上一顿乱砸，鬼子当即毙命。另一持刀鬼子在荡平桥边晕头转向，慌不择路。村民高福祥见此情景大喊一声："兄弟爷们闪开！"说着端枪瞄准，只一枪就把那家伙打倒了。接着妇女儿童围上去剪、锥、棍、棒一齐下，愤戳其尸。躲在荆条棵拿枪的鬼子吓得回据点报告去了。

宋景平拿杀猪刀割下了两个鬼子头，高庄村民高桂祥挑着人头与撤离的村民一道献给了当时驻鲁王桥的游击队，受到司令梁继璐嘉言鼓励。当场有人评论说："这个说抗日，那个说打鬼子，西王庄老百姓割掉两个鬼子头，这才算是了不起！"

（政协西王庄乡工作室供稿）

十二架日本飞机炸枣庄

蒋　树　柏

已经是四十九年前的旧事了，今天回想当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带着金银财宝连同“宝眷”，由他的手枪旅护送，逃到河南开封去了。日军精锐坂垣、矶谷两师团乘虚直入，沿津浦路南进。只有远道而来的四川军队在滕县浴血奋战。

两下店的炮声，震撼着枣庄煤城。枣庄沸腾起来了：一万矿工，数千学生汇成人流，打着旗，挥着拳，走向闹市，走向农村集市宣传抗日。一时，雄壮的“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锄头、刀枪，走向抗日的前方”的歌声响遍城乡。我永远不能忘记，后来成为烈士的共产党员沈春城大哥，他向我们小兄弟们表示：“我要为保卫枣庄流最后一滴血！”我们听了沈大哥的铮铮誓言，都激动得不得了，还有的流下热泪。都不愿当亡国奴！

在毫无制空权的当时，煤城枣庄已随时有被轰炸的危险。于是由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发起，开始“空袭警报”演习。由枣庄发电厂发出汽笛警报：一长声，多短

声。听到警报，工人下井，市民远离市区，叫做“躲警报”。

1937年农历八月十五日，金秋季节，晴空丽日，人们正忙着为“圆月”作准备。突然，“呜——呜呜呜”的警报汽笛动人心魄的响起来了。人流涌出市区疏散开了。枣庄有一个高射炮连，其实是意大利造的三门高射机枪，口径两公分，可以旋转对空射击。防空阵地设在枣矿东、西、北三面。警报过后，枣庄已成为死寂的空城，只有防空阵地的中国士兵们坚守岗位，严阵以待。

中午，从我国东海岸起飞的日本海军飞机十二架，每三架为一队梯次飞临枣庄上空，那是日本海军水上飞机，黑翼银身，有两个鲜红的圆日徽。飞机编队飞行极慢，极低，轧轧的马达声使地面都感到颤动。它们在枣庄上空盘旋飞行一周，然后俯冲轰炸，地毯式轰炸，每隔若干距离均匀的投下炸弹。轰隆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我们的高射机枪连开枪射击了，不顾炸弹的声浪，枪声猛烈地响。虽然地面有机枪抵抗，空中强盗居然毫不理会，轰炸延续一小时之久。我当时16岁，也在躲警报，炸弹随时会落到身上来，但是我不甘心不明不白的死去，我紧盯着这些空中强盗，直到警报解除。

我们的邻居吴大娘被炸死了，她在铁道旁放驴，就成了轰炸的目标。人和驴都死了，死得很惨，血肉模糊。这就是日本天皇空军的赫赫战果！

我们随即到枣庄去。所见到处是弹坑累累；枣庄煤矿南大井前的铁道被炸断了，炸断的铁轨高高地指向天空。我们访问了高炮连，那位连长说：“很对不起，我

们没有打下日本飞机，对不起枣庄人民。”他检讨得很诚恳。我们安慰他：“虽然没有击落飞机，但你们在狂轰滥炸下英勇反击，这就说明你们是英勇的，希望精研技术，以后在对空作战中立大功！”

那次轰炸之后，我三哥蒋树材在前线牺牲的噩耗也传来了！为此，我也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的战场。

李　歪　子

1944年8月一天夜晚，永安乡数百名村民在峄县二区区长高昭民带领下破袭临枣铁路，阻滞日军运输。在扒断了王沟至小屯间约2里铁路正在撤离时，被日军巡逻兵发现，立即开枪射击，并疯狂追杀群众。当场打倒村民30多个。村民李歪子为迷惑敌人，故意将鞋子扔向空中。夜色中，敌人只见黑古隆冬一物，不明是何杀伤武器，连忙卧倒隐蔽。及至发觉毫无危险，急起追赶时，夜幕中哪还有群众踪影？恼羞成怒，一枪打死了跑在后边的李歪子。

（周庆陛　刘连金稿）

郭里集惨案

梁克臣　整理

1938年3月22日，日军在郭里集犯下了滔天罪行。

22日下午，日军步兵千余人，配合12辆坦克，骤然开进郭里集。正在逃难的村民被堵截回来，接着就抓捕男人，追赶妇女，大肆烧杀。

一伙红了眼的日本兵把抓到的十几个老人、小孩用绳子牵着押到西街一家酒店里。接着一个兵又送来一名妇女。在他们又去抓人时，乡亲们劝妇女趁机逃跑。那日兵回酒店发现妇女逃走了，兽性发作，端起刺刀就向在场人的耳门里扎，刺刀穿进耳门，再用力拧搅，把人活活搅死，名叫“耳锲”。被抓的十几个人，一个个都是这样被残杀的。酒店内遍地血泊、惨不忍睹。13个人在此遇难，内有姓张的爷儿三个，还有兄弟俩的。

日军在街上见人就杀，东街有个叫王庆的青年，被绑在树上“大开膛”，一位王大娘被刺死在锅台旁；一位姓石的老太太也被刺死在锅屋里；西街壮年任振田，刚出大门就被杀害，现在她的妻子孙氏九十岁了，提起来泣不成声。张广营、毕瞎子两位盲人，也被残杀；东街王茂朴（本人健在）的妻子，日军企图强奸，她抗拒逃跑，兽兵们紧追不放，她跑到菜园上投井身亡。

东街北头一位姓赵的老大娘，六十多岁，被兽兵侮辱后，又扒光衣服吊死在树上，还扯开她的裹足带，看中国妇女的小脚。

石圣惠的老母任氏（圣惠健在）全家逃到北山里，因缺粮，约和两个邻居回家看望，顺便想拔点粪麦回去吃，走到大河北边，被日军发现，三个人都被打死在麦地里。郭里集西南三里有个余粮店村，村西头路边有一口井，日军隐蔽在井旁院墙根儿站岗，该村许多群众跑到西南岭沟湾里躲避，时间长了，有人想回家看看情况，走进井边就被日军拥进井里，有的用刺刀刺伤后拥下去。来一个不见回去，沟里避难的人担心，又有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同样被残杀。日军走后，从这口井里共捞出七具尸体。

在本乡有78人被日军杀害，被奸污的妇女37人。

日军还放火烧毁房屋：郭里集一片火海，东街、西街、民主村烧毁600多间，全乡共烧毁房屋约840多间，抢走、烧毁粮食17万斤，抢衣物5000多件。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郭里集惨案。

附：被日军杀害的群众名单

西街：李祥营、张继祥、董二、张套驴、王三、任殿彩、任振田、石任氏、任文炳、赵瞎子、赵先生

东街：孙传益、孙二成、张士友、张大孩、张二孩、毕四、张广营、雷大个、王茂荣、王茂增、王氏（娘俩投井）、任振宗、任大孩、王张氏、李玉友、宋老头、任××

民主街：李朝义和他弟弟、刘麻子、周凤伦、任广

俊、张二、张公义、于民×、王拴妮、毕宪、张民

前小湾：王景太、梁继昌、王环

后小湾：邓玉法、李广坤

余粮店：张继文、李赵氏、周五留、王开田、梁允服、梁继庆、赵富贵、孙四、周长富、周四、张二协、赵梁氏、王褚氏、王志远、任振成、王大娘、宋任氏、宋××

丁庄：丁二柱、丁行头、冯老六、王六

佟庄：王德友、赵化山、宋如宁

前古屯：张成喜

后古屯：王铲头、董二、杨敬伦、任殿礼、陈兰香、王桂、刘××

（政协郭里集乡工作室供稿）

纪官庄惨案

纪允常　纪玉琢口述
刘慎衍　李元修整理

1938年3月20日，40名日本侵略者在纪官庄遭到国民党抗日军队聚歼后。23日早8点，一队日本兵从黄楼出动，突然包围了纪官庄村，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农民施行了残无人道的报复行动。

他们手举火把见屋就烧。他们发现赵麻子夫妻出门躲火，将要走开，就兽性发作，把他俩硬推进屋里，把门挂上，活活烧死了！纪允俱和妻贾氏也被日本兵扔进火里烧死。至于年老体弱、躲闪不及被烧死的，象纪徐氏等惨状更不待言。

日本兵象发疯的野兽，两眼通红，见人就杀：远的枪打，近的用刺刀穿。纪张氏、纪陈氏、纪玉桂、纪宋氏、纪允铎、纪允×等都惨死在日军的枪刀之下。村北头的纪允松躲在自家柴禾垛后面，突然看见一个日本兵手托刺刀，向其母冲来，老人家身子一闪，双手攥住了日寇的刺刀，而日兵将枪杆向后一抽，又翻腕一拧，老人手心鲜血直流，疼痛难忍，松开双手。正在兽兵端着刺刀向老人家胸部刺来时，纪允松一个箭步冲出攥住兽兵的手，展开了搏斗。身强力壮的庄稼汉虽然勇猛，但

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不几回合就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老母不几日也一命归阴。日军对过路的行人一个也不放过，有两个卖糖球的小贩，一个在村南，一个在村西都死在日军的枪下。有一过路人见日本兵如此野蛮撒腿就跑，不到200米被日军用枪射中而亡。牛角村的傅井哲闻纪允松惨遭杀害，下午前往纪官庄去掩埋尸体，刚到村北岭上就被日军抓住，拖到村东的汪边便按在石台上，活活的将他开膛破肚。当时惨叫声难以入耳（后人把此汪叫“划腹汪”）。

这一天，纪官庄约有30人惨遭杀害；200余间房屋被烧。全庄仅有纪玉堂的三间房子由于离村远没有烧塌。各种衣物、粮食、农具化为灰烬；牛、驴、羊、猪也一个无存。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十几天后有胆量的老年人才回庄掩埋死难的乡亲。那情景真惨啊，被杀害的人尸体被狗连吃带撕不成样子，有的没了胳膊，有的少了腿，有的脸被狗啃了，有的肚子被狗扒破，肠子淌在地上。被火烧焦的无法辨认死者是何人，只能靠衣物、手、脚、耳环来分辨。只有纪允铎的尸体被自家大黑狗守护方完整无缺。大家把尸体草草掩埋后，因食宿无着，只得再次背井离乡。

第二年春种，人们才陆续回村。人亡家破无处安身。直到秋天下来了秫秸，才用麦草在残墙断壁上搭个小屋来挡风寒。

（政协安城乡工作室供稿）

老和尚寺惨案

周庆陛　整理

1938年3月18日，野蛮的日军矶谷部队侵占枣庄后，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为躲避日军兽行，许多村民百姓扶老携幼，离乡背井纷纷向永安乡西南山区逃反。

那时，中国军队在峄城、青檀寺东边的锅齐山、永安庄西南的放马场等地都有埋伏的人马。3月19日下午，日军矶谷部队一部向永安乡方向进攻。驻在薄板泉和放马场的中国军队向日军反击。双方一开火，在山上逃难的老百姓潮水般地向山南老和尚寺村逃去。

这老和尚寺村是个山村，周围环山，十分僻静。村内有眼井，吃水方便。逃难来的老百姓人山人海，足有万余。人们认为这里安全。当晚，人们都在这里生火做饭，暂时避难。谁能想到，这些无辜的老百姓，在3月20日早晨，突然遭到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炸死炸伤老百姓一千余人。日本侵略军在老和尚寺欠下了枣庄人民累累血债！

永安乡天桥村的丁民友老人已是91岁高龄。他是当年逃难到老和尚寺的目击者和受害者。如今，他在永安乡幸福院乐度晚年。1992年6月18日笔者采访了他。下面是他的血泪控诉：

我叫丁民友，那年春天，我36岁，跟着逃反的人群在乜庄西南山上避难。3月19日下午，从枣庄出来的日本鬼子向南山进攻。山上的中央军向鬼子开火。双方一打起来，我和很多逃难的老百姓没命的向老和尚寺跑去。

到了傍晚，双方停了火。鬼子没有再进攻。

我来到老和尚寺一看，各处来逃反的老百姓像赶会的人那么多，人山人海，拥挤不动。到晚上，人们有的忙着提水做饭，有的拿出带来的干粮吃饭，有的忙着喂牲口。我也拿出煎饼吃晚饭。因为当时受了惊吓，恐怕鬼子来杀人，大多数人都没睡觉，都在谈论着难处。

3月20日早上，天刚明，鬼子的两架飞机从北方飞来，在老和尚寺上空转了一圈，怪叫着向下冲来。只见鬼子的飞机上好像有镜子一照，接连投下几颗炸弹，像打霹雳一样响，只觉得地动山摇。没炸死的老百姓像热锅上的蚂蚁，吓得四处乱跑，孩子哭，老婆叫。突然，鬼子两架飞机又从东边冲下来，又投下几颗炸弹，正好投在我的前后。我被震得昏过去。等我醒来一看，我的膝盖骨被崩错环受伤，鲜血直淌。我周围炸死炸伤很多人，有的炸得血肉模糊，有的炸得少胳膊断腿；树上挂着死人的头发、骨肉和衣服。在我的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个吃奶的孩子炸掉了头。他的母亲胸部被炸成血窟窿。在我的西边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嘴里含着烟袋，炸死歪在地上。当时，有好多户全家人被炸死。岳楼村一家富户，全家炸死九口人，只剩下一个丫环后来嫁到了天桥村。西王庄乡洪村一户姓李的人家，全家11

口人都炸死了。

唉！老和尚寺村到处是死伤的老百姓，无人收尸。没炸死的人们为炸死炸伤的亲人哭的哭，喊的喊，喊爹叫娘，叫人心酸难过。那个凄惨情景没法说。

我被亲戚抬到北于村，过了12天才找人把膝盖骨拿上，因为治晚了，成了瘸子。这都是日本鬼子的罪恶啊！

（政协永安乡工作室供稿）

计阻申宪武

1938年枣庄沦陷后，许多矿工和青年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抗日武装，转战抱犊崮山区。先驻王家湾，后移驻徐庄。团结了徐庄原乡长陈正寅，在其支持下得以立足整训。不料滕县土顽申宪武醋意大发，卧塌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决计对这支抗日武装采取排挤行动。申的图谋被活动在枣北山区的峄县抗敌自卫团田瑶峰察觉，田佯装不知，不动声色地派王华轩率部进驻南塘，阻隔了申宪武的进攻路线。申见有人作梗，又不便发作，只好暂息东图之念。

（周景宏稿）

日军炸死了我五个亲人

梁 克 由

1937年春，日寇侵占枣庄后由于受到我抗日军队的阻击，就调来两架飞机向南山一带增援。飞机经过一番盘旋没有找到地面上抗日军队的目标，就穷凶极恶地把炸弹倾卸到在和尚寺山村避难的中国老百姓的头上。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老和尚寺惨案。就在这次事件中，我家五位亲人被难。

我父亲梁宗玺事变前在峄县县政府第三科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就弃职返乡抚育子女，奉养老人，希望在岳楼村过平静的田园生活。但是两下庄的炮声愈来愈急，使枣庄的老百姓惶恐不安，谁都听说过日本兵在中国的各种兽行，为躲避日寇的烧杀奸淫和掳掠，各自扶老携幼寻找自感安全的去处藏身。当时称为“逃日本反”。

我父亲惶急无路，听说永安庄（英庄）西南有个叫老和尚寺的村庄附近有大山洞，可以躲炸弹，就带领全家十八、九口人，拖家携眷赶奔。三十多里的山岭小路，对于那些小脚妇女真是苦不可言。由于大家逃难之心只往一处想，所以在老和尚寺这个小山村一下子聚集了好几千人，别说躲藏，就是找个立足之地也困难。就在这

时，人在地面坐，祸从天上降，日本鬼子的飞机一下子从东北方向飞到头顶，没等大家明白过来，炸弹落地爆炸，一下子烟火弥漫，哭喊声震天，血肉横飞，飞砂走石。

日本飞机把老和尚寺变成了“王道乐土”后报功去了。地上却是叫爹喊娘，寻亲问儿的哭嚎声。我一家逃难在此的祖孙三代十八口当场炸死五口，其中是：我祖母孙氏、父亲梁宗玺（36岁），叔父梁宗文（34岁）、婶母任氏（34岁）、我大姐（10岁）；四姑重伤。我家除祖父一人全穿重孝！在这场血案中，估计死伤不下千人。

日本侵略军在老和尚寺制造的惨剧已过去了半个世纪，给我留下的心灵伤痛却是难以平复和磨灭。

（政协市郊乡工作室供稿）

日军暴行录

（综合资料）

齐村镇

1938年3月18日，由滕县向枣庄进攻的日军先头部队到达齐村。齐村镇一片火海，烧毁房屋二百余间，粮食数千斤，牲畜二十多头，其它不计其数。

同月，二街蒋大汉、后村王志成、冯大妮、牛景连，南园的朱铁匠等人被日本兵活活用刺刀挑死；吴三、吴四被乱枪打死。

同月，西圩子村崔广方被鬼子兵抓住后，吊在树上，用刺刀开膛致死；冯玉奎被连刺三刀，肠子外流，两天后，含恨而死。田四耕的父亲田老大被拴在马尾上活活拖死；宋纲良被乱刀刺死；田德胜被害后扔在缸窑里。枪击事件屡屡发生：崔林被枪杀；孙茂营的二儿被怀疑通八路，当场打死；魏老四在西湖锄地被打死；牛××爷俩中午干活回家吃饭被打死在屋里。

农历三月二十四日，驻齐村日军出动一个小分队以“找八路”为名窜至后川一带，逢人就杀，仅后川、曾店两村就被日军杀害10人，伤4人，其中有张传成的父亲和祖母，李传山的老爷李化营，李传金的奶奶，王井胜的母亲及李洪忠的奶奶等。同时，还烧毁房屋数十

间。

是日，鬼子兵在尖山子村将宋振方、私塾先生吴清杰逼在五叉沟活活挑死。

是月二十六日，日军窜至朱子埠村，将村民王老五、李朝銮的父亲及年仅15岁的孙传栋等人抓住，用铁丝穿着锁骨牵至齐村西岭杀害。尔后烧庄。该村房屋200余间几乎全部烧光。

同年八月十九日，驻枣日军出动一个中队“清乡”、“扫荡”。在建国村枪杀4人，并奸污妇女。后窜至乔屯，将韩复全及陈素金父子、杨茂法的大爷4人活活开膛。另一村民张俊生被打伤小腹，陈素银被残酷吊打致残。在柏山村，村民彭继富被枪杀在村南荒地里，何玉清的母亲因上了年纪，守屋没走被捅死。日军又用硫磺弹烧毁房屋48间，烧死和抢走耕牛、猪羊数十头。在杨岭村杀害3人，在谷山庄杀害2人，烧毁房屋200余间。

“扫荡”结束，日军由银井庄返回枣庄时，在龙泉将建国村民陶金明抓住，押回枣庄后被严刑拷打致死。

1939年农历六月，日军窜至沟湾村，枪杀2人，烧毁房屋10多间，抢走粮食近千斤。

同年八月十五日中午，日寇巡道兵行至前川村南见有多人在田中干活，竟开枪射击，当场将村民王文田打死，傅王氏被打成重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更为残忍的是：王文田被打死后，日军还将其生殖器割下带走。

（齐村镇史志办）

黄庄乡

1938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以下皆为农历），日军从邹坞去峄县，途经遗棠村，抓走村民王福成，奸污妇女2名，烧毁房屋3间。

三月二十六日，日军大队路经寨子村，抓走村民47名。其中王作路、高振田、王作鹏、鹿炳文、李文斌、梁玉兰6人至今下落不明。

四月初，日军7人在王林村把村民戴广海父子和戴启全、李庆田、戴成金、戴明廷带到枣庄，要3天内交小麦9000斤。戴广海家无力交粮，父子被杀害。

四月十七日，枣庄日军“扫荡”南山，在后陈湖村抓走村民颜振杰、颜成道、李承杰、刘传友4人，牵走马洪德家牛1头，颜景云家驴1头。颜成德被日军杀害。

四月下旬，日军一队骑兵闯进小屯村，轮奸妇女1人，抓走村内鸡若干只。

四月，十余名日本兵在官庄村抓鸡时，将种明祥4岁女儿按进水缸淹死。

四月底，日军向前陈湖村发射4发炮弹，炸死王允正12岁的儿子小勇，后又进村打伤村民宋名端。

五月，日军5人在官庄北轮奸行路女子3名。

五月十五日中午，日军3名在王林村抓住惊慌奔跑的村民王德章，绑在槐树上用刺刀刺死。又强奸戴×之妻，由于受到反抗，日兵竟将其一岁多的孩子砸死！临走，放火烧房三十余间，牵走邱金平、戴成美两家牛、

驴。

五月，遗棠村一名妇女被去蔡庄“扫荡”的日军奸污。

八月，官庄村民邵立光因听不懂日语，被抓鸡的日本兵开枪打死。

八月二十二日，由永安、蔡庄“扫荡”返回的日军经王林村打伤为其杀鸡妇女李某，临行烧毁房屋百余间，带走戴广义、徐茂海2人，至今无音讯。后经黄庄村，抓走村民王庆瑞，在枣庄杀害。

十一月，日军在梁辛庄开枪打死村民鹿振祥、梁刘氏、梁田氏及肖老三之妻。

1940年，日军一个班闯入小屯村，烧毁房屋一间，村民曹得胜遭受毒打

（董鼎林　陈广尧　吕　苏）

永安乡

1938年，农历三月十四日，日本侵略军在张林村烧掉孙家草房3间。五月，崔庄村民孙五被日军枪杀。

是年农历五月八日，日军为“扫荡”天生桥的抗日游击队，先向英庄（永安）炮击，接着进庄，见人就杀。能记得的死者有：刘登俊、焦三、邱毛二。村民刘长友正按场，他看日本人打炮驮起孙子逃避，被日寇发觉，一枪把他撂倒在场边。刘亭山看父亲死了欲救儿子，日本兵赶到，打断了他的四肢。刘周氏至今回想起当时情景，还老泪纵横，恨得咬牙切齿。

（刘连金　周庆陛）

市郊乡

1938年农历四月十七日，驻枣日军发现十六日有人在龙头公路上截击军车，就出动百余兵马对龙头村民施行残酷报复。他们将南、北、东三龙头村在家看门守户的17位老人驱赶到村外，全部用刺刀穿死，同时放火烧了三个村的全部房屋，共计1100间。遇难的老人中：北龙头村高文玉、杜玉堂等5人；南龙头村孔庆根等7人；东龙头村王××等5人。

（李继元）

西王庄乡

1938年3月19日，日本侵略军侵入我乡境后，即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4月初在台儿庄战役失败后，更加疯狂。

4月13日，日军在于官庄村烧毁房屋250余间，占当时全村房屋三分之二。杀死村民30余人。又在土山西牛鼻窑用机枪扫射打死避难百姓40余人。在和尚寺村，飞机轰炸逃难百姓，我乡死9人伤3人，其中洪村李方栋家炸死8口。4月某日，在宋楼村烧毁房屋85间，宰杀牲畜60多头，枪杀5人。日军在我乡共杀人85名，烧毁房屋423间，宰杀牲畜441头，奸淫妇女到处出现。

1938年后日本侵略军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治安强化”：筑碉堡，建据点，挖封锁沟，征伕出役，受人奴役真是苦不堪言。

（孙业艺　赵伯泉）

渴口乡

日本侵略军占据枣庄后，在卓山上设立了据点，修筑了碉堡。同时以原国民党修筑小卓山掩蔽部为工事，左右呼应，扼住通往山区的咽喉，以防止山区抗日游击队对市区的袭击。卓山据点的日军白天经常下山残害百姓，逞其禽兽行为。

1938年3月下旬，大批日军到达枣庄后，四处抓伕为其运输。在殷村，抓伕日军发现了“逃反”避难的牛村村民田毓保和田庄村民崔璞强行掳走。同时抓走的还有殷村村民田培主、田培毛等4人。当把军用物资送到指定地点后，日军头目命令将所有民伕（约六七十人）捆绑了赶到台儿庄西十余里的一条沟里，先用机枪扫射，扫射完又一一检查，发现没死的再套击。崔璞左背受伤躺在血泊中装死，未被发现，夜间逃出，归告始未，众人方知日军暴行。

1938年农历八月下旬，卓山据点日军下山抢掠妇女两名蹂躏数日。

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午后，殷村村民田毓凯、牛以田被迫向小卓山送水。他们抬着水罐向北出村不久，突然山上一声枪响，走在前边的田毓凯当场被打死。

1938年秋，凤凰岭村王士运在卓山西坡下锄地，被日军追赶到卓山东前良庄村头，开枪打死。

1939年春，小陈庄的陈清岳带全家在大刘庄西山沟挖洞避难。一天清晨，陈在大刘庄村西头被巡逻日军发

现，其中一兵抬手一枪，将陈击倒，扬长而去。

1939年秋，卓山据点日军下山抢掠，发现莲汪村有人站在门口，即从半山射击。村民张福勤被打死，还抓走十几只鸡。

1940年春，田庄村田思道因精神病发作，爬上了卓山，据点日军把他先当作摔跤的人靶，摔足打够之后，从山顶推下，被活活摔死。

（田培村　田永习）

孟庄乡

1938年农历三月，上道沟村民梁继列，吕守春二人在躲藏避难时被进山“扫荡”日军发现，当场被挥刀杀死。日军接着烧村。妇女李吕氏有病在屋内也被烧死。此次共烧毁房屋120余间，粮食、衣物等不计其数。

四月，日军在前孟庄东双山子修筑了据点。一天，发觉有人朝据点打枪，就出动窜进沈桥村。见无人，就纵火烧房。烧毁房屋40余间。火灭时，村民颜西海以为日兵退了，刚进村，即被一枪打死。

腊月，日军分乘两辆汽车进山“扫荡”，路过寺山子村，一挎刀的向留村守户的老人刘金贵、王氏问路。见两老人不答理还转身进村，兽性大发，抽刀砍杀了老人。车上又跳下几人纵火烧村。

（孟庄乡史志办）

税郭镇

1938年农历二月底，日军派出一个炮兵营，从龙山

向东边的楚子山开炮。向东进犯时受到了中国国民党军队顽强抵抗，激战3昼夜。日军恼羞成怒把税郭的西长汪、董楼3个村烧得片瓦不剩，并在税郭砍死了50多岁的刘三成，割下人头示众；同时枪杀了挑水的李拉子。

农历三月初十，日军一个营在东长汪、桃园肆意向手无寸铁的难民用机枪扫射。当时这些村内住有逃难的很多城市居民，吓得百姓丢牲畜、甩包袱到处躲藏。日寇发现一个地窖子（土坑，上面复盖土木）里有人，全部用刺刀穿死，计30多人。

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日军骑兵和步兵400余人到苍山县的雷雨口村“扫荡”，路经宋庄、三里屯、陈岭、东西长汪、东西郝湖、王庄等村，所过之处，捉鸡逮鸭无数，并打死宋庄一个姓耿的；西郝湖王保亭被打伤。峄县城内住长汪村的逃难居民一人被打死（不知姓名），西三屯村李干巴被打死。东西长汪共被打死15人，奸污妇女3人。

1939年秋，税郭镇单皮匠被鬼子抓去带路。认为领错了路，在苍山县吴山头一带被鬼子拿刺刀穿死。

（颜成祥）

我在日本新潟出苦力

王恩堂口述　田永习整理

我叫王恩堂，市中区渴口乡凤凰村人，86岁了。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农历八月二十七那天，我和本村的王士银从梁丘贩食油到齐村去卖。销完货，回家刚走到汤庄村南头，被日本便衣特务田永光截住，把俺卖油的钱全翻了去。他又要“良民证”，俺说没带，就硬说俺是八路的探子，送进了日本宪兵队（今剧院旧址）。日本兵把俺吊在梁头上用皮带抽，接着是罐凉水，追问是不是共产党、八路军，俺说不是，就做点小生意。他们问北海票子是从哪里弄来的？在山里认识哪些共产党？俺说拿钱买油，拿油卖钱，别的不认识，不知道，他们不信，打了审，审了打，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大概是俺没有他们要的口供，第二天，就把俺押到火车站，给了一斤煎饼，拥进了车厢。车上还有从沙沟、临城抓来的二十多个人，都被捆成一串，想跑也跑不掉。车一开动，一下子拉到了兖州。在兖州，都被赶进一个墙上扯着电网的大院子里大概有360多人。里面各地人都有，年龄都在30岁左右，身强力壮，多数是老百姓，还有被俘虏的八路军、国民党士兵。在兖州停了大概有三个星期，俺这些人又全部被押上火车，送到了济南府。

到了济南，鬼子看管得更严了，不准我们随意走

动，违犯了就杀头。我和王士银几次想逃跑都没有成功。在济南受了两个星期的“训”，主要讲“中日亲善”，“共存共荣”那一套，由翻译官训话，又嚇又诈，又哄又拢。随后发了衣被，编号上车。押上车时，大家在车厢里议论：“咱死也死在自己国土上！”可是戒备森严，没有逃跑机会，也不能作无谓的牺牲。这样我们又被押解到了青岛。接着又上了轮船。在船上，大伙看着离祖国越来越远，山影越来越模糊，一齐嚎啕大哭，可是眼前除了无边的大海，哪里是尽头呢？

不知在船上熬了多少天，到达了日本国的新潟县。360多人分编成3个大队。大队下分3个中队，中队下分3个小队。都有正副队长。小队的正副队长由中国人担任。上岸后，以中队为单位排队，有30多名日本少女站在队前，日本兵命令中国人脱衣，一丝不挂。不脱的当场挥鞭子毒打。脱下的衣服由日本少女拿走烧掉。以后就是到浴室洗澡、消毒，另发号衣。王士银在第五大队，我在第六大队，还能见着面。

休息了三天，就开始出苦力。日本人给每个大队派两个顾问，每个小队跟一个监工，顾问和监工都别着手枪。干活主要是挖煤、挖矿石、装煤这些危险活、赃活、累活。中队长先领来任务，分到小队，小队长在监工的监督下分工。挖煤的每人每天要达到3吨；装粮食要每人每天6吨。干不完不准休息，有时要干到12小时以上。谁不听指挥就关“小号”，就是关在特制的木笼子里，在里面不能站，也不能坐。每人每天一斤二两大米，够不够就是这些！住的是小棚子，不挡风也不挡

雨。平时活动都在一个圈子里，有警戒线，走出警戒线鬼子就开枪。除了监工的带枪，一个大队还有12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警戒，他们驻守在一个炮楼子里，有站岗的，有瞭哨的。

过了中国春节，大约在二、三月间，由于干活重，吃不饱，加上水土不服，很多苦力重病不起。残无人道的日本鬼子不但不给医治，还把重病号集中一块儿强行打针速死。打完针人就死了！我亲眼看见有5个同胞被他们打了针，一会儿就断气了，那痛苦的脸色真吓人呀！他们的人名我记不清了，都是河南省人。打完针就往焚尸场抬，病死的和打催死针死了的，还有一时没断气的都抬到架好的木材堆上，点火就烧！有时俺能听见焚尸场上那撕心裂肺的呼嚎声，真瘆人呀！

大概到了农历三月底，俺那个第六大队128人中还剩70人，王士银第五大队120人还剩30人。可怜王士银劳累过度，加上止不住地拉稀，生命垂危。他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苦着脸对我说："我想家呀！"死也没有闭眼。

据听说，在日本出苦力的大约有十七、八万人。朝鲜人最多。除了中国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幸运活下来的也只是十分之二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俺这些幸存的劳工算是熬出了头。日本监工和日本兵都象泄了气的皮球，对劳工大气也不敢喘。1946年初，俺们由英国同盟军护送，坐日本船回到了天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随同我回家乡的是我患难兄弟王士银的骨灰。

（政协渭口乡工作室供稿）

滥施暴虐 疯狂掠煤

李 修 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的侵略战火迅速在华北漫延。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致使津浦大门洞开，日军矶谷师团趁机肆无忌惮地烧杀南下。12月23日渡过黄河，先占济南，后占济宁。与此同时，号称“日本皇军最优秀”的坂垣师团在青岛崂山强行登陆，与矶谷师团互为呼应，分头并进。3月17日滕县失守，18日枣庄失陷。

日本财团久已对枣庄的优质煤炭垂涎三尺。武力侵占枣庄后即对枣庄周围乡村、抗日根据地野蛮“扫荡”，对城区实行法西斯统治，对矿山严密控制，千方百计掠夺枣庄煤炭资源。

1938年10月，日军在枣庄西南扩建了兵营（俗称大兵营），作为独立步兵营194大队的屯兵之所。与此同时，特务机关随即配合行动，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对鲁南地区的抗日阵线进行分化，挑起矛盾，制造摩擦，借以荼毒抗日力量。当时充当反共急先锋的有：“国民党第七游击纵队”申宪武部；“别动总队五十支队”黄僖棠部；“第五十一支队”梁继璐部，以及李仙州的一四二师。另外，还有土顽周茂盛部、韩治隆部、李以锦

部、龙希贞部、王洪九部及孙茂墀、孙业洪、冯子固、马卫民等部。道会门有王守银；红枪会有王亚平。还有惯匪刘桂棠（刘黑七）等。在日、伪、顽的联动下，枣庄城区的地下党组织不能立足，无法存身；枣庄北部和南部山区的抗日根据地一度被挤压在山旮旯里。

在矿区周围，驻枣日军主要是通过收买、组织汉奸武装，不时“进剿”、搜捕抗日力量。杨贵岭和王继美就是两个无恶不作的铁杆汉奸。

驻枣日军在外拒抗日军民的同时，在矿区则以法西斯手段实行血腥统治。

1938年日军侵占枣庄后，立即设立了“宪兵队”。“宪兵队”是日军控制枣庄地区的中枢机构，队长守岛是日本的高级特务，直属1415部队长村上的领导。

宪兵队为了控制枣庄，实行奴化政策，以便为所欲为地抢采煤炭。于1940年又增设“宪兵差遣队”。这是宪兵队中的特务组织。其主要任务是：组织汉奸队、便衣队，专门监视、侦察、跟踪抗日地下党的活动；暗杀抗日志士，逮捕抗日群众。队长松本才喜。

这个“差遣队”的活动范围很广，东起临沂，西到临枣铁路两侧，魔爪无处不伸。松本是个阴险毒辣的家伙，他协助守岛在枣庄的街区通过开设商业性机构展开特务活动。如在枣庄中新街开设“岛津洋行”、“米面代销店”；在火车站南开设“国际洋行”以及在南马道开设山果行等。除刺探抗日活动情报，还发展特务组织，甚至把国民党中统特务刘某也收入翼下。

在日军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1942年11

月，1415部队长村上又派田中长崎率济南警察局翻译郭西忠和特务冯树魁来枣，辅佐守岛加强宪兵队的统治力量。冯树魁一下车就直接进了中兴公司当了职员。他利用合法身份进行特务活动：搜集公司内外的抗日情报，发展特务组织。先后发展了贾某、朱某等20余人，向他们发放了临时特务证。

宪兵队直接管辖和操纵的“剿共班”是镇压抗日民众、破坏抗日活动的公开组织。成立于1939年底。“剿共班”是在华北伪政府王揖唐和日军签定卖国协定而组织“剿共团”的情况下建立的，由驻枣宪兵队与枣庄的伪警察所共同组合。班长设日、华各一人。日人班长先是管野，后是山本、永吉；华人班长是汉奸王全忠。此“剿共班”共38人，主要任务是：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中共领导的抗日团体，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积极分子。“剿共班”成立不久，王全忠即侦知中共矿区支部的活动线索，受命带“剿共班”在枣庄炭矿东大井逮捕了中共矿区支部委员李康和党员郑毓林。8天后，李、郑在宪兵队惨遭杀害。尸体被装在麻袋里夜间运出枣庄毁灭。“剿共班”不仅在矿区猖狂活动，就连枣庄附近的夏庄、聂庄等村党的组织也都遭受过他们的破坏。

为维持炭矿的采掘和运输，驻枣日军则是竭力扶植原中兴公司的“矿警队”，作为鹰犬。

“矿警队”原是中兴煤矿公司资本家为防匪护矿、强压“犯上”矿工而建立的自卫性武装。始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最初称“矿勇”。民国七年（1918年）定名为“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护矿队”。1931年护

矿队与巡警局合并，改称“矿业警察保安队”，简称“矿警队”。到三十年代后期，已发展到840余人，装备精良，机枪、小炮都有。1938年初，枣庄中兴公司驻武汉办事处命令矿警队撤出矿区，并作部署：第三、四两中队断后，掩护撤退。由于德籍矿师克礼柯告密，马、戴两个中队长带领的三、四中队被日军堵困，除部分队员逃脱，其余在队长带领下投降日军受编。1939年3月，驻矿日军将矿警队增加日本兵，扩成大队，由大本任大队长。是年秋，又在陶庄矿成立了矿警队（24人）。1941年11月，日军在枣庄矿成立矿警总队，总队长龙泽，副队长大本和西村，全由日人任职。总队下辖两个队和一个特务班，共300多人。头目中日华参半。其中日本队长是伊藤二男和中村，伊藤又兼特务班的日籍班长。随日军“治安强化”的不断升级，到1945年，矿警队发展到700余人。

矿警队的特务班是日军在矿区进行法西斯统治的忠实工具。矛头不仅针对抗日活动，而且监督、防范矿警队。1939年11月，特务班的孙、任二人发现矿警队中成立的“戒烟会”可疑，即暗中盯梢。在“戒烟会”的赵德全等人集合的时候，突然被日本宪兵队包围。赵德全、徐玉庆、姚全珂、张延彬、朱长胜等十余人被捕。中共地下党员赵德全严刑之下不屈服，终于牺牲。此后，日军对矿警队控制更加严密，矿警队对抗日活动也逐渐形成威胁。1942年秋，中共鲁南区委城工科韩延瑞同志在潜入寨子小煤窑时，被矿警队郭某发现告密，捕入宪兵队。1943年4月，鲁南军区采买刘传雨、于永生和工

人陈玉坤等被矿警队“抓嫌”，严刑审讯后送往东北三省当“苦力”。如此等等。

日军为了强化在枣庄矿区的统治地位，专从外地招募人员，设立“警察所”，所长柴启杰，警察11名。名为“社会治安”，实为添加在枣庄人民身上的锁铐。除此之外，还通过扶植的区、乡公所等组织搞“以华治华”推行“爱护村”和保甲制来强化统治。

驻枣日军以上采取的各种高压手段和奴化政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疯狂掠夺枣庄的煤炭资源，“以战养战”。

为了保证正常出煤，驻枣日本领事馆从日本国内调集了矿山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来枣庄矿区强行接管。此外，通过收买德国驻矿工程人员（如克礼柯等）和部分中国职员组成了一个管理、技术、外运等比较完整的生产经营机构。其大体情况是：

矿长：大桥次郎

采矿处：坂口（矿师）、克礼柯（德国矿师）、松尾、内田、板藤等；

机务处：克立本（德籍）；

大磅处、煤务处：西多

电气课（即电务处，包括发电厂）：林田（课长兼任电机师），森田、中村（副课长），技师及工作人员有迟田、广山、修芳、余田野等；

东大井井长：酒井；

矿警队队长：龙泽等。

1940年，日军将中兴煤矿公司改名为“中兴炭矿营

业所”，交由日本三井株式会社经营；1943年2月，为缓和华工的敌对情绪，又更名为“中兴炭矿股份有限公司”，名义为日伪合营。名称虽改，掠夺手段不变。表现在两个方面：

抢掠式开采。专在6～8米厚的大槽煤胡扒乱采。大槽煤层含硫少，灰分低，胶结性强，发热量高，实是全矿精华。采掘中，根本不顾程序，吃肥丢瘦。甚至连北井口保险煤柱也强采，致使井筒变形，泵房扳裂。东井南大巷由于挖空煤壁，使运输巷道塌陷，事故迭出。日本监工坐阵监督出炭，有时甚至派日本矿警荷枪实弹地跟班下井。由于狂掘乱采，严重地破坏了枣庄煤田，缩短了煤矿的寿命，为枣庄后来煤矿的开采造成了许多困难。

“以人换煤”。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煤炭，日本侵略者使用骗和抓的办法从外地农村“招”来大批农民下窑挖煤。这些人集中在“劳工宿舍”里，大门有日本兵和矿警队站岗，围墙上扯着铁丝网，吃的是粗杂粮窝窝头。有时吃橡子面，内里掺杂着猪毛一类秽物。一些工人干活口渴难忍，急了就喝老窑水，大批工人因此而泄肚、拉稀，最终熬煎而死。1942年从开封招骗的4300名劳工中，绝大多数就是这样惨死的。据幸存的开封劳工刘德先老人回忆，同来枣庄的河南籍矿工死难者，全部埋在枣庄西北角的土岭上，起名叫“开封林”。

在日本侵略者盘踞枣庄矿区7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用6000多名中国矿工的生命换走了1330多万吨优质煤炭。这些煤炭有的由连云港海运日本，有的由铁路运往东北鞍山昭和制铁所。制造了枪炮，再来屠杀中国人民。

大义凛然　视死如归

——郑乃序烈士受审目睹记

王　修

我父亲原是山东枣庄中兴煤矿一个职员，搞文书工作的。我三岁父亲就去世。家无恒产，母亲为人做针线活，洗衣服，养活我和妹妹，并供我读书上学。在我勉强成人的时候，即往枣庄中兴煤矿，要求父亲生前的好友为我谋一职务。开始在煤矿的文牍处做缮写工作，后来调庶务处，搞文书会计工作，后又调为图书馆馆员。

图书馆设在公司南门东楼内。东楼大部分房间是职员俱乐部，图书馆旁边是厕所。

图书馆只有我一个馆员。每天傍晚职工下班后，才有人借书阅报，白天无事，正是饱览群书的好时机。图书馆内有一个箱子，箱子上贴着封条。据说这里都是些宣传赤化的书籍，被国民党查禁，不准阅看。我出于对“赤化”的好奇，一心想知道其中的内容。好在两间屋的图书馆只我一人看守，我就将封条水湿揭开。一看，都是些马列主义著作，我就偷偷地逐卷看起来，看后，仍然封好。

原来，煤矿工人为了联合奋起革命，反对资本家压迫、剥削购置了这些书籍，一方面向工人宣讲，一方面

吸引工人到图书馆阅读，籍以灌输革命理论。革命运动受到挫折，国民党除了镇压革命群众外，并将这些书籍封闭起来，严禁阅读。

我由于偷读了马列主义书籍认识到人世间真理所在：世界历史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思想豁然开朗，于是乐观起来！

1932年，煤矿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热潮又高涨了起来，7月召开了全矿罢工大会。资本家及党（国民党）、政、军、警被震动了，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镇压工潮。一天下午，我正在图书馆整理书籍，忽然听到外面喊道："逮住共产党了，快来看啊！"我因为读了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对共产党人有了认识，只不知道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一听到喊声就赶快跑出来。只见远远人群中，有一队穿灰色军装的士兵，架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工人，那人剃着光头，腿部受了伤，缠着纱布，向东楼走来。

公司东楼客厅住着军政官员，所以逮捕了人要交到这里发落。这一行人刚进东楼的外门，那个被架着的工人，就高声唱起歌来。当时不懂唱的是什么歌，后来才知道他唱的是《国际歌》。被捕的人关在厕所旁一间小屋子里，派煤矿警察看守着。

第二天下午，听说要审讯这个共产党。审讯的屋子就在图书馆隔壁。壁板上有裂缝，我就从裂缝中偷看，屋子里面正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一个是县长，一个是当地驻军的团长。旁边站着几个卫兵。对面坐在方凳上，左右有两个卫兵挟持着的，就是

昨天被捕的共产党。他神色自若。

审讯者装着很客气的样子点着一根纸烟给被审者吸着。说："陈先生，你来到煤矿井下，和矿工一起干活已经不少日子了。你向矿工宣传共产主义，我们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有证有据，这不必再问了。我们也知道你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人，年富力强，有美好的前途。我们今天实在为你可惜！你是个很好的人才，只因走错了路，误入岐途。你要知道现在人人都认识清楚了，中国不适合共产主义。中国老百姓都不喜欢共产主义。中国是几千年来的礼仪之邦，要实行共产公妻，谁愿意？那是幻想，绝不能实现的。以你这样好人才，竟然受了骗，盲目地做不能实现的事情，白白牺牲了宝贵生命，实实的可惜了！太不值得了！陈先生，我们是为了爱惜人才，你已经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了，我们来抢救你。只要你洗手不干，把同党的人说出来，国家政府立即会重用你，任命你重要的官职。保证比我们现在的县长、团长的官职还要高。陈先生，你是个聪明人，你想想吧，你是要飞黄腾达呢？还是要白白送死呢？"

那位陈先生面带微笑，文静安详。说："你们说我是共产党，不错，现在不用保密了，我是共产党。你说中国老百姓都不喜欢共产主义。事实上，真正不喜欢共产主义的，只有地主、资本家以及你们这一类当官儿的和你们上级统治者。绝大多数老百姓都从心坎里头喜欢共产主义。因为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过去各党各派、各种英雄人物都没把中国救好，这不是明显的事实吗？你说我受了骗，太可惜，太不值得了。其

实，很值得！我做的是解放中国，解放世界人类的事业，是伟大的！现在被你们逮捕牺牲了，是革命烈士，是名垂千古，是人类最光荣的事。你们昧着良心做丧天害理的事，为图很短时间的荣华富贵，就出卖了良心。你们子孙将来知道了在家庭历史上，他的父亲或祖父助纣为虐，杀害过革命烈士，他们要蒙受极大的耻辱，会恨你们一辈子的。所以我为你们可惜！”下面，凡是审讯者所歪曲真理的话，都被这位陈先生驳倒了。他针锋相对，侃侃而谈，不假思索，出口成章。使得审讯者张口结舌，无懈可击。我听了使我感到极大震惊：真了不起！

这时，那个驻军团长勃然大怒，拍案大叫。喊道：“没有功夫和他费话，拉出去，枪毙！”我担着心，暗想完了！不料那位陈先生却哈哈大笑起来，说：“我到煤矿来工作，就没打算活！被捕了，知道是必死；干革命，不会没有牺牲的。可是，你们要知道，全国的共产党人，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太多了，太多了！你们能杀得尽吗？你们太愚蠢了！”说着，站起来说：“走，枪毙去，快点儿！”这时，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一拍桌案说：“等一等”。同时笑嘻嘻地向陈先生说：“请坐下，好好商量嘛，不要激动！”于是，审讯又继续下去。

审讯者问：“你在矿井下宣传共产主义，当然不是你一人。你有一个组织，我们已经全部破获了，只是和你核对一下。你们这个组织是几个人？”陈先生说：“就是我一个人。我向工人讲的话是真理，他们都喜欢听，他们始终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什么组织，一个人独来独往。”审讯者说：“你隐瞒不住了，在逮

捕你之前，我们先在别处逮住你们同党了，是他们把你供出来的，我们才逮到你。你们的组织，我们全掌握了，他们已领到了奖赏，已经接受了任命，当上官儿了。你还瞒得住吗？”陈先生说：“你说已经逮住了我的同党，嘿，这里共产党就只有我一个人，根本没有第二个共产党员。也许投降你们的工贼讨你们的好，捉风捕影，猜想还有我们同党存在，其实只有我一个人。”

那个团长又狂喊起来说：“赶快说出实话，不说实话，就打得你皮开肉绽骨头碎，最后还得说出来。不如现在就说出来，免得皮肉受苦！”

那位陈先生又哈哈大笑起来，说：“准备死的人，还怕你动任何非刑吗？来吧，爱动什么刑，你就动什么刑吧！”

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说：“陈先生，你要知道，我们是先礼后兵。我们优待你，为的是挽救你。你们共产党有个规定，凡是被捕的党员，就算开除出党了，不再承认是共产党员了。现在共产党和你不发生组织关系了，你已经不被共产党信任了。这样，你对你们的党还有什么留恋吗？你现在已经掉到苦海里，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仔细地平心静气地想想吧！现在，给你一个时间，你好好考虑一番吧！今天，同你谈话到这里暂时停止。”说到这里，叫卫兵把他押下去，仍关到厕所旁边那个小屋子里，派煤矿警察站岗看守。

我亲眼见到这次审讯，共产党人那种不屈不挠，视死如归，从容不迫，谈笑自如的精神，使我大为叹服。

以前光听说共产党人如何如何，今天亲眼目睹，伟大的人物，英雄的形象，不就是在眼前么？我由衷地钦佩尊敬。

负责看守的煤矿警察，我认识，他是沧州人，回民。我向他队长学过武术，彼此很熟。我买了几盒哈德门纸烟，夜晚，在东楼人散的时候，我从图书馆出来，对这个看守警察说："我很好奇，你让我进这小屋里看看逮的人是什么样子，咱俩又不错，让我进去，看一下就出来行不？"说着我给他两盒纸烟。看守的警察转头向各方面看看，又向外面看看，静静无人，他说："你进去看一下，就赶快出来啊！以后，可不要对别人说，说出来，我就要倒霉！"我说："你放心，我永远不对别人说。"

推开门，进了屋，见板壁墙下，那人半躺半卧着，一见我进去，两眼注视着我。我走近他，蹲下身来说："陈先生，我是煤矿小职员，偷看过马列主义书籍，向往共产主义。你被审讯的时候，我从隔墙板缝里偷听偷看了。你的伟大精神，感动了我。我特地来见见你。这里有几盒烟，略表寸心和敬意"。那人向我上下又盯视了一番，不说话。我说："有一事，我还没有信心，请问你，我们中国准能实现共产主义吗？"那人沉吟了一会，说："你要问我别的事我不能答复你。你要问中国能不能实现共产主义，告诉你，没有问题，准能实现共产主义。"口气很是坚决。我说："我没有能力营救你，只能为你办一点我应该做的事，你如果要想向外面通信，我可以偷偷地替你送信，你要寄家信，我可以暗暗地送到邮局寄去；你要有通知给别人，我保证送到。"他又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干革命早

和家庭断绝了联系，没有家信可寄；至于通知别人，我和别人都没有关系，不需要通知别人，请不必费心了。”我再和他谈话，他闭目不言了。我只好出来。心想：可惜，我没能为他贡献一点力量，很觉遗憾！后来，我又转而心想，这也难怪，他不知道我的底细，说不定怀疑我受了当局派遣，冒充信仰共产主义，来探听他的同党的。想到这里，我恍然大悟。认为他提高警惕，不和我多谈是应该的。这又使我更加敬佩他！

隔了几天，山东省政府知道了枣庄逮捕了共产党的事情，省府主席韩复榘电令解送到济南去。一天，午饭前，矿内材料厂门口的铁道上，停着火车头，拉着一节铁闷子车。有一排军队，持枪从东楼把陈先生架出来，往停车的方向去。陈先生以为是赴刑场的，即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国际共产主义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路喊到停火车的地方，有人来照相，他昂首挺胸，显出伟大慷慨的形象，让他们照。后来架他上了火车，口号才停。过了几天后，听说济南韩复榘审讯他，他始终坚强不屈，被韩复榘枪杀了。

我亲眼见到了共产党人不屈不挠，不受利诱威胁，义无反顾的伟大形象。我相信共产党的事业必定成功。后来听说陈先生不姓陈，用的是化名。他是湖北省人，真名叫郑乃序，是山东地下党省委一级干部，到苏联学习过，毕业于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校。

附记：作者原名王穆荪。离休前为北京师范学院教授。

高利民站长和读书会

周明宝

1936年初，我由中兴职业中学辍学，考上了台枣铁路机车厂的见习工，学习修理机车。

一天下班后，父亲在闲谈中说，枣庄交通火车站（即今中医院后铁道西）新来了一位高站长，叫高利民，北京大学毕业，又年轻，又和气。还教育我："看人家，往后学着点儿！"

青年人好奇，我听到后就赶紧到宿舍去看这位新站长是什么样。

高利民站长二十多岁，白净、高个儿。一接近就感到和蔼可亲。他在招呼我的时候，屋里又进来了汪国璋、范春华、谢耀华、王长梓几位同学。我看到屋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报、杂志，真象个小图书馆。我们几个人因为都是中兴职业中学的学生（只是我先辍学），对书籍文字的东西都有自觉的兴趣。他看我们惊奇的样子，就介绍这些书的来历，说一部分是上学时候读的书，一部分是从工资中拿出三分之一，约十元银币，寄到上海生活书店，邮购的新书。

熟悉了，我到他那里去，临走总是借给我几本书带回家看。新文学方面的书，有鲁迅、茅盾、巴金的著作。他说："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最喜欢听鲁迅先生讲课。"政治方面的书，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哲学方

面的有艾思奇的《通俗哲学讲话》等。

不久，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地点在枣庄交通车站楼下。室内放着象乒乓球台似的大桌子，桌上摆着报纸和定期刊物。刊物有《读书生活》、《新生》等。这些刊物和书籍，我们读了感到很新鲜，有什么发现，有什么感想都发表出来，边读边议论。议论得多了，高站长就要求我们把心得体会和创作写出来，贴在墙上。后来又编排出刊了几期墙报。记得高站长把我们几个同学写的速写和日记凑在一起，寄到上海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去发表，刊登时的题目是《枣庄的一日》。高站长还写了介绍文章，介绍了我们的名字，说明都是青年。他那篇文章也刊登了。不久，从上海寄赠给我们一本书。这是一本厚厚的洋装书。看到我们的作品在上面，心里都觉得乐滋滋的。

有一次，我在高站长家碰到了新上任的孙伯鲁站长，还有张福林、沈春生、沈春光以及他老二（名字忘了）。沈老二在青岛学习，因共产党嫌疑逮捕入狱，坐了一些日子牢。审查没什么事又放了。他们在高站长家谈话说："中国最后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代表工农大众。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代表地主、大资产阶级，长不了。"

泥沟站周站长的弟弟周万隆在站上当见习工，有一天也在高站长家玩。闲谈时议论到共产党，不知他是不懂，还是另有认识，他发表看法说："中国这样穷，还共什么产？"高站长的弟弟在旁听了这话很生气。说："你既不相信代表劳苦大众的共产党，就请出去吧！"接着就把他推了出去。

在读书会里，高站长还教我们学习拉丁化新文字，这“拉丁化新文字”就是现在汉语拼音的前身。听学过的人说：“凡有英语基础的，五分钟就能学会掌握。这是学习拐棍儿，工农大众要是掌握了这个来学文化，革命就更容易发展了。”以后，大家又学世界语，我因为上班忙，没学。

高站长喜欢和我们青年人谈话、玩耍、跑步、运动。他掏钱买了一个新篮球，每到饭后就约我们到有篮球架的煤务站去打。只要和他在一起，大家没有不开心的。

他家在西安。有一次回家，临走带了一柳条箱书。回来时，领来一位女士：个子比高站长略矮，穿着很时髦，随身还带来一把月琴，这是高站长的夫人。从那以后，我们到高站长宿舍去的次数就少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抗敌后援会的赞助下，在枣庄出版了8开版的《抗敌报》。高利民和李作森担任了编辑，孙伯鲁站长和其他人是这个抗日宣传小报的撰稿人。

1938年3月，日寇侵占了枣庄。高站长随中兴公司的职员一起撤向武汉。从此，我们就分别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撤回后方的人纷纷返枣。中兴公司台枣铁路酝酿复工时，我见到火车司机张文锦师傅，他也是随中兴公司撤退武汉的。我向他打听高利民站长的情况，他说：“因他在武汉宣传共产主义，被国民党特务逮去杀害了。”

这能是真的吗？

（本文作者为市中区离休教师）

回忆山东的康复医院

柳玉信

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九月，美帝国主义又纠合十五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迅速把战火烧到中朝界河鸭绿江边。它不仅派飞机侵入我国东北领空，轰炸我边境城市、乡村，而且侵入我国山东沿海，扫射我渔船、商船。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中央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医院和综合医院，将住院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伤病员转移后方，由地方负责治疗和安排疗养。

转移地方的伤病员都是现役军人，有许多是久治不愈的病人，有的有十几年的住院史。当时全国许多省份刚刚解放一年，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地方医疗卫生系统很难承担这批部队伤病员的治疗和管理工作。因此，上级决定：从解放军卫生系统中抽调一部分内外科大夫和医护人员，以及行政、后勤管理人员组成新的后方医院，带着伤病员一起转到地方。各省卫生厅都建立了后方医院，后改称为康复医院。卫生厅下设康复医院管理处，负责管理工作。当时山东康复医院管理处的处长是

李韶九同志。李韶九同志早年曾在枣庄与郭子化同志一起做党的地下工作。

一九五〇年，山东成立了八个后方医院。转到山东医院工作人员有两、三千人，伤病员有七、八千人。

一九五一年后，随着抗美援朝形势的发展，朝鲜战场上斗争残酷，山东的康复医院由八个增到了十一个，另建立了一个康复大队。原山东省康复管理处改为山东康复医院管理局，地址在省府西街，高督司巷。后迁到趵突泉西“张公馆”。李韶九同志为局长。山东省康复医院建得最多，其他省设得较少，有的两三个，有的三五个。原因是山东为老解放区，有拥军支前的光荣传统，群众基础好；其次是党政组织健全；再是供应条件好，粮油充足，副食品便宜。当时市场上鸡蛋二三百元（旧币，下同）一个，猪肉三千元一市斤，面粉一千多元一市斤，炒花生一千五百元左右一市斤。蔬菜更便宜。这对伤病员供应是个有利条件。从医疗技术情况看，山东有齐鲁大学和华东白求恩医学院（这两个学校后来合并成了山东医学院）。再加上省立一院和二院的专家、教授也较多，医疗水平是很棒的。后来西安、新疆等地建立医学院，山东抽调了不少讲师、教授专家去支援他们。总之山东省康复医院设得多，关键是山东有团结安定的好形势。

最初转移地方的伤病员，主要来自华东三野各兵团及山东各部队。他们多数是山东人，大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战士。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病员陆续从朝鲜战场转进康复医院，

这些伤病员大部分是三野、四野和二野的干部和战士。

前面说过，康复医院的政委、院长、教导员、分院长事务长、炊事员，多数是从部队卫生系统调配的，按规定来到后方医院就不再穿军装。但是由穿便衣的政委、院长去管穿军装的现役军人伤病员，制度很不适应。因此，上级决定山东康复医院管理局设政治部，由山东军区（山东军区撤销后改为济南军区）政治部领导；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青年科。省康复医院管理局设置的行管部门是：秘书科、医政科、药材科、供管科，另配一个电影队，直属局领导。根据工作的需要，对康复医院系统实行双层领导，政治上由济南军区领导，工资由山东地方负责。从政治部主任到康复医院和康复大队、中队的政工行政干部一律穿军装，享受现役军人待遇；干部任免由军区政治部负责；党支部管理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党支部条例”执行；医院管理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医院管理条例”执行；康复大队学员和连队一样，每天早操晚点，内务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例”执行。

一九五一～一九五六年

山东省康复医院管理局编制情况：

局长：李韶九——怡然——李镜远——吴隆德

秘书科科长：李吉祥

医政科科长：徐元道

药材科科长：王稼祥、刘长青

供管科科长：赵嘉善

政治部主任：李西村、马　亭

副主任：李竹友
组织科长：尤庭烈
副科长：徐维州
宣传科长：李元富
保卫科长：姜铭琛、王慧生
青年科长：吉　秋

山东康复医院管理局下辖十一个医院和一个康复大队。记得的情况是：

名　称	驻地	政委	副政委	院长	副院长	变　迁
山东康复一院	恒台县索镇	吴隆德		吴茂军		后迁济南市金牛山
山东康复二院	徂徕县阳宫里	姚兴华		白会文		后迁济南市东郊
山东康复三院	滕县王开	李镜吾		刘		
山东康复四院	济宁戴庄	王统一		马洪震		
山东康复五院	历城王舍人庄	杨明山	刘华民	刘佐民	杨志斌	
山东康复六院	栖霞县桃村	季殿奎		鞠　真		后迁德州
山东康复七院	兖州	李世昌		傅国平	马廉吉	
山东康复八院	惠民北镇	李竹友		丁发周		
山东康复九院	滕县北坛	魏丰华		耿进友		
山东康复十院	泰安	王　震		马保宗		
山东康复十一院	济宁戴庄	王汉西		王　钧		1954年与四院合并。

在医院职能的分工上，大致是：一、二、四、五

六、七、八院主要负责内外科及各科的治疗，三院以治疗结核病为主，九院以麻疹病、皮肤病治疗为主，十院主要是疗养，十一院主要负责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管理。

各康复医院的医疗手段是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一般的外科手术都是在本院处理，对于一些疑难病症和手术较大的病例，还是转送到条件较好的山东省立一院和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治。

康复大队的任务是：接收各医院治愈的伤病员，组织他们学习政治、补习文化和安置工作岗位，以及办理复员手续等。大队部驻徂阳县（后合并为新泰县）楼德镇的力里村。大队部机关与各中队的编制情况是：

大队长：孙连泰、刘××

政　委：常光顺

副政委：张　英

政治处主任：季璞玉、姜树德

总务处主任：柳永魁

组织干事：马宝云、陈德芳

宣传干事：马宝云

保卫干事：赵尊起

青年干事：范友欣

财务会计：王传鼎、张兴铎

卫生室室长：林素贞；指导员：郑恒祥

关于七个中队的情况，我能忆起来的是：

序　列	驻　地	队　长	副队长	指导员
一中队	东王庄	王有才		倪明友
二中队	西王庄	申克许	秦学信	张德志
三中队	南　泉	刘	李存正	王懋刚
四中队	封家庄	曹瑞先	马福山	慕纯邦
五中队	薛　庄	张从龙	黄	张国华
六中队	苗　庄	衣		刘
七中队	圩　村	邓　青		吴

康复大队的工作人员及学员共千余人。我当时和潘学忠同志在五中队担任副指导员。

康复医院和康复大队的工作人员多数是从部队卫生系统抽调的。这部分人中党、团员较多，政治素质较好。例如，常光顺、丁发周、马洪震三人都是老红军，他们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另外还有邓青、魏虎山、李保管等红军战士。在五十年代，根据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帮助中国在北京建立了中苏友好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友谊医院），当时根据中蒙协定，中国在蒙古的乌兰巴托修建了中蒙友好医院。一九五六年国家卫生部决定由中央

直属部门和山东分担任务，抽调工作人员去中蒙友好医院工作，中央派一名正院长，副院长由山东安排。山东调去的副院长是陈子春同志，秘书是陈建章同志，护士长是王福荣同志。山东去中蒙友好医院的同志大部分是康复医院系统的工作人员。

为了加强充实力量，山东分局(省委)也抽调了一些领导干部到康复医院系统工作。如政治部主任李西村同志和健复七院的马廉吉院长，组织科的尤庭烈科长就是山东分局党校调到康复系统工作的。康复大队的王传鼎和张兴铎同志是从山东省复员委员会调来的，另外还从山东新华书店抽调了一部分女青年到医院做护理工作。在医疗中遇到一些疑难病症，难以诊治处理时，还请省立一院的苏应宽、苏应衡、张冠曾，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皮肤病专家尤家骏等专家教授到医院进行会诊和指导工作。为了提高护理水平，还请一级护士、山东省护士学校胡敦伍校长到医院指导工作。

在一般工作人员中，除了在康复医院治愈后留下来的中国伤病员，还有被俘的外籍军人。象在康复大队一中队任文化教员的张玉亭就是日本人。张玉亭的日本名字叫青地树一，他原在北京开店，一九四五年初被征兵入伍。后来在徐州地区被国民党军队俘虏，俘虏后就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一九四八年潍县战役中他又被我军俘虏，经教育后编入部队。济南解放后他随军南下，后来因病转到康复大队。他是北京口音，当文化教员很称职，每次搞文娱活动还演节目。只是一件事很苦恼，在康复大队工作的没结婚的队长、指导员、干事、文化教

员自一九五二年后都先后结婚成了家，他二十七、八岁了还孤单一人。他曾和在大队部工作的小鲍谈过恋爱，因为他的国籍问题，小鲍就与他散了。指导员张国华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找张玉亭谈话，说："我帮你解决这个事，估计80%能办成。"

张国华同志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指导员，曾经给肖华同志当过警卫，他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在山东临清医院养过病，认识了一些日本籍女护士，这些女护士也是在日本投降前从国内招收的，都是中学生。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接收，临清解放时，又随医院由我们接收。经过张国华同志写信联系，张玉亭果真找到了一个日本籍女护士，居然还是同乡，张玉亭是日本东京人，女护士是东京市郊人，离东京四、五十里路。他们在康复大队举行了婚礼。为了照顾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组织上把张玉亭安置到泰安地区工作，并派大队会计张兴铎同志送他们到新岗位。

康复七院一分院有一位石乔大夫，也是日本籍，他的名字叫石乔和平。他是在抗日战争中被俘虏而自愿留在我军医院工作的。石乔大夫于一九五四年回国，回国前曾与现在我市山亭区卫生局离休干部王玉琦、枣庄矿务局供销公司职工医院院长孟庆明等一起在曲阜萱村吴三桂的爱妾陈园园家中石榴树前合过影。据说石乔大夫回国后个人开业行医，曾给山东省卫生厅来过信，要求证明其在华行医情况。前几年他还给在枣庄工作的老熟人写过信。在枣庄工作的原康复七院的老同志张乃新等都认识石乔大夫。

我们康复大队五中队有一位姓朴的朝鲜籍司机，和

大家相处感情十分融洽。有一次我和他开玩笑说："小朴，你怎么不姓"碗"单姓"瓢"（朴）呢？他说："在我们朝鲜姓朴的多，姓金的也不少。我们村还有你的一家子姓柳的呢？"

山东康复医院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先后接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病员有一两万人。他们经过治愈后大部分转入康复大队学习，等待安置。伤病员康复后去向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身体健壮，仍适应在军队战斗和工作的，由康复大队送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单位继续服役。这一部分人数不多。

（二）身体条件不适宜回部队的，转业到地方去工作，交由山东省人事局统一分配。这些人大多数是奔赴大西北支援经济建设。记得一九五四年青海省从康复大队一次就要去了近百名干部。去西安和新疆的干部也不少。康复大队的大队长孙连泰同志到西安地区工作时，一次就带走了几十名行政管理干部，还有部分医护人员和兵工厂的老技术工人。这部分人多数是排以上干部。

（三）对排以下战士和个别营、连、排干部本人自愿复员回乡的，都在康复大队办理复员手续。这部分人数较多，大多是山东人，其次是苏北、皖北、四川、河南等省人。

有一部分在一九五〇年由部队转业的医护工作人员，由于转业后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服务，当他们自愿要求回乡时，上级仍按现役军人给他们办理了复员手续（本来按规定应按退职处理）在康复大队三、四、七中队的学员都是在康复医院工作

的同志，学习后先后由山东省人事局分配到全省各地区卫生系统和厂矿企事业单位中工作。滕州的张学修和枣庄的张从龙、马福山等同志从康复大队一批就分配了六七十人。

一九五六年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军队由志愿兵改为义务兵役制，国内的主要任务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康复医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先后撤销交给地方。移交的基本情况是：康复一院、二院、五院交给济南市；康复三院、九院交给滕县专区（后归济宁专区）；康复六院交给德州专区；撤销康复七院，组建兖州卫校；康复八院交给惠民专区；康复十院交给泰州专区；康复四院、十一院合并为济宁戴庄精神病医院交给济宁专区。康复大队随同撤销，工作人员和学员分配各地卫生系统或工矿、企事业单位工作。当时从康复医院系统分配到峄县的邓青同志一次就带来了几十人。

对于未治愈的少数病人，如戴庄的精神病人，王开的结核病人，北坛的麻疯病人，仍继续留院治疗。病人的生活费用及工资由国家通过地方拨给。

康复医院交给地方后，不仅给地方增加了医疗设备和固定资产，扩充了医疗队伍，而且为卫生行政管理和医学院校增添了骨干力量。据我所知仅在枣庄地区卫生系统和矿务局系统以及其他部门工作的，除调出和病故的外，尚有一百余人，其中地专级（包括享受地专级待遇）3人，县处级21人，科局级28人。多年来他们为枣庄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文作者为市中区卫生局离休干部）

旧曲新词　宣传革命

殷昭华

我出生于农村。旧中国的农村经济落后，文化更落后。每到农闲引以自娱的活动除了哼哼地方戏，就是唱小调子了。

长期流传在民间的小调，内容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哀怨愁苦；一类是男女调情。言词上“荤”的“素”的都有。随着农民翻身闹革命的形势发展，具有广泛、深厚群众基础的民间小调受到了宣传工作者的重视。他们摒弃了旧的内容，按照宣传要点依曲填词，使群众喜闻乐唱，宣传效果颇佳。记得1946年叶挺、王若飞等同志由重庆回延安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的消息一传来，第二天就唱出了纪念殉难烈士的歌。那是用《苏武牧羊调》填的词，开头几句是：“兴县东南黑茶山，弥雾把山漫，不知东西南，王若飞等同志乘机遇了难。”在追悼会之前一唱，更增加了悲壮气氛。1950年抗美援朝中朝鲜战场上解放平壤的消息一广播，我和几个同学就连夜编写了歌词，找现成的曲子填上，第二天军民开庆祝会时，我们师范的学生唱《平壤小唱》，真是惊动全会场。象这种运用旧形式，更换新内容，为革命和生产服务的艺术表现手段，在前算不得什么希罕，只是到了“文

革”期间民间小调才被当“旧文化”批掉了。

1948年我的家乡第二次解放。那时我正上小学，在学校里担任新儿童剧团的团长。剧团不大，先后演过《全家忙》、《夫妻模范》、《军民一家》等歌剧、话剧。这些戏本来是成人演的，为了配合宣传中心任务，我们也画胡子、顶包头演出。孩子演大人戏，老乡们反而爱看，我们的宣传效果还是不错的。有的歌剧由于作者熟悉群众生活，编的词儿通俗，谱的曲儿上口，往往是剧团演罢群众就会唱。我们小学生更不用说会唱了。老师帮我们划拉划拉场子就能模仿演出。有些剧中的歌曲很快就成了流行歌曲，发挥了宣传革命，教育群众的积极作用。曲子虽然流传开了，作者的姓名却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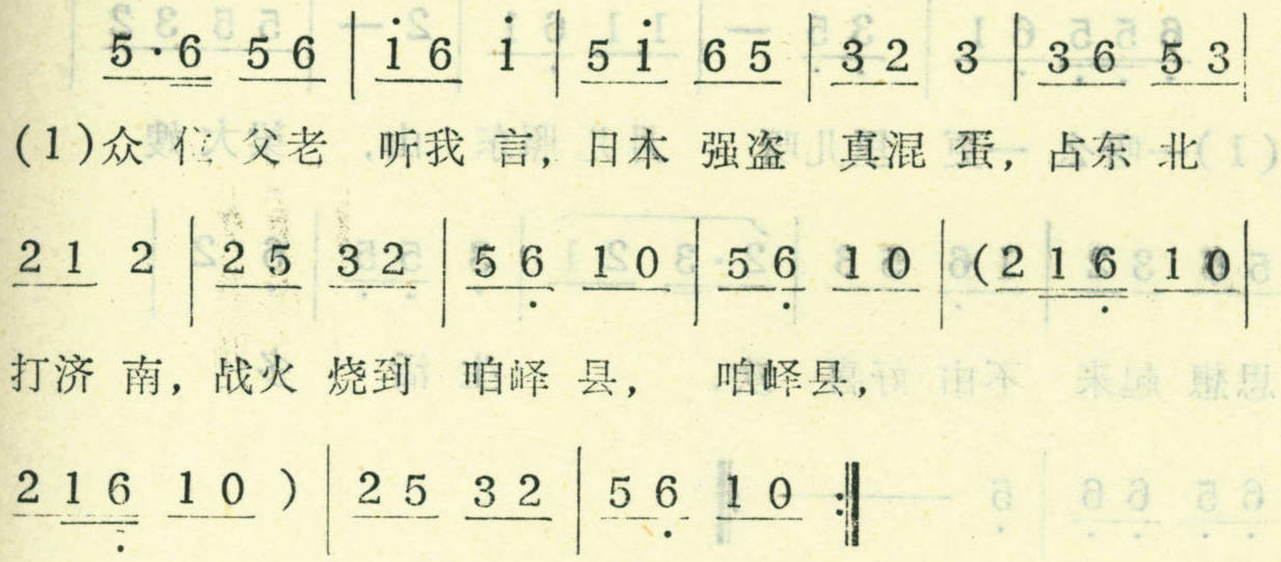
1972年以来，我利用业余时间将个人回忆的鲁南、苏北一带流传较广的民间小调和传唱的歌曲按历史的发展，理出200余首，作为资料保存。有时为了活跃集体生活还助兴唱上几段。老同志听了评论一句：“是那个味儿！”青年人听了却是乐不可支，觉得十分新鲜。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年了，回头看看这些经文艺工作者再创造后曾在田间、场院和土台子上演唱过的乡音俚曲，对毛主席所说“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有了新的认识。

下面选录的几首乡曲，除歌词外，试着配上了简谱，仅供音乐研究者参考。

打鬼子

2／4（秧歌调）



（2）日本鬼子真可恨，烧杀抢劫又奸淫，咱们的日子没法过，鸡狗鸭鹅别想活，别想法，鸡狗鸭鹅别想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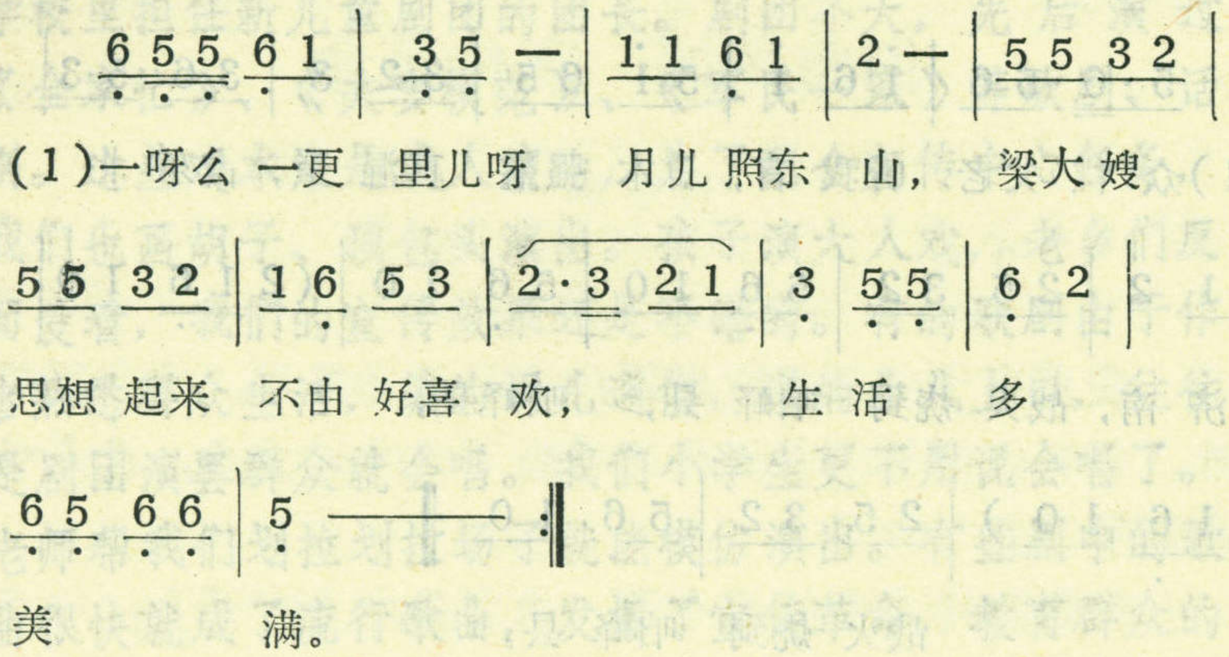
（3）要想不当亡国奴，组织起来去斗争，举起刀，扛起枪，一同去杀鬼子兵、鬼子兵，一同去杀鬼子兵。

（4）八路军，独立营，谁要参军谁光荣，骑着马，披着红，你看光荣不光荣，不光荣？你看光荣不光荣？

（5）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咱们杀敌人，同志们，拚命干，日本鬼子完了蛋，完了蛋，日本鬼子完了蛋。

梁大嫂翻身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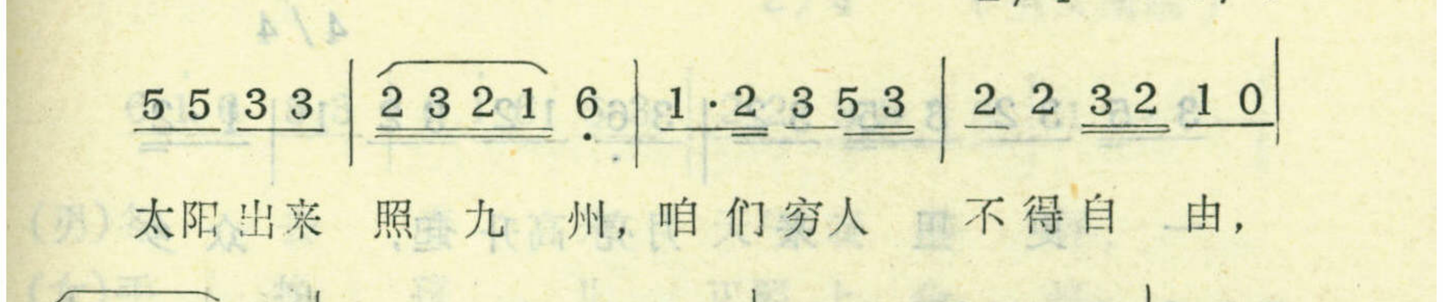
（2）二呀么二更里儿呀，月儿照东南，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咱把身翻，我们才见了青天。

（3）三呀么三更里儿呀，月亮当头照，开大会斗地主伸冤把仇报，穷根要拔掉。

（4）四呀么四更里儿呀，月亮挂西山，送公粮做军鞋劝郎把军参，保卫咱新政权。

（5）五呀么五更里儿呀，东方明了天，众乡亲团结紧建设新家园，幸福就在眼前。

斗地主争自由



（2）有钱吃的鱼和肉，咱们穷人一个无有，自想起实在难受。哎哟哎哟，自想起实在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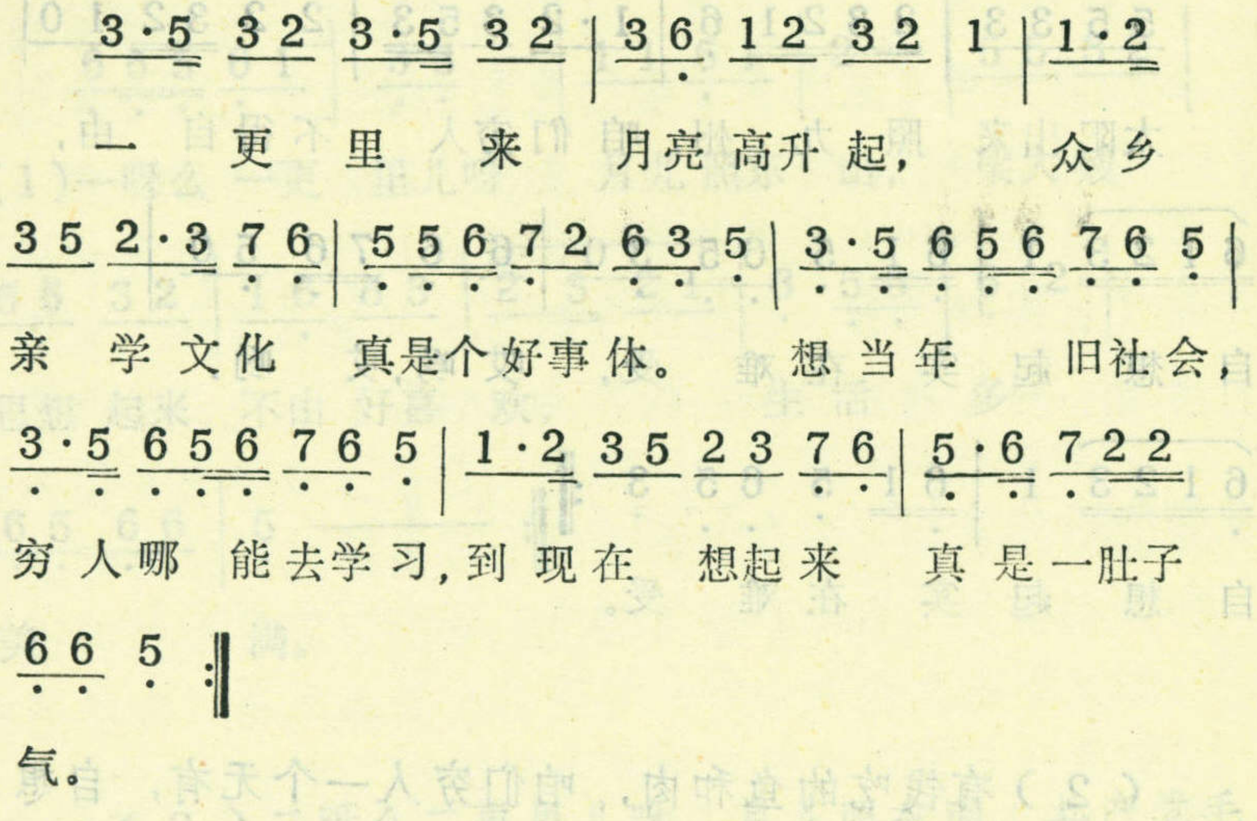
（3）有钱娶的大小婆，咱们穷人一个无有，自想起实在难受。哎哟哎哟，自想起实在难受。

（4）有钱的住在楼上楼，咱们穷人房屋破漏，未进门还得低头。哎哟哎哟，未进门还得低头。

（5）共产党领导咱闹革命，团结起来争自由，同志们起来斗争。哎哟哎哟，同志们起来斗争。

学文化

4/4



（3）二更里来月亮照东南，不识字的害处说也说不完：不会写、不会算、布告法令不会看，睁眼瞎子苦一世，谁也不情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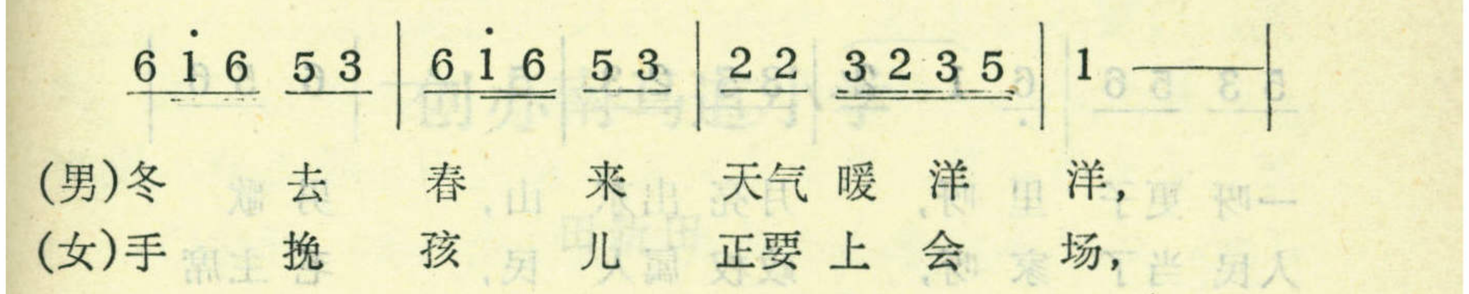
（3）三更里来月亮照中堂，多亏那毛主席呀共产党：领导咱们闹革命，人民翻身把家当，从今后做主人快把冬学上。

（4）四更里来月亮挂西山，学文化要努力快把书来念。学政治、学生产、学文化、学经验，积极学习做模范，人人都称赞。

（5）五更里来东方明了天，建设咱新中国责任要大家担。众乡亲，听我言，细心学习不偷闲。学会了真本领幸福在眼前。

胜利果实要打万年桩

2/4　　（男女演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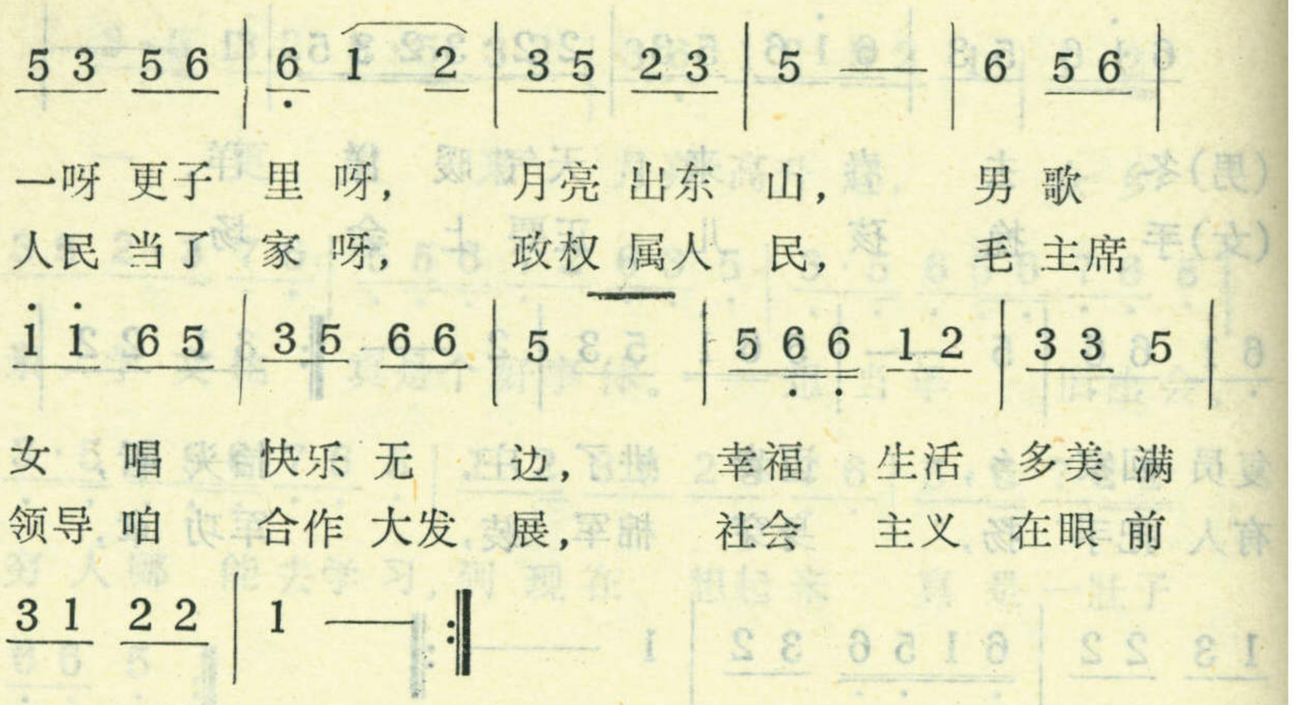
（2）结婚不久参军上前方，赶走了小东洋，消灭了蒋匪帮，分别了好几年，难免变模样。耳朵听话心里暗思量，两眼细端详，脸儿红又胖，平日里看照片，那如人雄壮。

练武学文常常上红榜，保卫在边疆，建设有保障，有了那解放军，幸福万年长。解放军的恩情不能忘，赶走众豺狼，封建根刨光，组织起生产忙，孩儿上学堂。

（4）胜利果实要打万年桩，军队需加强，青年扛起枪，哪怕它美国鬼，无风起波浪。你今复员又把生产忙，你是换了岗，又有人替上，服兵役，争报名，许多好儿郎。村那边正开会，欢送走一趟。

服役期满再相见

2/4　　（男女演唱）



（2）二呀更子里呀，月亮挂树梢，适龄青年积极把名报，保卫祖国十分重要哪哎咳哟。实行兵役制，办法真正好，分兵种有期限，国家有需要，每年分别定期搞哪哎咳哟。

（3）三呀更子里呀，月亮当头照，听说郎哥要去把名报，桂花心中乐陶陶哪哎咳哟。你去把兵当，全家都光荣，左邻右舍热情去欢送，桂花心中多高兴哪哎咳哟。

（4）四呀更子里呀，月亮明如镜，我送郎哥去县城，桂花心中笑盈盈哪哎咳哟。你参加国防军，尽管放宽心，家中一切由我去照应，服役期满再相逢哪哎咳哟。

（5）五呀更子里呀，东方明了天，锣鼓敲的响震天，郎哥就要离开俺哪哎咳哟。临别几句话，桂花对你谈，卫国保家你要记心间，立功喜报寄回来哪哎咳哟。

创办南马道小学

田新田

民国十六年（1927年），鲁南地区土匪猖狂，作恶多端的土匪头赵有洪也坐了峄县大堂！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有护矿队保护尚可苟且，矿外居民只好善自为之。

我当时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由于军阀混战，社会不宁，学校办不下去了。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只好辍学，从济南绕道海路返回了枣庄。无独有偶，在家赋闲的青年学生非止我一个，大家一会聚就是心骜八荒。既然求学无门，闲居无聊，不如干点什么。大家首先想到办学，因为私塾先生碍于时局不敢开馆课徒。学童失学，真是于心不忍。后来，由我和田培相、颜振昌、吴贞鲁、冯相才5人发起办学。消息传开，很得社会赞同，失学儿童的家长更是期待。田培相的父亲田毓沅（宇湘南）很支持办学。当时他是峄县劝业所的所长。经他策划、指点，我们利用南马道南旁的结义庙开办了初、高两级小学。一开始是两个班，合共七、八十个学生。桌凳全由学生自带。因我是师范生，就被推为教导主任。

结义庙原建在枣矿院内，中兴公司的决策人为顺应民意把庙迁出，暂由东大庙的贤慈和尚代管。结义庙有庙

地30亩。为了防备土匪抢劫破坏，峄北保卫团就驻扎在庙内。后来保卫团撤出，土匪则乘虚而入，庙宇由盛而荒，门窗尽遭毁坏，大白天也只剩泥胎而已。

刚开始，老师白天尽义务上课，晚间各自回家。为防止丢失课桌凳，我找来失业的族姪田永顺看管，没有工资，我从家中拿出3升高粱教他先吃着，好看门。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校董会主任田湘南出谋：找中兴公司帮助学校。这年五月的一天，田培相、我、颜振昌三人就直奔中兴大楼找胡希林经理（他曾当过邳县县长）。我们地位低，他不出面接见，只派庶务处的总管姚梦书和我们接谈。当时我陈说来意，说中兴公司开矿营利不少，理应给地方办好事，现在我们成立了结义庙小学，请胡经理帮助。后来姚总管传达胡经理意见：一个月给学校80块现大洋作经费。

到了七月，招了新生，学校扩充了，我们又找中兴公司，结果增拨80元，合共每月160块钱，如外还按月给一吨炭供师生烧茶喝。

学生多，房子成了问题。我当时年轻，上过学，没有迷信思想，就找了大经绳，套着泥胎塑像，组织一帮大点的学生，我在头里，一齐拉。拉倒了泥胎，填了坑，一气拉了三个大殿的神像。没有门窗，中兴公司又派了木工进行了安装修理。

为取得政府支持，我们通过田湘南在峄县政府备了案，并批示定为枣庄区立小学，每月发给50块钱补助费。原先校名叫“结义庙小学”，不好听，县批示改为“南马道小学校”。民国十八年（1929年），学校由开

办时的两个班，发展到了6个班。

有了南马道小学的先例，枣庄街小学、田庄小学、车站广慈小学也找中兴公司资助。中兴公司从无拒绝。结果，办了1处，巩固了4处。随后，中兴公司也办起了中兴职业中学。

民国十九年（1930年），南马道小学向社会送出了第一届高小毕业生。

1948年峄县解放后，人民政府成立了小学教员培训班，我和许多教师参加了培训。结业后，政府派我担任邹坞完全小学的校长。当时台枣专署5个县中只有两处完小，一是邹坞小学。另一个就是枣庄南马道小学，即现在市中区实验一小的前身。

（本文作者田新田，名培芑，87岁，离休教师。任市政协委员）

枣庄南马道小学创办琐记

田培材

枣庄市市中区实验小学的前身是枣庄南马道小学。该校在创办初期颇有一番不寻常经历。

一

南马道小学创办于1928年4月间。发起人是吴贞鲁、田培芑、颜振昌、田培相、田培芹、冯相才等。经他们奔波，成立了校董事会。校董会由枣庄当地的缙绅和知名人士组成。情况是这样的：

主任：田毓沅

校董：金汉岑　金叙五　金鸿才　金鸿勋　梁允富
田冠五　田鲁香　董鸣凯　董鸣峰

校董会仅是决策和监督机构，学校管理及教学事务仍需有专人负责。当时委田培艺为名誉校长，颜振昌为代理校长。

南马道小学的兴办，最初虽为义学性质，但毕竟在社会上是一团体，能否存在和发展除了办学人的认真和努力，还得靠些必要的人事关系。举荐田培艺为名誉校长就是出于这个用意。学校成立时，适值北伐刚结束，当时田培艺是国民党省党部的组织处长，又系北大学生。峄县名牌大学的学生寥寥，所以他资格、资历都是为本

地乡绅望尘莫及的，不但峄县县党部对他言听计从，县长对他侧目而视，就是中兴煤矿公司对他也不敢得罪。由他任名誉校长，社会各界自然对学校另眼相看。

田家在校董会中掌实权的多，加上多数教师为田姓，为避“青一色”之嫌，所以另委从济南正谊中学毕业的颜振昌为代理校长。颜与田家是亲戚，又邻家。让他担任代理校长主要是外观上好看些。当一名小学校校长现在看也并不是多显赫的要职，但在当时教育事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南马道小学就是峄北矿区的最高“学府”。请田培艺这样的“大人物”当名誉校长，是天经地义的。让颜振昌挂“代理”之名而不授实权，就包含着一层考验忠诚及能力的意思。

颜振昌出任代理校长后，最初尚能以校董会的意见为依据处理各项校务。后来他与峄县教育界人士联成一气，逐渐对校董会的意见不以为然。后来发展到矛盾表面化。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讨论校务中因意见不一而发生了冲突。当时在场的有田培芹、田培相、田培芑和田培坤。先是争吵，继而摔茶碗，后来田培芹说：“还不揍！”于是田家几位一拥而上。颜虽身强力大，但寡不敌众，帽子掉了也顾不得拾，狼狈逃走。接着就跑到县上告状，说挨了打还丢了钱。县教育长是何绍斌（字雅亭），得知此事，立即将县教育局给南小每月40元的补助费停发。另委李茂材顶替颜的位置。李茂材，字松轩，回族，后来他是枣庄街小学校长。他听说命他去南小，不敢接任。而校董会却推荐田培相维持校务。县教育局又通知中兴公司停发补助费，矿上不执行，照常拨

款，给煤炭。

颜振昌逃离南小时，携走了学校公章，学校对外交往只好使用校董会公章。如此僵持了半年多，县长既要维护教育局的威信，但又碍于田家情面，左右为难。于是由国民党第二区（枣庄）区党部常务委员周杰（字子英，原名周惠）出面斡旋，从中调解。周子英经过一番活动，向县长推荐渴口人高镇航出任南小校长。高毕业于济宁武备学堂，兼通中医术，后弃武从教。他既与县教育局有联系，又和田家是亲戚，且是长辈，由他出任南小校长，确是合适人选。此举得到了县长的认可。他任校长之职大约一年自动辞职。后来是田培相继任，田姓掌权，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高镇航算是个过渡期的校长。

田培相任职大约8年。

二

南马道小学一开始就是集资办学。在学校成立时，校董和教员们捐款大约110多元，有捐款簿，这个本子在日军侵枣后丢失了。学校成立半年后，经过多次交涉，中兴煤矿公司除派工出款修理房屋门窗，并先后送给学校课桌凳一百余套，方桌五、六张，公文橱两个，床十余张，另外还给了十来个火炉子。每月资助学校160元，按月供应煤炭1吨（冬季每月2吨）。县教育局给补助费较晚，按班补助，起初每班5元，后来8元。由于校产中有部分房屋出赁，每月可收百元左右房地租金。学生上学每学期缴学杂费1元。

学校开办时，教员中除吴贞鲁外多不靠教书生活，

随着学校经费渐丰，教职员工始有薪俸。月薪的大体情况是：初小教员20元，高小教员25～28元，校长30元，校工8元。按当时物价，1元可买鸡蛋100个或10斤猪肉。

南马道小学建校以后，还因校产问题缠讼一段时日。

按当时政府规定，除县立学校外，凡成立学校必须有办学基金，没有或不足则不予备案。由于学校是利用庙宇兴办，国民政府曾公布过利用寺庙兴办学校的管理条例，据此条例规定，学校就将原结义庙的庙产27亩多地作为基金，连同校舍设备情况绘图附贺，备文呈峄县政府，再转报省教育厅备案。当初，由于连年灾荒，战争频繁，满目疮痍，南马道一带商业萧条，房价低微，租金也就微乎其微。后随时局稳定，中兴煤矿增产，市面逐渐繁荣，房租、地皮亦随之涨价。1933年，南马道小学为扩充班级，在筹集经费时，校董会决定阻止关帝庙主持僧贤慈和尚收取结义庙的地皮租。利益所系，贤慈自然是分文不让。于是僧俗双方各施法力，展开了激烈争斗。

和尚贤慈，俗姓满，虽为出家人并未超脱凡尘。他与社会上军政要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关键是靠特殊身份。譬如，有的乏嗣，偶然得子，为求佛爷保佑长命富贵，便认和尚为干爷。满和尚在省里结交的要员之一就是韩复榘的亲信孙桐萱。地方上自不待言，下交绅士，上结官长。同时，他和韩复榘在枣驻军团长张清秀、中兴煤矿矿警大队长宗耀庭都有密切往来。所以他不怕学校的文人。

贤慈首先到峄县政府控告，说学校强占庙产。结果呈子被县政府驳下来，不予受理。然而贤慈和尚神通广大，又把状子递到省里。他又运动韩复榘的军法处长史从

州，请他争取胜诉。另外，南马道的商人刁广宽等也为贤慈推波助澜，他们怕地皮归学校后提高租价。

学校对于贤慈的控告并不示弱，他们理直气壮地申辩：贤慈和尚是关帝庙的主持，对结义庙仅是代管，对庙产并无产权。但是县政府不敢做主，只好听命于省府裁决。校董会看此情形不甘被动，也到省里游说。贤慈有军法处处长史从州代言，学校则有省府参议李元倪、沙月波、教育厅省督学张婉九、省党部监委张竹溪等人帮忙。各摆阵势，互不相让。

在省府来说，民间这点庙产纠纷本是区区小事，可是双方都有省府要员参与，所以处理起来颇为作难。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只好提交省府委会例会研究处理。最后定案：地皮租由学校负责收取，在收款中提出二成作为贤慈的生活费。山东省政府指令峄县县政府照办。峄县县政府将此案布告社会各界周知，并派县府第五科教育委员贾瑞轩重新丈量庙产确数。由于地邻对庙产多有侵占，县府又命枣庄镇监督执行。

贤慈和尚对省府裁决很不情愿，可又无由上诉，他联络了部分房客，在学校按时价收取地皮租时举行罢市。为此，枣庄镇公所为解决事端，采取一打一拉的办法，派镇丁扣留了刁广宽等人，同时又把在南马道开染坊的李松岭(校董主任田毓沅的学生)请到学校当教员。

此事一直闹到1935年才逐渐平息。学校每月纯收入地皮租金110余元，遂成为修建校舍、充实设备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

三

南马道小学开办因利用结义庙作校舍，时称南庙小学。后来在县政府立案并转省教育厅备案，定名为“峄县第二区枣庄镇立南马道两级小学校”。约有40名学生，分为高级（五年级）一个班，初级（一、二、三、四年级混合）一个班。分在两个屋里。到暑假后，搬掉了大殿里的神像，一至六年级都分开了，不长时间就发展到了12个班。

自1929年起，南马道小学每年毕业一届高小学生。

第一届高小毕业生（高一级）学生有：

田培万、金崇宝、金冠英、李增九、高　任、李继元、房鸿太、房鸿元、李镒昆、李镒恩、陈学魁、贺宪珍、田培桂、刘彦卓、董鸣均、朱绪恭、刘金奎

第二届高级小学毕业生（高二级）有：

吴耕书、金冠杰、田培忠、田永晨、董鸣路、朱庆云、马善国、李乐年、张文修、董鸣皋、李继荣、陈学勤、李效唐

第三届高级小学毕业生（高三级）有：

谭文学、梁宗晋、梁继玖、梁克忠、梁克一、李钟钰、鹿广廉、胡思礼、蒋树材、田培材、田忠座、孙百益

女生有：吴耕云、李宝贞、白新诗、李桂云

南马道小学从创办到1938年日军占领枣庄时止，共送走了八届高小毕业生。这些学生有许多在国难当头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武装，有的进入了黄埔军校；还有的兴办实业。前三届的同学、学友如健在的话，都在80岁左右了。

（文史委协助整理。作者为区政协委员）

对“县立小学”的点滴回忆

田子飞

1938年3月，日军侵占枣庄后，其随军“宣抚班”也驻进了中新内街，接着又招纳了一些中国人当“宣抚员”。

“宣抚班”每到一地，任务就是推行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化政策，一是搞精神麻醉，鼓吹“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实现“王道乐土”等等；再是搞小恩小惠，如发放些火柴、煤油、糖果、药品等物品，用来缓和华人敌意，企图安抚人心。

大约在1938年底，“宣抚班”的一个姓刘的“宣抚员”到处奔走，说开办学校。这当然是顺应民心的事。他各处看地点，找房子，联络正在闲居的知识青年。

当时无论中兴煤矿公司的中、小学，还是地方的学校，都因异族入侵而被占作他用。有的设了机关，有的驻了兵。南马道小学也被什么部门占了，有些房舍也因战火毁坏，不能使用，所以一时不能在原址开办，须另外设法。那位姓刘的不知用的什么办法，把学校选在三合庄，用的是回民金四的房子。院子大门朝南，门前有一片空场，原是金家晒粮食用的，习称“金场”

学校一开办，到的学生很少，总共也就是三四十个学生，多数家长不愿送，分成一、二、三年级。一二年级合在一口屋里复式教学。学校的负责人是孙养清，不知是委派的，还是指定的。四五个教员中，姓田的占多半，都是原先在南马道小学教过书的教员。这些人可能是自认为是“有职业”的，还有的成了家，所以日本人来了他们既没有南下流亡，也没有北上进山。

随着日军法西斯专政的逐渐强化，加上日伪政权的严密控制，市面逐渐显出平静。学校里不断增加学生。房子不敷使用，就又向西扩了两口教室和一间办公室。再后又把北面的房子并了过来，其中还有座炮楼。学生多了，班级扩大，增设了一个四年级班，一个五年级班，当时孩子经常跟家长“逃反”（避战祸），不光文化知识程度不齐，花花搭搭，就是年龄也是大大小小。程度好一点的就往上编，就高不就低，我和田永安、田家乐就一块编进了高年级班。到了1939年暑假后，学校里一至五年级皆为单式班了。这时学生人数增至200多人，教员7名。无校工，打铃上课由教师轮值。

学校开办后，记得大门上挂的校牌子写的是：“枣庄县立小学校”。孙养清任校长，另外还有训育主任。学校有什么事都由校长上下联系，办学经费由县里拨付。

在课程设置上，初办时只两个班，仅设国文、算术；不久增设副科和常识。形成单式班后，课程多了，计有：国文、算术、常识、音乐、体育、美术、日语、说话等。课程表上设的“日语”科，并无老师上课。

1939年11月，我和田永安、田家乐三个人弃学从军，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在这个学校上学也只是一年多光景。我们一块出走的三个人，解放后我了解到田永安在1954年曾任徐州九里山空军第三大队政委。田家乐去了台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是从台湾回乡探亲最早的一批人之一。

大概是1941年前后，枣庄县立小学回迁到南马道的校址。这样，这个学校在老枣庄人的口头上，除了“结义庙”、“奶奶庙”、“南庙”、“南马道”之外，又添了一个代名词：“县立”。

（本文作者为市中区离休教师）

南小复学记

李继元

1948年11月初，枣庄行政办事处在鸽子楼西汇泉酒店公开办公后，立即安顿各界、稳定市面。其中特别要求各小学校尽快复学，学校里的读书声能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

为此，办事处文教科科长刘晓初同志一进枣庄就开始了紧张地工作。他察看了镇内各学校的情况，走访了没有“逃反”的教员。当时学校战乱中虽然有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房屋大体完好，先开起学来再考虑修葺；教员不足，只要开了学，外出的教员也会闻讯而归。南马道小学是峄北地区的著名学校，影响大，更应及早复学。我受刘晓初同志的委托，筹办南小复学事宜。

南马道小学是创办20年的老学校。临解放时的校名是“峄县枣庄中心国民学校”。校长是颜振昌。这个颜振昌在“七七”事变前曾当过几天校长，不知什么原因被学校里掌权的强硬派田家把他挤跑了。平时他把校印用红布包着拴在腰带上，所以人跑了印也带跑了。后来他趁日本投降的机会又赶回来“接收”。他是国民党峄县二区（枣庄）区党部书记，当校长是兼职。此人很胖，个子粗而圆，背后大家喊他“颜胖子”。他是学校

校长，管教员的吃饭问题。教员吃粮找他要，他就从县里批来条子，再分开让教员拿着他的条子到附近四外乡公所要粮，人家看这样的条子还不愿给。后来一打仗，颜振昌又吓跑了。这一次带走了批好的薪粮条子，因为空了八、九个月，所以条子上有万把斤的粮食数。他走了，教员苦了，饿跑了不少。据说颜振昌跑到了南京，靠卖油条为生，南京解放，清查户口时把他查出来，解回枣庄东垮塔埠。他虽然名份高，实际没有多少本事，是个草包，对人民没有犯下罪恶，所以让他放放牛，监督改造，不久病死。这是后话。

所谓筹备复学，其时很简单，就是通知师生到校。我和阚开山先召集教员。学生入校也用不着贴通知，枣庄人居住紧凑，只要不打仗学校里常有三三两两来玩的学生。11月中旬，教员到了12个，学生到了200多人，整理成8个班级。文教科指定我临时负责校务工作，姚飞同志负责教学业务工作。因学校座落于东西古道南旁，这条古道在枣庄窑场称为南马道。我们就把学校名称定为“枣庄南马道小学校”；同时我提出定11月15日为复学日，大家也没有异议。

当时的南马道小学校，实际是个四壁皆空的空壳。除了过去庙中的大殿和东院稍微完整外，许多房屋没有门窗，有的还露着天。学生仍是自带桌凳。天冷了，只好发动学生找秫秸扎窗棂、用纸糊。各教室的门窗上什么颜色的纸都有，最多的是学生写了毛笔字的大仿纸。

学校恢复起来了。但是办事处一时拨不出办公费。文教科指示，继续收取地租用来解决经费。学校收地租，里

面有个历史原因。南马道学校在创建前是一所庙宇，有的称结义庙，有的称奶奶庙，还有的直截叫为“南庙”。庙有亩产，南马道南、棠梨树街迤东，焦池街(建国街)迤西都是庙地。1928年田毓沅先生用庙堂作学堂创办小学后，几经争执，使庙产变为校产。收取地租和部分房租作为学校办公费的补充。直到颜振昌“接收”，没断收过。文教科按办事处的决定，让学校继续收地租应急，到了1949年，办事处就停止了学校收地租，改拨办公费了。

教师的待遇问题，一律按脱产干部的供应标准，实行薪粮供给制，每人每月120斤小米。枣庄不是产粮区，教师薪粮由办事处开介绍信到曹庄、山亭、陶庄等老解放区的粮站去领取。每次领粮都要兴师动众：借一两辆木轮大车，没有牲口，驾辕拉套全靠人力。男青年教师多，每次拉粮都是争先恐后。到曹庄多是泥路，到山亭都是山路，拉一趟至少得两天。粮食品种并不都是小米，其他粮食以小米为标准折算。70斤小米可以折成100斤高粱、谷子。没有小麦。拉回粮食分开后，各人再背到街上卖钱日用零花。每到这个时候，街上的粮贩子就说：“老师开粮食了！”知道教员脸皮薄，没有卖粮的耐性，就趁机勒价。

虽然办学条件差，运粮、卖粮都很辛苦，教师们的工作情绪还是很高涨的。因为靠百十斤薪粮虽不算富裕，可生活有了保证，不用愁吃上顿没下顿；再是当教员在当时是一项“正经”差事，不仅工作条件是“风不打头，雨不打脸”，而且在社会上还属于“有身份”的人。再一种情况是，都愿意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里表

现得好一些，改掉旧习气，换上新思想。当时南马道小学基本是办事处的“秘书班子”，凡是写写画画的事，都到学校请老师帮忙，甚至枪毙人的布告也由学校帮着写。

1948年12月，鲁南五专署为了使教师提高觉悟，自觉勤恳地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服务，决定在峄城开办教师训练班。当时南马道小学参加第一期师训班的有马金兰、颜瑞琦、陈金亭、冯紫馨、李运章、彭启琳等人，留下我和姚飞、刘福仁、李德恒、张景嵩、阚开山等人在校维持教学工作。班级多，老师少，再加上没有课本，现编现上课。算术教材还好编，国文包含思想教育，大家从旧社会一步跨过来，思想还是旧的，不敢自编，就用《鲁中南报》。留校的几个人就象走马灯一样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转。一直到1949年4月，受训教师结业回来了，才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第一期师训班结业后，文教科对枣庄镇的几处小学作了调整。同时正式任命牛志远担任南马道小学校长；我到车站小学当校长。还任命和指定了其他小学校的负责人。

1950年5月枣庄与峄县合并后，改为峄县第十区。十区的文教干事是郑光，刘晓初调峄县任职去了。

（政协市郊乡工作室供。稿本文作者系市中区离休教师）

中兴煤矿公司的早期防务

王作贤

匪风日炽　不遑安枕

中兴煤矿公司的总矿驻地枣庄，座落于泰沂山区南缘卓山脚下。北面是山连山、山套山；南面山头连绵。在旧中国，枣庄周围的穷山向为强人出没之所。

民国初年，兵荒马乱，仅盘踞抱犊崮山区的“马子”就多达几十股，千余人。他们对黑炭出，黄金入的枣庄矿厂垂涎三尺，虎视眈眈，但慑于枣庄矿的防守力量而不敢轻易下手，只好在矿区周围打家劫舍，绑票勒赎，肆虐百姓，借以威胁中兴公司。每年发生在矿厂周围的枪掠事件平均在五六十起之多。下面摘几则公函，看看当时马子活动情形：

……昨接山家林分矿电报：本月15号夜12多钟，买卖街同兴永号杂货兼押当铺突来强盗20余人。明火枪炮抢去银元、铜元、钱票、押当衣服等件。今晨又接分矿来函报告：该处聚集贼匪甚多……附矿左近极不平靖，架人之案，无日无之。……

1917年8月17日总矿函

……贼匪朱六现住黑风口北黄山，离埠后10里之谱。新添匪首张姓，带来20余人，系从徐州来的。加之

郭姓、李姓，共匪首4名。共带土匪100多名之谱。昨由滕邑西北新架来4名。今日郭姓匪首又出队架人矣。并闻昨晚分矿抢掠之匪首，系刘鸭带20余人，从贾家汪来，抢完，南北各散一半……

1917年8月16日山家林中兴煤矿管理处函

……昨，11日晚八钟，总矿附近地方忽闻枪声百余响，不知何来。嗣闻有匪徒百余人，在枣庄行户劫去花生客3人，居户1名。次晚11钟复在津浦枣站对过居户陈蔡等家劫去票洋、首饰若干。似此猖獗情形虽与公司无干，然邹坞洋技师须加戒备。……

1917年12月14日总矿函

径启者，顷接山家林分矿报告，昨晚距分矿四五里之上武学地方，有匪徒200余人，哨聚该处。居民畏其凶焰，相率具备猪羊食品，冀免蹂躏。分矿在事同人，从严防备。通宵达旦，不遑安枕。……

1917年12月15日总矿函

……昨将枣庄暨分矿左近之上武学地方匪徒劫掠哨聚情形详达左右，旋派人密为侦探，闻该匪徒聚集山中暗编棚队，已有70棚之多。势甚汹汹。出山时亦著军服，令人无从识别。又值防营改编，裁汰老弱，将来无衣无食，难免不流而为匪。为患不堪设想。刻下附近居民，至有白昼闭户而不敢开者，其畏惧之情，概可想见……

1917年12月23日总矿函

……今晨据四号眼工人报告，昨晚竟有匪徒十数人荷枪于该处附近巡逡，耽耽之视，实属可畏。所以未长

躯直入者，当亦知尚未开钻，无何可得也……

1918年3月8日杨金致总矿函

……近日此间土匪较旧历年内猖獗更甚，昼夜抢掠无日无之。本矿班头徐兴堂，家住白榆，因年内地方不靖，全眷移住本矿买卖街。昨日其子因事回家，仅三四点钟，即来匪徒将其住宅围住。开枪轰击，无力敌御，竟将其子架去。后经人拾来子壳400余粒，各色枪械都有。兴堂之子甫经到家，即被匪架，显系有人侦探……

1918年3月9日总矿函

……得悉三十夜匪劫汤庄及架去司事刘正元、李振楼等情……刘、李2人均系李管带部下得力之人。匪人用心，亦知我矿兵勇多系沧籍，与李管带上下一心，实我矿防守主力。故为声东击西之举，以相挟制……

1918年4月2日总公司函

……此间入冬以来未得雨雪，天时亢旱，匪徒乘机肆扰。昨今两夜，本矿围墙后田庄左右架去石工数名，小工头数名及田姓数人，均在晚八九钟时候。刻下之匪不问贫富，见人即抓，与平时著名杆匪行径不同，真有防不胜防之虑。……

1923年1月10日总矿函

……台庄附近陆路土匪近复猖獗异常，前兹抢、掠、抬、架尚离台四五里或二三里之地，而四日夜间12钟时，竟有土匪四五十人，在厂门外车头房之旁抢掠七八家，架人6口，尤敢开枪向厂内轰击。幸护勇竭力抵御，约1钟时始呼哨而去。现在厂外小街各居户，全行移至圩内，四面空廓，仅存一车站、一煤厂而已……

1923年3月5日台厂致总公司函

……查枣庄遂古集地方被匪骚扰，架去20人，残害9人，并枪伤殒命警备队长及兵丁各1人。匪情甚重……

1923年3月17日总公司函

就以上摘录的几则情报中，匪势猖獗，已见一斑。中兴公司担心自身的安全，尤其担心在邹坞一带地质钻探的外国技师的安全。但公司当局在防务的指导思想是闭关自守，尽量不惹火烧身。可举1918年1月29日枣庄总矿经理处致总公司函中一段话为例：

……匪风日炽，……昨又有大股由运河南来。二十五号午后，在峄县西南周家营劫掠数十户，架去二十余人。二十六日傍晚，在分矿西三里石沟营集镇会哨，居民供给猪牛饭食。石沟营南首约二里许，近山之上向有昔年地方避乱旧寨。该匪旋往盘踞。是晚经驻枣庄之官军驰往，因夜深未便分击。于次日早8点迎剿，而匪众兵寡，瞻将官军四面兜围。该营长等电敝处借矿勇50名、枪50枝前往协击。敝处以无地方之责，该匪亦未尝相犯，未便与之结仇。随即婉商：将住枣守卫营底之队约三四十人全行抽出，由公司派勇为之看守营底。当蒙允可，并代电告驻峄台两团长，速派队前往助剿，加开专车。相持半夜，彼此停攻。闻若辈无受伤之人，而官军反伤5人，毙1人……

从这段情报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兴公司在官兵、土匪之间的微妙立场。但是处于乱世，并无世外桃园，而中兴公司本身就是一块肥肉；四乡被架的“肉票”也

多是靠中兴公司的发达而直接或间接受益致富的。地方上的风吹草动当会给公司当局造成冲击波。这个冲击波并不单指在心理上造成的慌乱和恐惧。例如架走了班头徐兴堂之子和汤庄张班头之子，实际就牵动了公司当局。因为“班头”一称，是专门在煤矿井下监督工人采煤的，是现场指挥，也是技术指导。如果他们心绪不宁自然会影响出煤效率。架走田庄的石工及工头，也与中兴公司有直接关系，煤矿井下用石要靠石工们加工供应。更不必说劫汤庄、架司事是直接威胁了。

为营救绑架之人，中兴公司并不少花钱，只是幕后活动而已。如汤庄新井的司事刘正元、李振楼被架之后，中兴煤矿总公司对此十分重视，要求驻矿经理处“妥筹保全之法”。驻矿经理处是这样回复的：

……若求团结人心，似非将汤庄架去之刘、李二人设法收回不可。然用公司名目，不但欲壑难填，将来更形棘手。不如仍由得函之人自行函复较为妥协。想尊意必以为然。昨由李学思设法函复，现尚未得回信，不知费用几何……

可见，中兴煤矿的资本家为在地方上求发展，获利益，在与官、绅、兵、民、匪之间的周旋上，有一套灵活的策略。

但是，面对“匪风日炽”的严重形势，没有后盾的周旋是虚弱被动的。所谓后盾，仅靠经济上迁就不行，“欲壑难填”；关键是武装自我，加强防务，镇慑一方。

军不保境　兵不安民

军阀之间的争城掠地，给盗匪荼毒乡民造成可乘之

机，“群盗如毛”“防不胜防”。地方当局虽然在维护社会治安上焦头烂额，但责之所系，不能不做出积极姿态。“山东督军因地方要求急迫，特商请奉军为之防守，以便抽调防军悉力剿匪”。

中兴资本家为防御土匪，保卫矿厂，曾幻想依靠官兵驻防以威慑山区土匪。所以对驻军百般逢迎，不仅供给“起居器用”，而且“每周两次犒赏猪羊”，“联络感情”，甚至“谆嘱本矿军警，随时遇事格外谦和致敬，以示优待之意”（1919年8月3日函）。但由于军阀部队和土匪差不许多，军队被解散就是土匪，土匪被收编就是军队，毫无军纪可言。他们驻扎矿区“视矿为鼎脔”，“凡有取求者，皆开条向矿需索，竟成例应。稍有延缓，即怒目相加”。驻军于矿厂“不但无保护能力”而且常与矿警“小有冲突”，最后都是“军警吃亏”。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视匪有过之而无不及”（1920年8月22日总矿函）。

其具体表现，可举兖州镇守拨派补充旅某营驻扎枣庄的恶迹为例。

“查补充旅原系新编队伍，人类甚杂，民间咸有戒心”（1919年8月19日袁、张函）。他们驻扎枣庄街（今清真寺一带），起初感受优待，于矿“亦颇相安”。但渐渐不安份了，尤其枣庄劫案发生后，“兵士不尽服从官长命令”，“下级官长又多不能约束兵丁”，所以事故迭出。闹得枣庄总矿经理连连上书总公司，数说诸般苦处，使总公司对此也感到伤脑筋。1919年8月13日函中列举了补充旅驻枣某部这样几条劣行：一是“滋生

事端”。枣庄劫案后，他们制造土匪要报复的谣言，“勒令枣庄街团丁乱放空枪及该营之枪自行走火，反加罪本街团丁”，“幸经街众再四匍匐谢过而后已”。调防时，“所有街上供给器具，能携者携之，不能携者则拆毁之”。“常于日光未暗时忽戎服持枪至三合庄及新街各铺户游行”，矿警只好“暗嘱铺户早些上门”。二是兵士经常在西沙河自来水蓄水池洗澡，污染水源。“不听看管人员分说，反施掌掴”。三是干涉矿警执勤“偷炭之人经本矿护勇拿获，竟挟军士前往要求释放，不从则以武力对待”。四是勒停火车。司机不听，就在火车“抵站时，该营兵士寻来，将车上司机殴伤”。

驻军危害地方这算一例。有时还会发生地方军和客军闹冲突、火拼的事：“忽闻枣站枪声隆隆”，“系何镇（注：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所带兵士与张营长兵士因事冲突，两相开枪。经镇使派员解释，不然几酿巨变”。

因此，中兴公司在防务上除狐假虎威外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官兵身上，相反却是对兵与匪同等警惕。1923年围剿抱犊崮孙美瑶时，总公司于3月17日给驻矿经理处的复函很有意思在内：

……匪情甚重。现在何镇守使督队到矿，预备进剿；督署方面亦有派遣大军到矿会哨之说。公司现为东道主人，供应烦费自不能免，唯现在匪情如何？官军如何布置剿匪？本矿方面，值此匪势猖獗之时，防卫一切更应周密，方为保安之道。……

扩充军备　发展武装

1903年，峄县官窑炭局经张莲芬治理整顿后，“官窑始以公司名”。为了运输及商旅的安全，“增募巡勇以护行旅而广招徕”（《峄县志》）。有了安全感才能吸引众多客户，增加、扩大煤炭销售。

不久，公司当局以“商民夫役聚处日繁，若无专员稽查弹压，难免人不混迹其间”为理由，向清政府禀请设立了“保家局”。

随生产规模的扩大，土匪骚扰也与日俱增中兴资本家又于1907年以“弹压梭巡，尤关紧要”为由撤销保家局，设立了“公司路矿巡警局”，聘请巡警学校毕业生杨厚启来矿当巡官，招马巡10名，步巡30名。使防御走向正规化。

1908年，正式称名“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有限公司”后，进一步加强防务，将巡警扩充到200名，购置毛瑟枪100余支和大批子弹。

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暴不仅冲击着满清王朝，而且也唤醒了民众的觉悟。中兴煤矿公司当局针对人心不古的现状，借机大造发展矿警武装的舆论：“近来营业日事扩充，工人繁伙，如无多数兵勇弹压，亦虑良莠丛聚，制肇事端”（《呈山东巡抚信》）。显而易见，公司当局建立矿警队的目的，不仅防匪盗劫掠，而且用以“弹压”工人的反抗。

民国建立之后，北洋政府无力治国，政局混乱，军阀混战，以致兵匪不分，民不聊生。中兴煤矿虽处鲁南

一隅，却令兵匪垂涎。所以尽管有矿勇200多名，但面广、线长，除总矿驻地枣庄煤矿及矿厂、特别区的防务、另外还有山家林分矿、台儿庄分厂、邹坞钻井、铁路及车站等等。防守显见力不从心，每每捉襟见肘。

峄县地方武装力量薄弱，每遇急慌只有呈请督军派兵救急。有时是督军派兵剿一阵子匪，有时借奉军暂且驻防。客军在，矿区人心稍安；客军走，土匪则乘虚而入。所以，总矿经理处在1918年1月向总公司报告情况时陈述意见："此间军队不可全恃"。设在天津的总公司根据长期掌握的情报，也明确表态："匪势如此猖獗，对于我矿步步进逼，不能不力图抵御之法"（1918年4月2日函）。总经理朱启钤指示："客军不能久驻，应筹自卫长策"（1918年4月10日函）。

于是，中兴煤矿公司从1918年起，逐年增加防务开支，重点用在扩充编制，添置新式武器和加强路警的武装上。

一、扩编

对于增招矿勇、扩大编制的问题，最初在总公司未获通过。尽管总矿不断就山家林分矿和邹坞打钻"洋员"的安全问题频频告急，但因为有"悉矿中情形"的"一二股东"对于"养兵护矿""颇有难词"，"添兵易，裁兵难"。所以搁置。（1917年8月28日总公司复函）

但是，在1917年12月11日枣矿驻地发生了"匪徒百余人"架票掠财的案件后，公司上下皆感震掠。时隔不久，于次年3月底又发生了劫去汤庄新井两名公务人员的

明目张胆地示威行动。经“此风险”，使“对于治矿养兵颇多责言”的股东“幡然醒悟”，“自认”“去年开会时发言之不审”。最后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加添护矿勇丁两哨”，“公司营业发达之时，每年护矿费加增二三万元”；“定造机关枪二架”；“定购日本三十八年式步枪两百杆”“即为添加两哨之用”（1918年4月2日函）。

枣庄总矿的护矿营编制，原分中、左、右三哨。每哨每官1员，哨长1员，护目8名，目兵90名，伙夫10名。共计334名；另外，在山家林分矿原有哨长1员，勇丁3棚，共计目兵34名。总公司在议决增哨扩编时，提出了一个编制方案，即以原中、左、右三哨为基础，再增前、后两哨，并且详细列出设岗定员名目、数额。同时对于新增两哨的任务也提出了初步意见：前哨分驻山家林、台庄；后哨分驻盈谷山、汤庄。

增添两哨，官兵夫130名，总公司指示选拔头领：哨官、哨长“应于本营原充哨长、头目中选其最为出色者拔升”；头目“由护兵拔充”；矿勇新兵“仍在沧州招募”。

驻枣庄煤矿的总矿经理处在执行总公司的指示上，按实际情况对编制作了适当调整。即：旧勇仍沿袭哨棚旧制，新勇改哨为连。因为原三哨矿勇基本上属于庄园大户看家护院的保家组织，机动作战的能力差。其中有些人“拨防各厂，以及押煤并分派各井口照料杂务”，半工半武，一身二用。重新组织军事训练，会造成管理上的混乱。矿上对他们“于军事学识少所讲求”，但对

“新募之勇”，为了适应对集团匪伙的作战需要，“自应从事训练，以冀稍壮军容”。所以“新勇仿照陆军，改哨为连”。这样，中兴公司的护矿武装又朝军事化迈出了一步。

按总公司指示，统领矿勇的除管带外，另添设帮带一员，教练官一员。添帮带名李秉锟，系管带李风来（桐轩）之子；教练官是孙铭善，由从奉军推荐。

总矿将官弁兵夫名册、清册各订两本报送总公司。其中清册中，除填写花名、年龄、籍贯，而且注明身长，附按指纹。

下面，我们从总矿于1918年6月报给总公司的5月份工资清单中，查验一下总矿的武装力量：

峄矿巡防营左中右三哨官弁兵夫情况：

管带官1员；帮带官1员；文案1员；哨官1员；哨长4员；书识2名；护目24名；什长24名；正兵216名；伙夫30名。计304人。

新编矿勇官弁马步兵夫情况：

帮带官1员；教练官1员；；连长2员；司书生2名；排长6名；马队正目1名；马队正兵9名；护目、护兵10名；号兵4名；正目18名；正兵144名；伙夫21名计219名。

1922年初，中兴煤矿总公司又批准枣庄总矿从河北省沧州、安徽省寿州招募一排矿勇，于是年“5月1日编成起饷，军械军装亦各齐备”。总公司还指示，总矿从右哨抽调10名矿勇作卫队，右哨缺额应“补募”。这样，就现有资料看，中兴公司护矿武装人员当在610人

左右。

鉴于兵匪不分的情势，“匪徒架人多著军衣，假冒兵士，淆混耳目”，总矿经理处与峄县驻地各官营相约：“各用符号，加盖关防，书写兵勇姓名，随身携带，以为标记”。此议得到总公司认可，制作了黄色布符号630块，逐一加盖公司关防，派人交于总矿使用。总矿“将符号发交护矿巡防营及分矿照式填写”，于1921年12月20日正式佩戴。

1923年，中兴煤矿公司又向山东当局呈请，把一部分武装定名为“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护矿队”，其余仍归名巡警局。

二、添购新式武器

中兴煤矿公司为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惜代价扩充武装，增强装备，提高防御能力。不仅扩大矿警队伍的编制，而且在装备上也力求先进。

……交时得胜、雷胜祥随津浦徐局长包车，带上自来德枪11支，附子弹358粒；六轮手枪1支，附子弹50粒；小口径及三十年式子弹共27排，到祈点收……

1918年4月3日总公司致总矿函

……本公司前向京师警察厅借用套管毛瑟枪200枝，子弹6万粒，现交专勇王现起，时得胜押运赴矿，并由警厅加派侦探员魏家禄君带保安队5名随同护送。抵矿后即希照数点收……

1918年4月13日总公司致总矿函

……前订机关枪二架，均经造齐，计装15箱。现托由奉军司令部派差张凤林、李升荣运矿。并加派王现起

一同押往。到祈切嘱机器厂、材料厂会同李管带派人按照寄去清单图样验收，妥为保存其子弹试放为要……

1918年8月8日总公司致总矿函

……前向日本购到步枪200杆，子弹9万粒，刺刀、皮带俱全。由高健侯带同周长胜押运由济南转运来矿。查此件已于18日运到……

1918年8月22日总矿函

……本矿所有矿勇，除分布外，仅仅防守。鄙意拟请尊处预筹枪械，多购子弹存贮。若能再添置机关枪、小炮数尊，作未雨绸缪，更可以壮声势……

1920年8月22日总矿函

从以上诸函，可以明显感到中兴公司对于武装自卫，增强装备的积极态度：一旦定下方针则时不我待，毫不延缓。不仅如此，就是在学习机关枪使用维修及购置军用帆布帐篷等事项皆细作安排，这说明当时形势的确紧迫。至于是否及时添置了小炮，尚未查到有关资料。

三、武装路巡警

1912年1月台枣运煤铁路通车后，中兴煤矿公司在全线设护路巡警维护运输安全。到1917年，巡警人数已达百名，但只起照料车运、稽查偷漏违章之事，没有武器，谈不上战斗力。

随着社会形势的不安定，铁路治安迫在眉睫。尤其是在1917年12月11日晚发生了枣庄街市土匪架人掠物及枣庄火车站附近遭抢劫的案件，使中兴公司大为震惊，决心武装自保。总公司于1917年12月19日具文呈交通部，

要求购买枪枝："日前枣庄津浦站附近已出抢劫之事，更不能不谋守望相助之策。公司现拟筹款，请购步枪100支，每支配子弹500粒，俾资应用"。

总公司向交通部呈文的同一天，又向津浦路局发出信函，商借枪枝。可谓双管齐下：

径启者，倾接敝矿函称：枣庄街市发生抢劫架人之案；贵局车站附近亦有盗匪劫掠情事。该地并不荒僻，而竟无所忌惮，实深骇异。查敝公司台枣路线与贵路毗连，值此地方不靖之时，极应互筹保卫，借收守望相助之效。唯敝公司护路巡警率皆徒手，并无枪械，实不足以资防御。业经呈恳交通部转咨陆军部核准，敝公司自行购置枪支若干，以备应用。第洋行订件碾转需时，深恐缓不济急，致多贻误。兹闻贵局存有浦信铁路旧有枪支，空闲未用，拟恳推情拨借快枪100支，每支附带子弹100粒。一俟敝处新枪购到，立即奉还。夙荷维持，谅邀惠允。用特专函奉恳，即希查照见复为盼。

此致

津浦铁路管理局

中兴公司　启

中兴公司掌握津浦路局关于浦信铁路旧存俄国枪支弹药的情报，所以有的放矢，提出商借。加上陈情婉转，言词恳切，津浦路局考虑共同利益，很快于12月31日答复："准此。现已饬知济南警备队申统领，如数检齐，派员押送贵公司点收"。一边发信，一边发枪。枪虽"锈涩，机关不灵"，但百支不少且配有刺刀；子弹不够"收到九千零二拾粒"。不管如何，有了武器，自

然可壮声威。

中兴公司关于自购枪支护路的呈文得到交通部和陆军部的认可："准由该公司觅商购置"。

1918年8月18日，中兴公司将所购200支日本"三八"式步枪和9万粒子弹押运到枣庄。8月31日，峄县枣庄驻矿经理处将借用的俄国枪支弹药车运奉还；用去的子弹720粒，用小口径子弹补足。

这样，中兴公司台枣铁路护路警也全副武装起来。

管理户籍　治安消防

中兴煤矿公司因为是个经济实体，时时处处要考虑经济利益，在防务上采取了求实的态度，即武装独立，防务独立，自守自卫。同时，为了有一个良好环境，应地方士绅之请也搞点联防："查公司系营业情质，凡与地方有可裨益之处，无不力予扶维。况本矿之在此间历有年所，对于此项义务，尤属谊不容辞。昨已密饬护矿军警，加意严防。"（1921年12月8日函）

为了搞好自身防务和协助地方治安，中兴公司对护矿、护路巡警人员职责有一套严密分工度制。请看民国八年（1919年）六月编制的《中兴矿路警察职名人数勤务一览表》（原为竖排，其中"同左"改为"同上"）

职　名	人　数	住　址	勤　务
区　官	1	矿　厂	训练督率官警保护矿路，考查功过。
书　记	1	矿　厂	管理书札、表册，保存文读。
一等巡官	1	矿　厂	管束军警、帮理局务、兼督商团。
	1	矿　厂	帮管理局务、商团。
	1	矿　厂	帮管理局务，训练巡警。
二等巡官	1	矿　厂	帮理日常局务，并轮班押车。
	1	矿　厂	管理清查户口。
一等巡官	1	交通车站	管束目警，巡查铁路，保护客商。
二等巡官	1	峄县车站	同　上
	1	台儿庄车站	同　上
巡　记	2	矿　厂	分管饷项、火食兼教练及局中杂务。

巡　警	3	矿	厂	局门值岗。
	3	矿	厂	局门值日。
	3	矿	厂	新街北门值岗。
	3	矿	厂	东门值岗。
	3	矿	厂	西门值岗。
	3	矿	厂	南门值岗。
	3	矿	厂	太平路东门值岗。
	3	矿	厂	太平路西门值岗。
	3	矿	厂	小东门值岗。
	3	矿	厂	东炮楼值岗。
	10	矿	厂	每日分班抽查户口巡逻矿厂。
	10	矿	厂	每日分班随护票车并留驻城站保护工程处。
	10	矿	厂	分班管理内勤事务，护从官长并看守拘留人犯等事。
	10	交通车站		分三班三岗值岗。
	10	峄县车站		同　上
	10	台儿庄车站		同　上

总额官警共112名

由上表可以看出，中兴公司巡警局的内部分工比较细密，执行勤务是定岗定责；站岗、巡哨、户籍管理各司其责。枣庄窑场是五方杂处之地，尤其随着煤的运销日远，人员流动性颇大。所以中兴公司特别注重户籍管理，不仅分工1名二等巡官专司“管理清查户口”，而且专派10名巡警“每日分班抽查户口”。显然，就是为了严防土匪混迹于市。

随新街（后来定名“中新街”）的建成和出租招商使用，中兴公司对矿厂特别区采取了划片治安管理。即划为“5路13处”共18个单位。

矿厂区是6个单位，其中的“5路”其实是5片，大体范围且按市中商城规划前的名称、位置记述：

新街：除十字型街区，还包括南门口东西路北侧与新街相联的市房。

一路：今中心外街西侧至公胜街（白骨塔北）；南马路北侧至今枣庄影院对面。

二路：今中心外街（小洋街）东侧至枣行；南马路北侧至民生街。

三路：中心街西口、北胡同以西至今区公安分局；北马路南侧至今枣庄影院、浴池一带。

四路：中心街东口南北路之东，东邻金家庄（今胜利路商场中东段）；今北马路南至枣行。

五路：南马路南侧至今君山路北侧；西至铁路东侧。

特别区内另12个单位是：枣庄、东大洼、金家庄、老车站、交通站、大院子、北岭、牛家村、童家楼、陈家庄、汤庄、田家庄。这些居民聚居点，有的一时难以

辨明方位，如“大院子”就需待进一步考证。“交通站”是否指今天的车站街？也需查清。

就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地方当局为中兴煤矿公司的枣庄总矿专划了特别行政区，区域是：东到枣庄老街，西到陈庄，北到汤庄、田庄。“南到空地”，大概是指窑场与马宅子之间的空旷地。

在划定治安区段后，中兴公司立即清查户口，进行户籍管理。查明户数，并按男、女、大人，小孩分别统计，报数为：“共5路13处，5962户，大小男女25873口”（户口与统计表略有出入）这是民国建元以来，枣庄最早的一次人口普查。

在清查户口的基础上，巡警局按聚居人口数和防务实际发放了一定数量的牌子、梆子和水桶，用以防匪和防火。牌子，大约是封建时代“腰牌”的延用，是临时“通行证”，多是傍黑求取，次日交还。木梆是夜间打更时用，穿街走巷，击梆发声，一是警醒居民不要贪睡；二是告诉盗匪，我们这里有警惕；三是向巡夜的证明打更人正履行职责。新街没有发放这些器具，原因是直接由巡局派人值更守护，这在前面的表中可以明瞭。

牌与梆数相同（金家庄与大院子为牌2梆3），水桶数基本是梆数的2倍，就此可以推断，当时在区划为五路十三处时，必定按居住情况又从细划分了治安小段，以便管理。这些基层单位究其名称及负责人的职衔尚待查考，一段一梆这应是无疑的。

可以想见，在特别区这块七八平方公里的窑场上，一到夜晚141个木梆“笃、笃”齐响，巡逻的吆喝声此

起彼伏，确也使人心惊胆战，难以安枕。

中兴矿厂、新街及特别区村庄
户口、防备一览表

	户	男		女		牌	梆	桶
		大人	小孩	大人	小孩			
新　街	175	506	170	133	118			
一　路	700	1491	470	954	400	17	17	32
二　路	536	843	400	663	291	13	13	25
三　路	241	459	157	348	156	6	6	12
四　路	301	552	186	276	167	6	6	12
五　路	510	979	287	297	101	9	9	18
枣　庄	480	960	390	850	364	11	11	21
东大洼	400	552	166	376	167	7	7	14
金家庄	190	213	86	222	110	2	3	6
老车站	613	1051	460	813	306	12	12	23
交通站	739	1480	554	945	486	18	18	35
大院子	143	248	460	137	90	2	3	6
北　岭	163	186	194	190	91	4	4	8
牛家村	97	99	109	102	45	2	2	4
童家楼	229	106	272	122	98	10	10	20
陈家庄	116	155	138	157	79	3	3	6
汤　庄	224	512	130	374	164	10	10	20
田家庄	93	124	130	198	127	7	7	14
	5950	10516	4759	7157	3360	139	141	276

枣庄矿厂，从煤井到住户多是结草为庐。“小井皆系草房，设遇火警，危险万分”（1918年3月9日函）“枣庄附近全系草房，在在堪虞”（1919年4月23日函）。为了防火，中兴公司专为街区、村庄配备水桶，可谓用心良苦。

发水桶固然是防火、扑火的积极措施，但“矿厂左近并无蓄水之区”，再加上“矿厂原有救护之具多系笨拙不灵”，枣庄的驻矿经理处久存改变消防落后状态的愿望。适巧“蚌埠大火，延烧数百家，大半皆系草房，故虽白昼亦救护不及”。枣庄的总矿经理趁机上书总公司，“拟请仿照天津消防队救火水笼器具，添购若干，以防患未然”。这项请求立即得到总公司的批准：“所见甚是”。指示：“由护矿营内抽拨警勇，练习消防勤务”，在派员到天津学习的同时，“购置水笼器具，运矿备用”。（1919年4月23～25日函）

可以这样说，枣庄地区出现专业消防队伍和使用新式消防器械，起自1919年。

（文史委协助整理）

齐村翰林府轶事

蒋　树　柏

齐村崔家是原峄县四大家之首，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已成巨富，迄今逾三百年之久。了解名门望族的繁衍变迁，对研究枣庄地区历史很有意义。

（一）

崔氏祖秉忠，原籍滕县两下店，以烹调手艺糊口。因遇歉年，两筐一担逃荒峄县。其先于峄城北山阴村租种几亩土地。农闲为人掌厨维持生活。生一子崔震，震生二子：守贵、守禄。守贵受雇于齐村尤家，尤家有地千顷兼营商业，所建大楼远近闻名。守贵为人诚朴，所办菜肴深合主人口味，唯年近三十仍孑然一身。老东家要在众多丫环中择一人为守贵成家。按当时风俗，以厨师为贱役，众丫环年轻貌美自视甚高大都不从。只有一个粗使丫头，健壮，天足，颇有主见，认定守贵忠实可托终身，情愿嫁给守贵为妻。东家即为他们操办成婚。后生一子，聪明伶俐，取名崔琏。当地流传的口语“尤府的丫环，崔琏的娘”即指此事。

崔琏长成后，仍在尤家帮办。适逢一山西人来枣庄开办院子煤窑，要物色一个可靠的人任总管。听说崔琏

有才干，就聘请他去协力经营煤窑。崔琏忠诚勤奋，凡生产销售诸般事务都能安排妥当，煤窑营业日渐兴隆。后来，山西人回家探亲，将煤窑托付崔琏掌管。不料山西人一去杳如黄鹤，永无音讯，煤窑产业遂为崔琏所有。该窑煤层深而质优，兼之经营得法，产量跃居各窑之首。《峄县志》有明文记述："方乾(隆)、嘉(庆)时矿业大兴，而且诸大族若崔氏、宋氏以炭故皆起家，与王侯埒富。"在乾隆中期（1736—1796）已经积财百万，富比王侯。

崔琏暴富之后于齐村西圩子最高处前岭上定居，（所谓凤凰山）并在附近大量购置土地，由佃户按季纳粮租税。从此农矿兼营，驱使万千工农劳动者流尽血汗，为他家创造财富。为祈求神灵保佑窑主们事业兴旺，由崔琏发起，于枣庄兴建窑神庙，成于清嘉庆六年（公元1802年），碑上镌有首建人崔琏之名。可见当时崔家已成为枣庄煤业巨擘了。

枣庄地方僻处鲁南边缘，所谓山高皇帝远，窑主们除向当地官府行贿并不纳税。如《峄县志》说各煤炭大户"间以其羡（指利润）遗（赠送）诸官吏是为'窑规'，岁靡金钱无算。然故未尝有税也"。窑主们花钱买通官吏，联成官商一体，更加有恃无恐，可以放手压榨，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酿成两极分化。清代诗人傅尔德过枣庄时对此有沉痛地感触，他在《枣庄》诗中有如下形容："官棚歌呼振地动，北客牵车万牛送"；"买得歌舞成喧颠，割宰牲畜轻麦粟"；"空林饿鬼何联骈，行人促眉枣庄路"。

牛车上万，可见窑业的繁荣；窑主们的歌舞享宴和矿工们饿鬼联骈。对比强烈，触目惊心！

（二）

崔琏妻妾甚多共生八子，长子到三子以“文”排名，四子到八子以“庆”排名。这就是“三文五庆老八支”。

崔琏延师教子读书，其中老二和老七弃文习武，后来老二崔文灿考中武举人（人呼崔二举）。老七性情乖戾，在家曾虐杀婢女一人。赴省考试在校场上表演骑射时，坐骑惊跳，跌死马下，七支成了绝支。

崔二举在广东坐了一任知县，后调回监修运河大堤。对此役他确实下了一番功夫：调集鲁南、苏北六县的好石匠，用上等石材修成。清帝派一亲王来验收，称赞他说：“崔小子干的不错”。崔二举听了得意忘形答说：“为修这道石堰，婊子的孙子不毁了我四十万！”亲王大怒，要以出言不逊顶撞朝廷治罪。幸而有知道底细的大臣代为劝免，说他自幼在窑场长大，出言粗鲁，不是有意冒犯。结果仍被削职还乡。

崔琏长子文珠生二子：长名鹏翔，次名鹏翎。他们继承祖业，仍以煤炭、地租为两大财源。崔鹏翎为寨子煤窑窑主。他酷虐成性，矿工稍有迟慢必遭鞭打。有石碑人刘双印当绞轮工，因不堪鞭笞奴役之苦愤而揭竿起义。后又有牛闺女、滕四等两支义军前来入伙，屯踞峄北各险要山峰，所以刘双印又称为九山王。

刘双印指挥义军，矛头所指只限于百顷以上各大家，收其财物，散其粮仓。但凡降顺者保其生命禁止杀戮，（《峄县志》有记）。他们在寨子窑抓获了崔鹏翎

把他押解到云谷山。刘双印传令：先断其饮食三天，教他尝尝挨饿的滋味。崔鹏翎自幼锦衣玉食，哪里受过这般苦处，自忖求生无望，必死无疑。

三天后，九山王亲自提审，崔鹏翎叩头乞求饶命，决心痛改前非，愿意倾家供应义军。刘双印度量宽宏不念旧恶竟饶他一命。放他回齐村。崔氏族人正惶急无计，见崔鹏翎平安归来，大喜过望，深感九山王不杀之恩，忙以大批金银、粮草送献大寨。又整备房舍迎汉王过往时居住。齐村是出山必经之地，由此九山王刘双印经常驻扎齐村，崔家则竭诚款待。于是崔家“通匪”之名不胫而走。

（三）

刘双印等义军，纵横鲁南苏北，所向无敌，各地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奏朝廷。咸丰帝命僧忠亲王调集八旗精兵以陈国瑞军门为先锋前来镇压，时在咸丰十年秋。与此同时，文王峪韩七联合峄县十八家社长（当时地方政权以社为单位）共同具名上告崔家通匪。僧王（僧格林沁）见状拟将崔家满门抄斩。风声传到齐村，崔家全族老少聚集商议对策。此时崔锡级年轻气盛，机警权变有智谋，说是已有妙计应付，管保全家平安无事。

他立即指挥众人腾出上等宅院，陈设华丽备作僧王和陈军门行辕；街道摆上香案和猪、羊、牛、酒犒军礼品；多设学塾，以崔家子弟为主大读经书。布置妥贴后由崔二举为首迎接王师到来。

僧王原来从状纸上了解到齐村已成匪巢，混乱不

堪，所以麾军杀来。被二举迎入西圩子后，但见街上香烟缭绕摆满犒军礼品，到处书声琅琅。问了问多是崔家学童，个个温文尔雅，都说要读好四书五经，图科举功名以效忠朝廷等等。僧王一听大喜：通匪一案显系诬告，凡造反匪类都是与皇上作对，决无读书求进之理。到达行辕安置后，山珍海味美酒佳肴轮番呈上享用，亲王以下官兵无不开怀畅饮，大快朵颐。一场灭族之祸，被崔锡级聊施小计消弭净尽。

僧王盛赞崔家忠于王师，赏给铜炮两门，名为“大将军、二将军”。笔者幼年曾见此炮，口径约十厘米，系前膛装药，后侧有火孔作点放之用。

陈军门为攻云谷山曾派先锋罗某率八旗一营兵力由柏山村入山，打算迂回到云谷山后，再配合大军夹攻。义军探明意图，预置重兵埋伏于必经之路，待罗营进至沟湾村，四山伏兵尽出，将罗营五百余人斩尽杀绝，大获全胜。

僧王见硬攻失败就改变策略，“下令招降，于是境内诸头目皆就抚”（《峄县志》）。但九山王刘双印大义凛然，死守云谷山寨，终因众寡不敌而覆没。僧王撤军后双印之弟上山认尸，运回石碑村南安葬。双印终生未娶。

以上史实，由于一个偶然的发现得到了确证。笔者于1983年春在西圩子一堵土墙中见一角青石仅露刻文六字：“公崔姓讳锡级”，大感兴趣，剥掉垩泥继续读下去，竟是洋洋千言的完整碑文，原是翰林崔广沅生父崔锡级的墓志铭。

此种自报家门的文章，其内容有的可信，有些需从反面领会。文章说峄北的农民起义是“洪、杨倡乱由粤，而势汹汹不可扼”，不讲内因，根由显然不确。“圩北数里有云谷山，流贼据之。”说明义军以云谷山为根据地。“僧邸（僧格林沁）、陈镇帅（即陈国瑞）先后来峄。陈帅留圩内，供张悉办”这说明清军的需用全部是崔家供给的。也提到通匪一案：“不轨之徒诬公兄弟勾结匪党，而且构讼不衰”这官司纠缠了很久；“不逾岁，而沉冤昭雪”，“而公之心已告瘁矣”。可见崔锡级为打赢这场官司是耗尽了心血。空穴来风不为无因，象崔家如此显赫的巨族，如果没有根据谁敢告他？

（四）

此后不久，以崔二举为祸首，发生“打死李珠，气死李玲”一桩血案。

汤庄人李珠和崔二举为争夺窑地早有冲突，因此两家不和。某日崔二举坐轿车路经汤庄，与李珠相遇。两人先是口角争吵，后来交手撕打。李珠哪里敌得过二举？崔用右手二指扣紧李珠咽喉，李被封住气管无法呼吸，登时气绝身亡。崔杀人后扬长而去。

李珠族弟李玲是个黉门秀才，见其兄惨死，悲愤已极，立即具名写了状纸领着李珠之子去峄城县衙喊冤，定要杀人凶手崔二举偿命。

崔家先花银子买通县衙上下，又打听到李珠之子好贪小利，再设计买通原告。由大管家瞒住李玲，密召李珠之子商议，在桌面摆好白银一千两和两顷地的契纸，先

说明人死不能复生，再说崔家百万财产，并不怕打官司，最后威胁“当今这个世道是钱能通神，你这官司打不赢还要落个人财两空，后悔可来不及了。这里有一千两银子，两顷地契，足够你一辈子生活。死者由崔家发送。明儿过堂，县官问你只要答一句话，就说李玲和你家同姓不宗即可。”李珠之子经不住威协利诱，满口应承下来，收了银子地契。

县官审理打死李珠一案时，果然先问李珠之子：“这具状人李玲是你家什么人？”李子照原话回答：李玲同他家同姓不宗。县官大怒，喝斥李玲：“你和李珠同姓不宗，关你何事？显然是挟嫌诬告，有辱斯文！着革掉秀才名籍，逐出县衙！”李玲闻听这一气非同小可，既痛兄冤死，又恨侄儿无义，面对赃官有口难辩。众衙役一齐上前将李玲的秀才衣巾当堂撕去，赶出县衙。李玲受此大辱吐血不止，被人送回汤庄不久也一命归阴。

李家连丧两命血案，崔二举仅耗去万把银子轻易了结。

（五）

将崔家的财势推上顶峰的是崔锡级。他早年进学成了秀才，但他不愿当酸秀才“以腐儒终”，而是“殚精竭虑一以勤货殖扩生产为急务”；“公尤精矿务，遇矿地往复观之，则知矿苗深浅，验之百不失一。虽泰西矿师之神悟不是过矣”（《墓志铭》）。对矿藏的研究竟超过了外国的煤矿专家！为了扩张土地，他确实是“殚精竭虑”。请看置地一例。

清同治年三月间，崔锡级乘轿车去青山头赶会。路过邹坞，只见路旁田地靠许由河浇灌，麦苗长势喜人，问车把式这都是谁家的地。答说多数是邹坞高、阎、胡三家所有。崔非常眼馋。

第二年春节后，崔锡级教管家拿大红请贴坐轿车去邹坞，邀请高、阎、胡三家主人去齐村赴宴。这三家主人接到请贴，着实受宠若惊，就同来齐村崔宅。崔锡级竭诚相待，每天用四大件酒席让他三人享用，并一再说明纯为结朋友，并无他意。挽留三位快玩到正月十五才套车送回邹坞。翌年春节之后，崔又派轿车接三人来齐村，吃喝玩乐，几天后送回。如此三次，这三人询问崔锡级，务请说明缘由为好。崔锡级答说："三位都是名门望族，又是近邻，俗话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崔某最好朋友，三位惠临寒舍，已遂我心愿，请不要多心。"三人固请崔锡级意欲如何，以便鼎力而为。崔锡级随口说："小儿有点私房钱，闲置无用，三位如果使用，不要利息，只图换一换钱串子而已。"（那时通行制钱，外圆内方，用绳套穿方孔成串，每百枚称为"一吊"）。他们虽是财主，现金却不丰盈，所以一听大喜，哪有这样的好事，放债不要利息，只图原款归还就行？就满口答应照办。当即点清制钱一千串，套车送往邹坞，三人亲笔书写借据而回。此后，三家每有需用就由崔家供给。数年后，三家积欠已成巨款，崔从不提索取要帐的事。

同治末世连年蝗、旱，田地颗粒不收，粮价高涨，地价大跌。此时崔锡级一反常态，借口灾荒催逼三家

债。三家无钱归偿，忍痛以田地抵补，结果数十顷良田全归崔锡级所有。崔的目的已达，在庄头村购进大片宅基，鸠工营造，建成广厦百间，由他四弟锡廷居住；新置良田六十顷也归锡廷名下；又因锡廷无儿，由崔锡级第三子广澧（小名黑血）过嗣继承。

崔锡级和四弟锡廷合居，到分家时已置地一百二十顷（按老亩每亩合市亩一亩一分七厘）合今亩一万四千零四十亩。崔锡级曾夸耀说："我去山阴老林上坟，二十五里不踩别人的地边。"可见其田地之广阔。

崔锡级大富之后仍感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功名，不能光宗耀祖。他重金礼聘当地名儒王圣仪教长子广沅读经书。他和妻子窦氏"课子广沅夜读，甫倦则督警之不稍休"。广沅果然不负所望，十五岁县考中了秀才；兖州府考中了乙酉科拔贡（秀才当中的第一名）；己丑科（公元1889年）中了举人。第二年赴京殿试（由皇帝监考）取中庚寅科（1890年）进士庶吉士（进士中书法文章特优者。明清两代凡考中进士皆刻碑立石，存于北京国子监。笔者曾见此碑榜）。崔广沅就便为父、祖讨了诰封。旧版《峄县志》中记载：

貤封崔鹏翔以孙广沅贵诰封奉政大夫

崔锡级以子广沅贵诰封通政大夫

崔锡级宿愿已达，踌躇满志，就大兴土木，起造翰林府。大院占地十五亩，楼阁连云，十分壮丽。以总管六人分任夏秋两季估产收租，年收租粮二百余万斤。多设酒坊，收购高粱，除作蒸酒获利，荒春农民缺粮，即以粗粮贷借，收成后以小麦归偿。这一项租贷连环剥削，

再加上煤窑的赢利足能日进斗金。但崔锡级欲海难填，认为出租田地只能得到一半产量，不如自种实惠，就留下了十五顷地，雇农事精通的人当“大领”。农忙时到集市雇大群短工，由大领指挥操作。家里设大灶屋，摆好六盘鏊子，昼夜不息加工煎饼分别以小麦、高粱磨出黑白两种，按家人仆役及雇工等分类，由专人管理发放。由于崔家饭菜粗粝，短工们除别无主顾方肯前来。

崔锡级深知自家不义之财都是从窑工、佃农身上发的，很怕穷人起来造反，就购置洋枪洋炮，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叫做“保家局子”，作为宅院、煤窑、仓库的守卫。加固圩子围墙，开东南西三门。独不开北门，是由于农民起义总是以北部山区为活动基地，感到从北面来的威协而决定的。同时齐村的行政、集市贸易等也由崔门把持。

（六）

崔锡级暮年，又发生了著名的“黑血打死王六”一案。原来郭里集王家和崔家都在寨子村北旁开煤窑，崔家先开，吃上层煤；王家后开，吃深层肥炭。但两井水脉相通，每遇雨天煤层深的王家光舀水无法出炭，干吃哑巴亏，而崔家则不误出炭，被称为“捏干巴鱼”。王大闹排行老五与弟王六一直寻机要和崔广澧（黑血）拚命。黑血对此也不含糊。一天，两家人恰在王沟村南相遇，口角之中只见王六赤膊持刀杀将过来。黑血喝令保镖王转：“小转，还不给我下手！”王转用洋炮射击，一炮击中，王六倒地而死。事件发生后，王六的五个哥

哥调集人马围攻翰林府。崔家大门紧闭，王家就砸了大门西旁的崔家祠堂，然后去峄县告状，力追逮捕凶手。县官明知两家都是大户，势均力敌，又是人命关天，遂命捕快把崔广澧拘押入狱。

清代刑律严酷，凡杀人要犯一律要披枷戴锁，脚镣手铐。但是只因黑血是位“财神”就一切全免，并受到空前的优遇。黑血见监房逼仄，立即命总管鸠工改建新瓦房三间自住，生活由带来的仆役、厨师侍候。县衙上下都受了重金贿赂，借故拖延，只押不判。黑血闲极无聊，命家人在狱门前蒸肉包子卖，作为消遣。包子馅中放铜钱一枚，买的人白吃包子还赚钱，当然生意兴隆。这样一住半年。王家上告兖州府，知府准状，命解案犯崔广澧去兖州讯办。临到离开县衙门口，黑血见左右两尊石狮子就说：“这里除您二位还没花我的钱。”急命管家拿两串铜钱分挂在石狮脖颈上，然后坐上轿车前往兖州。由于原告王家据理力争，崔家无论花多少银子也不灵了，崔广澧终于死在兖州狱中。

（七）

崔广沅在京，虽为翰林，一年官俸仅几百两银子，加上又娶妾翁氏，开销很大。其父崔锡级吝啬，不予支持。清廷腐败，不花钱走门子就不能放外任，因此一直郁郁不得意。适逢中日海战大败，割地赔款，康有为、梁启超一班维新派公车上书图谋搞君主立宪，崔广沅甚表同情，与维新派有些来往。不料慈禧重新亲政，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崔惧祸赶紧谋个广东省遂溪小县

令之职，逃出北京屈就这知县微官。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崔锡级病死，在广东任遂溪知县的崔广沅趁机报了“丁忧”回齐村居丧守制。从此崔广沅成为崔家的一族之长。

崔在广东任县令时由于不懂广东方言，请人翻译常受愚弄。加上遂溪贫瘠僻远，无油水可捞，早已厌倦。乐得居家安富尊荣尽享人间之福。他将翰林府西院改建花园，凿池植荷，起假山，修凉亭，设喷泉，养金鱼；遍寻奇花异卉移栽园中。花园北侧砌一高台，专为赏月观景，又建精舍三间作书房，工程浩大前后历十五年方告竣工，取名“似园”。崔长住园中以诗、书、画自娱。

十九世纪后期，清廷洋务派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闻知枣庄煤质优良，蕴藏极富派侯补道张莲芬来枣庄勘察，成立峄县华德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1899年）。新式矿井于1900年建成投产，后为运销方便修筑台枣铁路。宣统元年又拟增建临枣支线连通津浦路。崔广沅深感自家权益受到威胁，多次上奏反对，理由是：“该公司（指中兴）低价抵制民矿，擅威权封禁民矿，致使峄境矿商统归歇业，将峄民自元迄今生活之利源均被侵夺。”（见《枣庄煤矿经济史话》）反对修铁路的理由是“毁人庐墓”。他的迭次上控均遭到清廷的严厉驳斥，以败诉告终。

宣统元年（1909年），崔广沅命三儿子毓枢整修西圩子圩门。圩门落成崔广沅隶书题名“观海”、“见山”、“瞻云”，并刻石分嵌于东、南、西三门门楣之上，依然不开北门。圩北住着手工业户砂壶场李家和其

他住户，进出圩子要多走二里路。李家青年李继先（乳名大牛）年轻气盛偏不愿绕行，每每直接越墙而过。一次正遇崔毓枢（乳名四味）巡检制止，李继先据理力争，崔无话对答羞恼成怒命打手开枪，李中弹死于血泊中。李家的人一拥上前要和崔拚命，崔急忙逃回翰林府躲避。

死者家中仅有老母，并无兄弟，其妻怀抱独子不满周岁，一门孤寡只有抚尸痛哭。面对崔家暴行，齐村人人含恨不平。为此还一首民谣："观海瞻云带见山，不开北门起祸端，打死李大牛，吓的翰林老官打战战。"

崔翰林怕激起民愤，招来灭族之祸。忙请地方头面人物去安抚李家族人，讲明由崔家出钱厚葬死者，瞻养抚育。李家自知无力伸冤，被迫接受崔家的条件，一场风波就此压下。

崔广沅曾著有《似园诗草》四卷，印了五百部遍赠友好，历经战乱散失殆尽，多方搜求仅得残诗数句。其写景一联：

雨余布谷隔林唤，
溪畔乌犍抱犊眠。

寄感概四句：

是谁筹划盘盘错，
欲挽危局着着难；
老农不知忧国事，
相逢向我报丰年。

似对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深表不满。

他主张尊师重教。民国二年（1913年）他的侄子毓

相、家榴等创办齐村小学（系峄县第二模范小学），开学时他亲书“勇敢诚实勤勉”六字匾额作为校训，后来又送五儿崔福藩（字遽奄）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鼓励崔族子弟前往济南、曲阜等地新式中等学校深造。

崔广沅本族一个侄女嫁给白庄孙美瑶为妻。孙美瑶就是著名的临城劫车案的孙军首领，他四叔孙桂枝是孙军大当家的，与崔家私交甚厚。孙桂枝在孙美瑶被招安杀害后仍受到崔广沅的礼遇，留住西圩子多年。

崔广沅原有一妻二妾。年近古稀时还命管家宋虎去台儿庄以五百吊钱买了一名叫胡小兰的十六岁少女当通房丫头（贴身侍妾），成为哄动一时的新闻。1927年元月，崔广沅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此时崔蘧庵之母翁氏当家，她给小兰五百银元，让她远嫁他方去了。

（八）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未派军队，以十万华工参战）日本提出无理要求，要霸占我国青岛和胶济铁路。我国留日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齐集日本首都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游行示威。崔蘧庵是率先参与者之一。参加游行的人，遭到日本军警的殴打，有二百余学生被捕。留日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国内人民的响应和支持，北京大学学生以许德衍等为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日本被迫撤离青岛，释放关押的学生。山佳四次郎（是崔蘧庵留日时学名，山佳为“崔”，四次为“五”意思即“崔五”）决心罢学返国。崔回国后被山东省长熊秉琦任命

为省公路局坐办（局长），去青岛接收日本管理的仓库、医院等设施。因精通日语，任务顺利完成。后因人事变动离职回乡。1926年被任为滕、费、峄自卫团总团长，辖民团13个营千余人；团部设于枣庄，经费由中兴公司和商民负担。1928年北伐军开进枣庄，自卫团解散，崔被聘任为中兴公司外交顾问，并任齐村小学名誉校长。不仅聘请教育界名流刘国基、田毓沅、王伯扬、刘仲旭、张捷三、朱道南等到齐村任教，而且供给学校必需的物资，经费。

崔蘧庵因为是庶出（小婆生的），在家中很受排挤，产业也不多。1933年与冯玉祥的大哥冯基道筹建复兴煤矿（位于黄庄乡寨子村）需款很多，想到姐夫陈湖的梁继珍，梁是个大财主，有地百余顷，绰号“大穷人”，估计向他通融三五千元不成问题。赶到陈湖梁家，只见梁正由姬妾侍候着抽大烟，提到借钱的事，竟百般推脱，大告艰难，分文不给。崔急于用款，就到峄县县政府找县长商量计策。第二天县长带了两名武装，骑马直奔陈湖。不用通报就进入内室，只见梁继珍仍在拿着烟枪喷云吐雾。县长命人没收了他的烟具和鸦片烟膏，然后说：“老梁啊，韩主席的法令你是知道的，听候处理吧！”当时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禁烟最严，凡吸食、贩卖大烟者格杀不赦。现在梁被县长亲自捉住就怕凶多吉少。想起只有内弟崔五官场熟悉，必有办法。崔说这件事得快办，要是报到省里可就无法挽回了，可是钱少了还不行。梁即命管家送来中央票一万元交给崔五，要他上县活动。崔留下八千元自

用，两千元交给县长作酬劳。县长说："老梁花了钱也得让他高兴，正好韩主席要聘一位当地士绅任省政府参议，就委了老梁吧。"当时填好委任状交崔五带回。崔到陈湖先向姐夫道喜，梁继珍接了委任状，不但免罪还封了官，连连向崔五道谢，竟不知这一场虚惊全是崔五的花招。

1935年复兴煤矿建成投产，崔蘧庵任经理。但好景不长，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韩复榘为保存实力虽率十万大军却不战而逃。同年秋山东大部沦陷，日军沿津浦铁路南进，1938年元月初攻到两下店，隆隆炮声昼夜不断。崔蘧庵在爱国热情驱使下积极筹划建立抗日武装，以护矿队六十人为基础，集中民间武力，1938年初已成为五百余人的游击队。当时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委他为军委会别动总队华北第五十支队副司令。同时他们的好友朱道南建成一支在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抗日义勇队，他曾以现洋二百元和子弹一部给以援助。这年三月，日军进占枣庄、齐村一带，三月下旬台儿庄会战展开序幕，崔蘧庵和朱道南的两支武装曾多次袭击敌人后方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主战场。同年六月反动头子申宪武召开反共秘密会议，崔蘧庵应邀参加。会议决定由滕峄两县的国民党部队联合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会后崔蘧庵将反共联军的作战部署和发起战斗的时间连夜告知朱道南，让义勇总队早作准备，先发制敌取得了抱犊崮山区第一次反顽斗争的胜利。

同年夏初，驻枣日军特务黑田派枣庄街的邵八去北

山里劝说崔蘧庵投降日军，许以高官厚禄，被崔严词拒绝。黑田怀恨报复，烧毁了崔的住宅，没收了复兴煤矿全部资产。崔的经济来源为日军断绝。

崔蘧庵自1938年秋与中共断绝联系，在山区游而不击。不耐艰苦于1942年离队去阜阳，在李仙洲部任参议。抗战胜利后仍任中兴公司职员。公司解体后在上海与家人制作煎饼、油条等设摊出售维持生活。因无市民户口于1955年遣回原籍峄县。崔晚年目睹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思想认识有明显提高转变。对一生所作所为写了一篇自述，从严剖析并不隐匿。他原有一妻一妾，其母有一婢女名张淑英已嫁给刘胜为妻，后刘胜嗜赌输钱过多就远逃外乡，崔占刘妻作妾，生一女已出嫁。对这件事他在《自述》中作自我批评："夺人之妻欺良造罪痛心刻骨"。还在《自述》的结语中说："余一生受旧社会熏染，纵情任性作出多少欺压人民之事，我受到政府教育改造真是欢欣鼓舞，争取早日为人民服务。"

1955年3月崔蘧庵因病去世，年62岁。

（九）

翰林崔广沅的长子长孙崔绍颖和崔蘧庵是同时代人，但很看不起他的小叔崔蘧庵。因为是翰林小婆生的。他常说："他崔五连定盘戥都压不起来。"在封建社会家族中，可见嫡庶之分是多么严格。其实，崔广沅兄弟三个都是小婆沈氏生的。崔锡级死后，崔广沅央请翰林院编修吴荫培撰写的《墓志铭》中对生母沈氏从不

敢赞一词，而对正夫人窦氏则连篇累牍地颂扬。可见封建社会宗法制度之森严。

崔绍颖继承了崔家大部分产业，拥有良田二十余顷和三座酒店。其中“丽昌”号酒店于二十年代大量发行纸币（流通券），曾流通于鲁南苏北各地。他还任齐村镇长多年，掌过当地的政治、经济大权。

崔绍颖有个响亮的绰号：“大烧包”。丽昌酒店对门住户姜德全以拉洋车(人力车)为生。经常在门口等座儿。有时崔绍颖不言不语坐上洋车，姜德全拉车就往东跑直奔枣庄。在小洋街（即现在的中心街南段）下了车自去寻乐。傍晚，姜又拉车把他拉回齐村。崔从不提给车钱的事。这样复返多少回后，这一天姜德全又把崔送到丽昌酒店门口，崔下车要走，姜德全约摸着火候到了，就嚷起来：“大少爷，你坐我的车半年多啦，一个铜子也不给，我一家老小怎么生活？”崔绍颖一听好像如梦初醒说：“好，跟我来，一抹还清。”两人到了酒店帐房，崔叫掌柜把所卖的钱都拿出来，钞票银元铜板一大堆，也不点数，全给了姜德全。“烧包”的外号是不是由此而起，尚不得而知。

1927年春，山东督军张宗昌有一列装甲列车停在枣庄车站，武装人员是清一色的白俄(俄国革命后的逃亡地主）。这些白俄兵领了饷就买酒喝，喝醉了就胡闹。他们只会几句中国话，小孩子们常和他们开玩笑。每逢遇喝醉的俄兵就栏住大声喝问：“口令！”俄兵马上立正回答：“老毛子。”孩子们骂他：“谁揍的？”俄兵郑重其事地回答：“张宗昌”。孩子们大笑着跑开。有一

天老毛子兵将装甲车开到王沟车站停下，调转炮口对齐村开炮。东西圩子多处中弹，西圩子吴二旺的娘被炸死，东圩子炸死铁匠一人。崔绍颖见情势危急，连忙写了一封信，说："谁能把这封信送到铁甲车上，我养活他一辈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个机灵人赵四说："我去"。拿了信先到王沟村邮差家借了身绿制服换上，举着信跑上列车。老毛子车长看信，上面只有两句话："齐村并无匪情，请勿开炮"。信上盖着齐村镇公章大印。车长马上下令停止射击，车开走。外国雇佣兵竟敢无故向和平村庄开枪开炮射击，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竟不负丝毫罪责，军阀横行的祸害罄竹难尽。由于赵四的勇敢机智阻止了更大的灾祸，崔绍颖因此给予赵四活养死葬的厚待。

1929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各地商号发行的纸币限期以统一的货币（即银元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的纸币）兑换，凡持有丽昌票的都来齐村兑换。但实际兑现的不足半数，过期未换的变为废纸。为此，崔绍颖发了一笔横财。

1930年，崔绍颖为春节花费，派总管李文成去杨岭铺讨二千元帐。李讨帐回来在马洼村赌博一夜输光，空手来见崔绍颖。崔狂怒大喊："立即枪毙！"命保家局子将李文成五花大绑押往南门外执刑。崔拿手枪随后。走到南门一看，门上挂着大铁锁，众人要把锁砸开，崔不许，说："怪可惜的"。有人就劝他："砸毁一把锁你都可惜，杀一个人你就不可惜吗？"众人深知崔绍颖性格，只凭感情冲动，对任何事都虎头蛇尾，决不会杀

人。听了这句话崔绍颖就势下台，说：“不假，人命更值钱，放了他吧！”

据老革命家朱道南回忆，1935年山东实行乡镇长考试选拔，朱道南鼓励好友济宁七中高材生李成林参加竞考，结果成绩最优，被任命齐村镇镇长职，崔绍颖只好下台。解放战争时期，崔绍颖长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升任军官。

（十）

崔广沅族侄崔毓柳于抗日战争初期入党，曾任中共峄县二区区长。他能用手枪击中飞鸟，被称为神枪手，活跃于齐村及北部山区。朱道南称赞他有侠义心肠，邹坞暴动的成功有他一分功劳：他准确地探明反动分子王效卿逃跑的时间、路线，及时告知朱道南组织拦截，由朱玉相，刘景镇将王效卿击毙，用夺得枪支建立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

1946年齐村解放时，将四名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其中之一的崔绍烈就是崔蘧庵的长子。崔毓柳曾问过崔蘧庵：“崔绍烈在为日本守岛部队当特务时作恶多端，已被镇压，你有什么看法？”蘧庵说：“这比我亲手把他杀了强的多。我是坚决抗日的。这个不肖之子反去投敌为虎作伥，他是罪有应得。”

1948年鲁南临解放之前出了一件事。崔毓柳和二区组织部长丁次乾同志来齐村工作，由于丧失警惕，崔被他的胞弟崔毓秀带领特务包围了住址。崔毓柳知道被崔毓秀出卖了，就说：“我就是二区区长。这个人(指丁)

是我的通讯员，他有一家老小，不能连累他，放了他我跟你们走就是了。”敌人不知底细，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将丁次乾同志放了。崔空身一人（因防意外未带武器）被裹胁而去，一时下落不明。1989春，枣籍去台同胞纷纷回乡探亲，带来了崔毓柳的信息：崔去台后始终在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下生活，于1978年在贫困中病故，终年八十岁。在台枣庄同乡共同为他营葬，并立碑存念。

（十一）

崔广沅的侄子崔毓槐是一个戏迷，自置京剧戏箱全套，经常召请演员票友搭台唱戏。主角大都是当地人，其中有红净花脸高继月，花脸刘西明，青衣陈素礼等，他们演技高超，深受观众欢迎。每逢演出必定万人空巷踊跃前往观看。

1928年秋，戏班在齐村大桥南沙滩搭台，贴出海报，剧目是关公戏《活捉潘璋》。当时军阀高桂滋部一个团和崔蘧庵的自卫团同驻枣庄，闻讯同时去齐村看戏。由于人多路狭，加上互不服气，各不相让，两军发生争闹。自卫团八连连长张文汉手起一枪，击中高部杨副官，当时毙命。高部岂肯罢休，派兵包围齐村翰林府，要活捉自卫团长崔蘧庵。然崔蘧庵手段更高一着，派人到电报局往省城济南给韩主席发出特急电报，说：“军阀高桂滋要夺山东地盘，已进攻枣庄，与自卫团发发生激战，请主席派兵镇压。”韩复榘初任山东省主席，最怕别人夺地盘，接到电报后连夜发兵。派手枪旅

长雷太平率领精兵轻装，以火车输送，天亮前于枣庄下车，将高部包围缴械。这是崔蘧庵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解救了自家迫在眉睫的大祸。

争斗事罢，京剧照演不误。笔者曾在父亲肩上观赏过。虽在儿童眼中，也为高继月所扮演的关羽而叹服，较之一二十年后所见中国名净金少山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日伪时期崔毓槐曾任齐村镇长。对伪政权中的这班汉奸恶迹曾流传着下面的歌谣：

“崔毓槐，坐东京，他坐的是日本的二朝廷。
正宫娘娘黄氏女，西宫娘娘郭风英；（指崔妻妾）
镇殿将军崔毓茂，阁老宰相张子登；
还有抓差办案的张茂英。
有钱人，样样行，楼台殿阁住上层。
好酒好菜吃不清，穷苦人，受欺凌。
忍饥挨冻去打更，绑子一停就上刑。

这是一个被迫去为地主老爷打更守夜的人编出来的顺口溜。其中崔毓槐，崔毓茂，张子登三人因民愤极大后来都被判处极刑。

（十二）

大地主阶层的婚姻关系，往往以财富相埒为标准，豪门巨族互相姻娅，形成庞大的亲戚网络。为了炫财斗富，他们不惜挥霍巨金以举办婚丧等事，其奢侈豪华在齐村崔家已相沿成风。以崔广沅嫁女一例可见一斑。

嫁妆，要求“全秩”。“秩”是序列的意思。所谓“全秩”就是凡人生需用物品必需配套，而且每件必需

成双，如砸核桃用的小锤也要两把。其他装饰家俱等依此类推。因为品种繁多，达万件以上，就广召能工巧匠，采购精料在家中闲房集中赶造，费时经年方得完备。

据当年参与拿嫁妆的老人回忆，送嫁妆大队人马由大总管披红乘马怀揣礼单（详列嫁妆名称，件数）前导，后随旗、锣、伞、扇，全副仪仗由青衣一队，红衣一队肩扛手持；后为炮手，乐队；中间是新娘的花轿；再后是运嫁妆的长队。其人员全是佃户，并有木匠二人随后，因为有些木器如顶子床两张是拆散分拿的，送到后再由木匠组装。途中每过村庄就由总管发令放炮、奏乐，一时炮声震地，鼓乐喧天，吸引村民聚观。这一送亲大队长达六里，前队已进陈湖梁家，后队还没离开崔家大门。

招待送嫁妆人的酒席叫做“下席”，以有别于贵宾的“官席”、普通客人的“客席”。席地而坐，四凉碟，十热菜。尔后还赏给一串铜钱。财主家亲友众多，场面极大，用厨师百余人。酒席合计在千桌以上，分三天待客，累计就食者可达一万人次。

办喜事有好天气自然是锦上添花，但碰上坏天气却也无可奈何。同治末年崔锡级为其子备办喜事，恰逢连阴雨天，总是不晴。他深恨老天和他作对，就命人架起僧王留下的两尊铜炮，装药向天上轰击，一时地动山摇远近皆知。为此，齐村人编了个顺口溜：“崔锡级瞎胡敛（liàn），儿娶媳妇炮打天”。

崔家在殡葬方面的规模，耗费要大于办喜事。棺椁

（椁是套在外面的大棺材）是用上等楸木精制，并油漆多遍。如果新选茔地，要请风水先生踏勘。齐村的崔家林就选址在老龙谭南平原上，再由二宅（阴阳宅）先生点穴定向然后破土，由石工砌墓。还制作大量为死者烧送的纸俑，如车舆轿马，金童玉女，飞禽走兽，显通神像，打路鬼子等。大门前用的高幡纸鹤和门旁的纸扎狮子更求精致，数百种俑务须栩栩如生，争奇斗丽，无非是希冀亡魂一如在人间享受富贵。家院和门前所搭灵棚一律白布，至于芦席、棒竿等物料更不计其数。报丧用的讣告以石印或铅印千份以上，遍送亲友和高官名人。举办丧事专请任显宦的人主持，三十年代崔广沅之侄庄头的崔毓松为其父广澧（即黑血）出殡就请了清宫侍卫王永祥和滕县翰林高熙喆主持。曾充任慈禧太后近侍的王侍卫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在殡葬之前全副武装驰马于墓地巡行一周，叫做“踩林”，表示镇压邪鬼。高熙喆与崔广沅有同朝在翰林院多年的交谊，其时年近八十，丧仪有他参加使崔家倍添光采。

黑血因打死王六一案死在狱中，尸体运回柩存已三十多年。崔毓松接受教训不再以煤窑谋利，仅租粮居积累年翻番，早成了崔门最富之家。这次将其祖锡廷和父广澧一同殡葬，特别隆重。以三十万银元铺底，场面之大，在崔家是空前绝后之举。此殡事之后，无人敢步其尘。开支大项首推酒席，由名厨师集中操作。就餐者以身分定档次：分官席、素席、客席等。其中官席有海味为主的四大件，另有压桌菜十几样共四十余道。杀猪羊近千头，鸡鱼近万计，仅浸泡海参、鱿鱼就用大缸数十

口。每有吊客，男则击鼓，妇女以鸣锣为号。大门、中门、灵堂各设乐班奏乐，由喝礼的“礼向”先生高声唱礼：叩首，上香，再叩首……等，客人按调度行事。外客厅设帐桌五张，各桌由秀才（清代遗老）们执笔，吊祭宴客要接连数日方止。出殡时孝子丧队长达二三里，拿纸俑社号的多达数百人，在墓地烧送时形似一座炽燃的火山。

（十三）

辛亥革命以后，崔氏后人无论男女都接受了新式教育。尤其从三十年代起，共产党人多在齐村小学任教师，革命思想的熏陶使崔族青少年的思想有了转化，其中部分人参加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解放后在政府的教育下，崔族青年皆以文化知识投身于革命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做教育工作的（小学以至大学）39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3人（其中崔绍杰为烈士），参加工矿企业和行政工作的未作统计。更可贵的是崔氏后人中已有若干人加入了无产阶级的先锋组织，成为中共党员。大家正在不同岗位上为振兴中华尽心尽力，勤奋工作。

（本文作者蒋树柏同志原为黄埔同学会会员、枣庄市政协委员、市中区离休教师。1992年3月病故。政协齐村镇工作室供稿）

刘伶台下倒淌河

孙业艺　靖玉楼

到过市中区西王庄的人，谈及风土民情就会听到这样的顺口溜：

对堂三角庙
一树两个缭
五湖三江水
一步百孔桥

谁听了这歌谣都想亲临奇景，探究奥妙。

其实，这四句话中的情景是：有实有虚，有真有假，有演绎有推理，有诙谐有幽默。

西王庄乡古有刘伶庄，因沛人、“竹林”名士刘伶逝于此而名。元代地方志《齐乘》中记为“伶墓所，今为刘曜村”。“曜”是日月七星的总称，含有光亮、照耀的意思。后人定村名为“刘曜”，意在借刘伶之灵光福照一方。以致后来人烟密集需分村划治时，谁都不舍“刘曜”之名，以刘伶河（倒淌河）为地标，称东、南、北刘曜。解放后，三个刘曜村改由姓氏命名，即陈刘曜、冯刘曜、傅刘曜。由于音同义似形近，后来书写中“曜”与“耀”不再区分。

刘伶墓座落冯刘耀村。明朝万历年间兵部待郎、峄

县人贾三近撰写了《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刻石立于墓前。

刘伶墓与正南方向二华里的刘伶台遥遥相望。土山、古路山山下有两座宽阔、平坦的石台，其中北台面积约2000平方米，离地高约6米，即是峄县八景之一的“刘伶古台”。《峄县志》中说：“土人往往得遗镞其上，疑即当时屯兵之所。而今人则以即参军酾酒处。遂成韵事。”后人多将刘伶视为醉仙酒客：除了会写酒文章就是坐着鹿车喝着酒游山玩水，而且立愿要醉死哪里埋哪里。但是，刘伶曾是“建威参军”，是参谋军务的官员，地位并非一般。是否因他的某些观点不合时宜而被冷落屯扎于此呢？仅是猜度，没有根据。

“刘伶台，其下为刘伶河。水混白类酒。”刘伶河，又名太子河、蔡子河；志书又载有“太史河”，皆不审其名何义。但民间广为所知的还是“倒淌河”之名。

倒淌河，出自南山后的沃洛村（峄城区境），村有刘伶泉（《峄县志》载名）。刘伶泉水北流，与土山、三山子之间的筛子泉水汇合，顺势北下，汩汩折入郭河。峄境北部地区河流多是自北而南流动，乡境内大河皆由东北而西南入承水。刘伶河自南而北流，流向特殊，渐被呼为“倒淌河”。名虽俗倒也切实。试想，刘伶俯临质醴澄澈的倒淌河，高台把酒，确也是妙不可言的“韵事”。后来诗人陶潜把“临清流而赋诗”作为归隐的愿望之一，说不定就是受了刘参军的影响。

刘伶台东200米处是古墓群，台北半里是古刘曜遗址。1969年拦河筑坝建水库时，曾在刘伶台下掘出一柄

1米长铜剑和一些燕尾状箭镞；在故址发现灰烬、鹿角和一口枯井。枣庄市人民政府在水库大坝上立了一块石碑，除说明该处是刘曜故址外，还宣布为“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由于水库的修建，筛孔般吐水的筛子泉和倒淌河皆蓄库中，下游亦因水枯河干而垦田。刘伶河——倒淌河渐不为青年所知。

倒淌河流经陈刘耀村西又折向西北，行于南（冯）、北（傅）刘耀之间。为便农事和交往，河上架一桥，名“醉仙桥”，自是由刘伶故事而名。《峄县志》记载：“醉仙桥：城东二十里蔡子河上。又龙潭桥在焉，跨水上，创始无考。明隆庆时，知县王琰修。”蔡子河就是刘伶河，即倒淌河。如此桥在，也四百多年了。县志中说倒淌河上还有座龙潭桥，访问健在的老人皆无所闻，说明圮废已久。峄县知县张玉树曾主持维修过。

醉仙桥南有座文昌庙（位于冯刘耀村北），桥北有座结义庙（位于傅刘耀西南隅）。文昌庙是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昌帝君是主宰功名、禄位的神。旧时很为读书人所崇祀，以为可保功名。倒淌河南的这座文昌庙何年兴建无考，但康熙年间的翰林院编修李克敬曾为募捐修祠的事写过文章。李克敬是峄城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中进士、雍正元年（1723年）授文林郎，编修过《大清一统志》。他在《募修文昌祠引》中说：“去峄城东北二十里而近，地曰刘曜村”，“旧有文昌祠，不修且坏，缁流某欲募而缮葺之”。他是竭力支持

募化、捐修的。这座文昌祠可能早于峄县城的文昌宫（文昌阁），因据光绪三十年《峄县志》记载：乾隆二十六年县志“缺载”，到嘉庆六年（1801年）才“升为中祀”（提高了祭祀的规格）。可见，刘耀一带当年对于文化教育事业是十分重视的，不然不会这样敬重文曲星。

倒淌河北的结义庙，《峄县志》无载，很可能原庙荒废，由后人利用基础重建而起。从文昌庙的崇文到结义庙的崇义，可看到社会的变化。

文昌庙与结义庙南北对峙，相距约100多米。结义庙的西南约30米处有一背北向南的土地庙，谈不上规模。三座庙呈鼎足之势，方位呈三角形。这就是“对堂三角庙”。千万不要以为是一座三棱体的怪形建筑。

倒淌河水枯河干之后，1977年西王庄公社调集劳力1600名在傅刘耀村前削崖填沟，整平土地。在醉仙桥北、结义庙前1.5米深土层下，发现大小不等的锈锅、铲子和无釉陶器，还有两堆制钱（约百余斤），有的穿绳成串。出土制钱当时送交废品收购站，现所见散存制钱的铸币名称及铸造年代为：

币　名	朝代	帝　号	年号	公　元
咸平元宝	北宋	真　宗（赵　恒）	咸平	998—1003
景德元宝	北宋	真　宗（赵　恒）	景德	1004—1007
宝元通宝	北宋	仁　宗（赵　祯）	宝元	1038—1040
治平元宝	北宋	英　宗（赵　曙）	治平	1064—1067
熙宁重宝	北宋	神　宗（赵　顼）	熙宁	1068—1077
元丰通宝	北宋	神　宗（赵　顼）	元丰	1078—1085
绍圣重宝	北宋	哲　宗（赵　煦）	绍圣	1094—1098
崇宁重宝	北宋	徽　宗（赵　佶）	崇宁	1102—1106
政和通宝	北宋	徽　宗（赵　佶）	政和	1111—1118
重和通宝	北宋	徽　宗（赵　佶）	重和	1118—1119
天德通宝	金	海陵王（完颜亮）	天德	1149—1153
正隆元宝	金	海陵王（完颜亮）	正隆	1156—1161

古代庙宇每成僧尼，必栽植树木，尤以松、杉、槐、银杏树居多。结义庙之西有两棵银杏树，至今犹在。两树东西相距5.5米，高25米；两树同粗，胸径都是1.25米，离地3米许即平展伸枝，枝叶荫翳，覆盖地面572平方米。远远望去：郁郁葱葱，形同姊妹。

据说，银杏“树长千年自生‘缭’”。东株东侧枝1米处下结一“缭”，状如垂乳，下垂长与基部直径大体相等。东伸2米处又结一“缭”，体积约为前者三分

之一。肤皮糙裂，皆不生枝叶。据推算，树龄约为1300年，应为唐贞观年间所植。东株生“缭”，西株无，所以“一树两个缭”表的是真景实事，可以目测检验。

傅刘耀村西的这两棵银杏树，多年只开花不结果。1989年，郯城县黄庄村两位技术员怀有回天之术，村委会与其协商对古树开发利用。经他们对两树作了人工授粉，终使千年古树再结果，产鲜白果650多公斤。白果入药，可治喘咳，有收敛功能。春天银杏落花，时有老农拾拣贮存为药。据介绍此花与他药配伍可治淋病。

农村落户建房，多数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三个刘耀村地处平原，以土建房，脱坯、抹墙、压脊无不用土。年深日久，取土处变成土坑，由小而大，积水成汪。这样的汪塘各地农村几乎都有，而且有名称。冯刘耀村西有1个，叫于家大汪，现改为养鱼池；傅刘耀村附近有4个，其中东边的叫锅底汪，北边的叫官汪。这5个水汪平时水浅，雨时盈溢，所以被戏称为“五湖”。

所谓“三江”，并非无据。冯刘耀、陈刘耀、于官庄之南都有丘壑，流水冲击而成3条涧沟。这3涧沟，底深而壁陡，每逢汛期，山洪爆发，水势湍急，其汹涌澎湃之景若3条水龙争奔醉仙桥。当其时，名为“三江”亦不为过。

醉仙桥西南有座小桥，桥下之河，称为“河”，不宽；称为“沟”，不窄。一步迈不过，两步需垫脚。这桥磊石作腿，桥面平铺两块石碑。简易作就，方便通行。步上石碑，

迈过一孔之桥，所谓“一步百(碑)孔(空)桥”，指的事，不是桥名。桥有，音虚。看景不如听景，峄县城里有“三山一井”之“景”，不就是一井口上围着三面屋山墙吗？

随建设事业的发展，岁月的流逝，顺口溜中“对堂三角庙”、“一步百孔桥”已不复存在；“五湖三江水”也已改造。唯有两棵根深叶茂的银杏古树正青春焕发，欣欣向荣。

为供学者研究，由《〈峄县志〉点注》中选录明朝人贾三近的《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附于后。刘伶墓和刘伶台可参看本辑封面底图。《刘伶古台》为“峄县八景”之一。由清末鲁南画家、我区渴口乡郭村人董志颉所绘。

附录：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

（明）贾三近

按《晋书》，刘公名伶，字伯伦，沛国人也。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更益以山涛、向秀、王戎、阮咸为竹林之游，世所称竹林七贤也。间醉与俗人忤，其人以攘袂奋拳，徐谢之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人共服其雅量。时乘鹿车携酒，使人荷锸以随，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尝为建威参军，以寿终于峄东北刘曜村，有公墓在焉。峄在晋为兰陵郡，距沛仅百里，城东北多佳山水，公数往来游眺，乐而忘归，此其置锸处也。冢东南山麓有两台对峙，下有河水

一曲，混白类酒，皆以公名命之，谓其台曰伶台，谓其水曰伶河，士人相传皆公酾酒处也。古人湮灭，饮者留名，昔人盖叹之矣。

世以公倘徉泉石，流连杯酌，谓公酒人也。然公岂酒人哉？王室陆沉，忠臣洒涕，广陵调绝，义士兴嗟。公于时事重有慨焉，盖托于酒而逃焉者也。公岂酒人哉？公于文翰未尝厝意，然即其对妇禁酒语，读之令人当食喷饭，谐谑跌宕，即东方生且奴视之。至酒德一颂，“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气排山河，襟麾宇宙，漆园老吏，且当北面。公固达人，非酒人也。当其驱车东游，穿林藉草，登高台，临清流，左携阮步兵，右扯嵇中散，挈盒提壶，操卮捧罍，吞吐烟霞，沈酣风月，掀髯长啸，云谷应声，宁知乾坤为何物，尘世之几时哉！兹固一代人豪也，而宛焉可想矣。

乃今埋骨空山，糟醨谁荐，颓墙芜莽，断碣不存。一弃鹿车，竟成千古。野花啼鸟，世代屡更，惟有山月溪风，犹是故物。予峄诸缙绅先生与予父封君结社东林，耆英续会，怅高人之不作，悼故丘之久荒，乃托贞珉，共为表墓。仍以东海为尊，以北斗为杓，以五岳为肴俎，上摘酒星，下引酒泉，酌以荐公。公之英风爽气，谅日游十洲三岛间，此时化鹤归来，俯瞻旧陇，必将蹶然发笑，谓千载之后，何幸有此会心人也。诸缙绅先生姓氏具右方，不具书，书其地主，冯君玺，薄宦关西，夙称好义。岁时幸戒宗党里人，无纵樵牧，谨护公墓，此惓惓所望于冯君者尔。

漫话枣庄饮食业

吕秀山　庄子云

随枣庄煤田的迅速开发，饮食业蓬勃发展。

枣庄的饮食业，至三十年代已成规模；到四十年代，经营作风和食品特色皆成格局。

菜馆业

枣庄菜馆业，菜蔬烹饪属北方菜系，口味以咸辣为本。

菜馆业中较驰名的是“玉升园”。位于中新街东门里路北（今中心街街道办事处），两间门面楼，三间后堂楼，内部陈设、装饰都很讲究。经理刘玉堂据说是台庄名厨彭启的徒弟，手艺精湛，各种席面都能应付。尤其善做山珍海味上等酒席。原先由他掌勺，后来营业扩大便不再亲临灶台。所聘周玉珍等厨师身手也都不凡。“玉升园”除店堂服务热情周到，顾客至上，对外还随叫随到。就连出店送菜的伙计也是动作利落：近处步行，擎着托盘，步履如飞；稍远的骑自行车送，一手擎盘，一手扶把，虽在闹市亦十分安稳、快捷。当时可算得上是一流餐馆。所以在此出入的多是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听差伺候，无不小心翼翼。尤其是传唱曲、叫条子（妓女），更是不能怠慢。

其他有名气的餐馆有："复盛居"（孔氏）、"聚盛园"（胡氏）、"东盛园"（阎氏）、"文盛园"（史氏）、任城菜馆（任氏），还有董、张、李等规模较小的饭馆，也都各有特色。中新街南门外路东的"万福楼"是泰安人马继元开办的回民风味餐馆，两层青砖青瓦小楼。菜蔬讲求清真、洁净、精美，为回汉族所共同称道。以前经商之道，字号多取"福"、取"德"、取"永"、取"盛"，旨在求发达，求时顺。

当时席面：山珍海味（如猴头、燕窝、鱼翅）为上等席；有整鸡、整鱼、整肉（如肘子）等"大件"的为中等席；十大碗、八大碗为下等席。民间群众向以十大碗、八大碗为"大席"，已见贫富高下之悬殊了。

中新街南门外西行路（今百货一店南后墙外），过去叫鱼市街，在四十年代已形成食品一条街，不仅白昼热闹，晚间也是灯火辉煌，热气腾腾。此街虽短，但冷、热、醃、卤菜肴俱全。究其原因可与中新街例来按时开启街门有关。因为逢晚街门关闭不准任意出入后，在鱼市街经营食品正可为外地商人提供方便，是个很好的市场补充。

汤　锅　业

枣庄汤锅业经营品种繁多。但最早的应为回民开设的牛肉汤锅。其中白家牛肉汤馆饮誉矿区。后来羊肉汤锅崛起，至近年完全替代了牛肉汤馆，但改革开放后东山再起的白家羊肉汤馆，赞誉之高仍不减当年。

枣庄牛、羊肉汤锅风味特点是辣、咸、鲜（放芫荽）；经营上的特点是"肉限量，汤管喝"。这与枣庄

劳力集中有关：下窖刨炭是重体力活，吃少了不行，没有点荤腥身子骨也不撑“熇”，吃不起大鱼大肉，一海碗（大烧磁碗）牛羊汤既解饥又解馋。另外，枣庄因是出山必经之地，又在临沂至临城(薛城)的古道上，卖山果的山民和运货物的脚伕都在枣庄打尖（吃饭）。囊中羞涩下不起馆子，端上一碗牛肉汤，泡上自带的干高粱煎饼，多添点汤水，热热地吃喝了，消了乏再赶路。

与回民牛肉汤锅同时兴旺的是丸子汤锅，多为汉民经营。滚开的大锅里漂着厚厚的一层红红的辣椒油。顾客来时，将已炸好的杂面萝卜丸子和少量的油炸白面萝卜条（或土豆条）投向锅里一汆，随即捞出，添上热汤即可。汤水不够可由掌勺的加添。当时以沈家“黑篷底”丸子锅经营比较红火。

回民汤锅中，糁也是主要的一项。南马道东门里朱家烧的糁讲究鸡骨、鸡丝汤里加上葱段、姜丝，熬麦仁，略勾面糊水，醇味自成一格。糁在矿区之所以受到中、老年人欢迎，也与长年的矿井生活有关。由于阴湿引起腰脊痨损，关节风湿等病症是普遍的职业病。中兴煤矿公司当局并不过问这些筋骨微症，所以只有靠自己设法调养。糁可以扶痨（增加营养）、发汗、通筋脉。只要有余钱，早晨端上一碗，热热地喝。有条件的还磕上鸡蛋，增强功能。

邵家的辣汤也很有特点：用面筋、粉条、豆腐皮儿、鸡蛋穗儿熬，添菠菜叶，以精粉勾芡而成。此汤辣味浓，乃是添加胡椒所致。所以叫卖时吆喝：“胡椒辣汤！”以示正派。盛汤入碗的时候，提勺在锅中略作

搅动，高高提起向碗里倾倒，让顾客几乎在瞬间就能看清各种汤料。然后泼点酱油、醋，淋上香油，食用则有酸、咸、辛、香、辣五味在口。枣庄的豆沫，类似济南的甜沫，与辣汤相似但无辣味，配料也不尽相同。除菜叶、粉条外，有花生米、豆粒、豆腐干。至于街头鲜白浓嫩的豆腐脑，只不过是老幼咸宜的小吃，就不赘述了。

糊是大众化的早餐饮食，以小米、麦、豆面烧配而成。三合庄桥头关家糊缸小有名气，就在于他家的糊粘稠，热糊盛在碗里喝慢了就“净碗”。“七七”事变前，价钱是：一个铜子儿一碗糊，两个铜子儿一根油条。喝糊就油条，这是民间饮食上的习惯配伍。

介于“汤”和“饭”之间的是面条和馄饨。

宋家的面条锅座落在小洋街上，不仅下小麦精粉面条，还下掺以绿豆面粉的杂面条。有各种荤素佐料、浇头，任由顾客选择。

位于小洋街路东的章家馄饨馆，四十年代中期在枣庄落户开业，当时算得上独一无二。他家馄饨的特点是皮薄如蝉翼，滑软如绵帛；鸡汤清煮，肉馅明透而不破。上碗时，除鸡丝盖顶外，章家还自制炸酱，略放一筷即美味异常。这在无味精的时代确实堪称一绝。枣庄有俗语云：“章家的馄饨朱家的糁，万福楼的包子顶呱呱。”

饮食业

枣庄的“包子”，实际上是个总称。具体为蒸包、煎包、水饺。大都以精白面为皮，以荤素菜分别配料粉

碎调制为馅，只是制熟的方式不同。因是饭菜统而为一，所以便捷，可算是快餐食品之一。不仅万福楼的煎包“顶呱呱”，章家的烫面蒸包也是挺不错的。

馒头，在枣庄称为“馍馍”，请客坐席是基本饭食，所以在四十年代“馍馍坊”较多。最大的应数安宁街西口路北（今市图书馆南墙一带）的苏家馍馍坊。其铺面约有三、四间屋。每天是五更操作，全家上阵。发酵好的面在大案子上由两人分骑两端来回排着轧上几遍；在揉“荞子”前，还要在石板上用小杠子反复轧。无论两人或单人，那种一脚踏地，一腿压杠，杠随身起，手翻面团的连续动作，加上面团落石的劈拍声，实堪为优美的劳动舞蹈。

与苏家馍馍坊齐名的还有吕家的高桩馍馍坊和人称“王大脚”的王家馍馍坊。吕家高桩馍馍（又称高卷馍馍）的特点是硬挺，圆柱型不变形；再是“筋道”，味香；三是洁白，光亮诱人。另外还有高家、马家馍馍坊。正常情况下，多数馍馍坊的日销量都是100斤～200斤。个别的能销到300斤，也是与预约有关。

与蒸煮同盛的是火烤、锅炕面食，皎皎者是鱼市街西口路南的赵家火烧：普通的是车瓦缸贴和佐以花椒油盐的牛舌缸贴；精美的是糖酥火烧和方酥。他家糖酥火烧的特点是外酥、内软、馅美、皮香。方酥以香油和面，文火烤炕（据说一夜只出一炉）。因到口即酥化，所以倍受老人称赞。赵家火烧以酥香为主，在枣庄面食业独占一席之地。枣庄颇有名望的塾师高鸿才先生曾为赵家火烧铺题写过一副对联：“白面做成如意饼；香甜

配就到口酥”。可惜会做方酥的赵福林也已过世。看来赵家的方酥制作技艺已成绝招。

在炕烤类面食中，大众化的除缸贴烧饼（俗称缸贴子）就是吊炉烧饼了。枣庄的吊炉烧饼，比滕县烧饼小而厚，多芝麻；比荷泽烧饼大而薄，无油盐。边厚中薄，刷糖稀上色。一下炉就黄腾腾的透出香味儿，吃起来酥香四溢。较有名气的有胡（中心街）、王（大洼）、谭（公胜街）诸家。

中新街门外王家的茄头馍馍在枣庄也属于风味独特的面食。茄头馍馍在成型过程中，王家运用家传的轧、揉、滚、搓等技法，使面茬形似茄子；在成熟过程中，蒸、炕并施，既有馒头之筋道，又有缸贴烧饼之酥香。一锅可出30斤。

枣庄民间主食是煎饼，原粮磨糊，大铁鏊烙炕，维生素充足。通常分小麦、高粱两种。民间向以小麦、高粱、黄豆“三碰头”的煎饼为美食。加工煎饼基本是自力自食，一般情况不依靠别人代火加工。专事煎饼加工代火业的，枣庄约有二三十家。由于煎饼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所以逐渐进入市场。上街卖煎饼，采取特殊的运载方法：把煎饼一张一张地罗在用秫秸莛穿制的园簏子上，大约十余斤。盖上笼布（白布单），放在头上顶着；一肩挎着能交叉支撑的木架，手里提着钩秤。“顶技”高的并不用手扶。到了合适地点，放稳支架，摆上煎饼簏子就营业。当然，这都是男爷们儿的活儿。

1948年底枣庄解放后，人民政府即动员、鼓励饮食经营户开业。由于经过战乱，名厨流散，店堂多遭毁坏

和改建，恢复颇缓慢。1954年，供销社主任何守才动员了几家在家赋闲的人成立了饮食业互助小组。后来又在北马道枣矿大门东侧一带盖了三间草屋，搭了两大间席棚，建立了枣庄第一合作饭店，由吕秀山、曹万友、吴东民、万大芝等16人组成。供销社作保，向银行贷款100元铺底，择日开张。1955年冬天，饮食业和其他行业一样掀起合作化高潮，一下子成立了8个合作饭店和4个饭食、面条加工组，共有职工198人。1957年在中新街西段路南建了一处青瓦起脊带厦檐的平房饭店，取名为“枣庄国营饭店”。这是枣庄破天荒第一家国营饭店。现在，只要提起“国营饭店”，枣庄老住户都知道它的地理位置。

（文史委协助整理）

寄　石　榴

田培材　苗继生

渴口乡郭村的石榴自古有名。五十年代曾两寄北京，请毛主席和中央党政领导人品尝。

1952年秋，满山遍野的丰收景象。郭村农场的职工师若玉和陈热乎等人议论说："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咱摘几个石榴表寸心。"于是精心挑选了"大青皮"、"冰糖籽"等佳品20多斤，装箱寄往北京政务院，要求转献毛主席。时过不久，他们意外地收到了政务院的汇款单，说是石榴款。群众听到此讯无不深受感动。

1958年，农历八月初，枣庄成立了曙光人民公社。这年风调雨顺，山果累累。大家喜悦加激动，建议公社党委摘点石榴给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中秋节品尝。这个建议立即得到郭村管理区的响应和支持，很快采摘了100市斤优质软籽石榴，送交公社商业部装箱邮寄。商业部的苗股长圆满完成了大家的重托。

大约在农历九月初，公社党委又收到了国务院寄来的石榴款、邮资。记得还有一封信。经过"文革"不知这封信还能找到否。

董新庄抢粮记

刘慎衍

民国七年（1918年）春，鲁南农民闹饥荒，饿殍时见。地主董金池却在大新庄（今大辛庄）封存着几十万斤粮食，颗粒不售。董母甚至说："现在不缺钱花，等一升粮食一升钱的时候再说吧！"

一天，四外乡出现了两个骑马的人，传呼："三月初一到董新庄去领粮食！"这两个人都是二三十岁，一打听，一个叫孙悟臣，一个叫王继刚，受北山套里杆子头差遣，劫富济贫，开仓放粮。

农历三月初一这天，一大早在董家仓屋周围就聚了几百饥饿的农民，有的拿口袋，有的挎筐子，有的端着笆篮筐子，还有的挑着席篓子。孙、王二人飞驰来到时，见人群挨挨挤挤，无法按份分配，索性砸开仓门，任由人们装载。

住在峄县城里的董金池听到仓屋被砸的消息，暴跳如雷，立即派了十几个家丁前来护卫。这伙人刚到刘耀河边，见人群遍野，不敢近前。朝天放枪，饥民并不害怕。董金池上告县府，县府第二天发兵百人企图镇压。但到董新庄时，只见32间仓屋内50多万斤粮食一扫而空。为交差，抓了一个躲避不及的在路边扫残粮的老汉刘棉羊，将他关进了大牢。不久，刘老汉饿死狱中。

“枪毙”变赏赐

陈　建

1934年，韩复榘戎装来枣。他在查阅狱案中，见有一宗吸毒案，因平时最厌吸毒，遂即大笔一挥：明日枪毙！

案犯当时押在大磅处（今矿务局勘探工程处）的驻军团部，其妻已亡故二年，遗三子，大的12岁。知情的人不忍看着三个孩子受孤苦，就暗中帮助谋划缓解之策。

次日，韩复榘威风凛凛，前往大磅处准备验明正身，监斩。刚至过车门（今东方红市场西口）迎面见三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跪地口呼：“青天大老爷救命！”韩驻足询问，却是案犯之子哀告无母无靠的苦衷，乞求恩赦其父。

韩听罢陈情，命把人犯带上。说：“你这小子，不务正业，光吸白面，子女不问，本当枪毙。看在你三个孩子的份儿上，来，”随从近前问有何吩咐，“拿50块钱给他！”又转身说：“你回去做点小买卖，抚养你的三个孩子。再不走正路，绝不放过！”遂命开释。

四口人叩头谢过。回家后经营几年，渐有积攒，以至开设了旅店。尔后，又招股合资，拆掉旅店建造了一座剧场，名“新华舞台”。这就是今天枣庄影院的前身。

土穴女尸

何培坤

1960年4月底，枣庄煤矿决定在东门外（今东井食堂西北）迁移荒坟兴建职工宿舍。

为了尽快清基，矿基本建设科动员和组织了一批工人，分成五个组进行起坟收骨，迁往北山坟地掩埋。规定，每迁一个坟给3元补助费。

一连干了半个多月，坟头大多数起走。有一座在水洼中的坟头，周围杂树荆条丛生，因为难起，故而留在最后。当时轮到基建科张建洪这个小组，他们组有9个人，干了一下午，才排干积水，砍掉荆棘。扒开坟土，只见穴内既无棺木，也无砖石和其他保护层，内中却是一具女尸：脚高头低，年龄约为十八、九岁，上身穿大襟镶兰宽边大红袄，下身着老兰白印花布棉裤。扒坟时镢头划破了女尸的棉袄，露出了棉絮。大家看到这情景，十分惊讶，就去喊基建科科长贾文修来处理。贾科长闻讯赶来，看到女尸是一个大姑娘，大辫子从脑后披到前胸，面目清秀，衣着象是清末装束。为什么至今还完好呢？有的说可能地穴四处有水，还有的说有地气。当时贾科长与工人们商议，将地穴再挖深一些，就地掩埋。

笔者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曾随当年的贾科长识认过葬埋女尸的地点。现在那里栽植了两棵杨树。

关于杨宗亮阿訇的任职时间

《枣庄市中区文史》第一辑《枣庄回族》一文中，关于杨宗亮教长任职时间有误。

杨阿訇是山东省定陶县人。曾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理事、山东省参事室参事、省文史馆馆员、市中区第二届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86年2月受枣庄清真寺管委会之聘就职。1989年2月26日因心肌梗塞病故。享年69岁。病故次日即由政协联络科的孟庆行科长、统战部的王昌蕊、区民族宗教办公室金生同志及清真寺管委会李乡老照护回乡安葬。

市中区回民糕点厂　王作忠

政协第三届枣庄市市中区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委员名单

主　　席：高文彬

副 主 席：程茂海　李冠英　赵宗璞　蒋国珍（女）　王永坤（1991年3月三届二次会议增选）

常务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孔凡明　王志忠　王家福　孙忠祥
孙淑云（女）　许天民　庄立业（女）　庄胤伦
陈淑华（女）　李守田　李冠英　李振宇
杨树庄　张太昌　孟庆仁　周茂同
柯华珍（女）　赵宗璞　秦宪荣（女）　曹万友
高文彬　阎雅阁　程茂海　蒋国珍（女）
褚衍举　蔡守华　戴友村　王永坤
公茂德　孟庆行（1991年3月三届二次会议增选）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　毅　丁广森　丁德礼　于凤敏
于忠芳（女）　于德鹏　马全友　孔凡明
孔令坤　孔维贤　毛成俊　王义和
王广德　王仁秀（女）　王立山　王令荣（女）
王丛德　王玉聪　王存山　王志忠

王作忠	王泽美	王相荣	王家福
王焕银（女）	王铭和	王培梅（女）	尤广才
冯相田	田永遂	田汝德（女）	田培才
宁新元	石福乐	史丽君（女）	纪学彬
纪修睦	刘文浩	刘文杰（女）	刘文耀
刘学林	刘昌然（女）	刘慎玲（女）	吕秀山
曲永华	孙守才	孙炳启	孙忠祥
孙晋田	孙淑云（女）	孙景道	许天民
庄立业（女）	庄胤伦	朱光耀	陈凤英（女）
陈志敏（女）	陈荣付	陈淑华（女）	陈增祥
李加伦	李玉珍（女）	李守田	李学义
李明前	李冠英	李修奎	李振宇
李悦亮	李清玉	李梦庚	李道才
李遵富	邱福坤	邵成龙	宋茂堂
宋如学	苏连仲	吴振合	吴景堂
余思东	张　华	张　章	张士才
张方仁	张太昌	张月梅	张延才
张百长	张庆民	张体育	张绍礼
张国英	张荣广	张洪武	张继俊
张培发	张裕发	张瑞松	季怀仁
金秀生	孟庆仁	孟庆行	庞宝元
杨兆苏	杨树庄	周本岐	周茂同
郑遵厚	胡安云（女）	柯华珍（女）	赵文君
赵成方	赵宗璞	郭兴龙	郭中涛
郭宪宝	梁湘华（女）	秦宪荣（女）	夏亨海
阎秀启	阎雅阁	殷昭华	曹万友

曹士清	曹广霞（女）	高文彬	高桂龙
高德民	黄小凤（女）	黄福昌	程茂海
董运福	葛永军	韩荣超	蒋兴平（女）
蒋国珍（女）	蒋念政	彭玉英（女）	褚洪良
褚衍举	蔡守华	阚洪利	魏广荣
魏增选	戴友村		
王景廷	冯永香	田厚德	庄子云
陈汝民	佟兴堂	胡述法	聂成坤
崔士栋	蒋桂凤（女）	韩素贞（女）	靖玉楼

臧家云（女）（1990年11月16日三届五次常委会增补）

王永坤　　公茂德（1991年3月13日三届八次常委会增补）

征 稿 启 事

为加快我区文史资料发掘、征集、整理、编辑工作的进程，专此吁请广大政协委员、各方各界爱国人士提供有关枣庄地区史实的稿件，从而向社会奉献一笔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宝贵财富，藉以造福乡梓。

欢迎知情老人秉笔直书，也欢迎青年朋友为老人记录整理口述稿，还希望大家向我们提供史料新线索，开辟新领域。

现将有关撰稿事宜条陈如下：

一、征集内容

1、时限为：上起1898年戊戌变法，下迄1965年“文化革命”前。七十年沧桑，近百年兴衰起伏。

2、内容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材料。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陈迹旧踪皆成文章。

3、取材范围：人文活动为主，自然变异为辅；立足市中区史实，兼顾邻区、他乡史料。

二、稿件要求

1、存真求实。不溢美，不贬损；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史料经得住查证。

2、文史并茂。不拘观点，不限题材，不求完整，

不定篇幅。文笔可活泼些。

3、条理清楚。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时间、地点、人物，尽量记述明白。

4、卷面整洁，书写清楚，避免字误。

5、文责自负，请注意核实。以真实姓名示负责。

三、稿件处理

1、来稿一律作为历史资料收存，不退稿，请善自保留稿底。

2、凡适宜发表者，皆致酬润笔。

3、来稿请寄（送）：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政协文史委。邮编：277136

政协市中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十月

附：《市中区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市中区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政 治 军 事

1、有关太平天国、义和团、捻军在枣庄地区活动或产生影响的资料；

2、辛亥革命时期，枣庄各界所受影响资料（含同盟会在枣庄的活动）；

3、“五四”运动、“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及临城劫车案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枣庄产生影响的资料；

4、奉军驻枣资料；

5、北伐军驻枣资料；

6、韩复榘来枣资料；

7、有关孙美瑶及“马子”组织与活动资料；

7、红枪会、联庄会组织活动资料；

8、日军侵占枣庄后，敌伪组织及其活动资料；

9、日本侵略军在枣庄地区血腥统治资料；

10、抗战初期，枣庄青年学生南下及参军参战的资料；

11、抗战时期，枣庄各抗日组织、抗日团体、抗日武装的资料及枣庄回民支队、鲁南回民协会资料；

12、有关王继美的资料；

13、国共和谈第22执行小组在枣庄活动资料；

14、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开辟统一战线的情况；

15、解放战争时期，枣庄处于“拉锯”状态时的资料；

16、枣庄地区支援淮海、渡江战役及参军参战资料；

17、枣庄“还乡团”组织及其活动；

18、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在枣庄各个历史时期的组织及活动资料；

19、有关崔、宋、梁、田、金、李、王等大家对枣庄政治、经济产生影响的资料；

20、枣庄工运、农运、学运及爱国人士资料；

21、枣庄地区工会史料及工商联史料；

22、枣庄地区政权建立及爱国人士参政议政资料；

23、枣庄地区土地改革、“镇反”、“肃反”、支援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的资料；

24、有关禁毒、禁赌、禁娼、取缔反动道会门资料；

25、各方军政要人来枣庄资料；

26、枣庄籍各方军政名人（含旅居海外的同胞）传略、轶事、回忆录。

财 贸 经 济

1、有关中心街（中新街、洋街）的资料；

2、枣庄老字号产生、发展和变迁资料；

3、中兴煤矿公司与地方关系资料；

4、中兴煤矿公司包工柜资料；

5、枣庄私营煤窑资料；

6、日军侵枣时期的枣庄经济情况；

7、王继美盘踞中兴煤矿公司时的资料；

8、枣庄商会、公会资料；

9、建国前农村地主、富户在枣庄一带兴办、经营工商业的情况；

10、枣庄税征及集市管理资料；

11、枣庄邮政、电讯、交通资料；

12、枣庄烟、酒、糖（饴糖）、油、粉、米、冶炼（金、银、铜、铁、锡）等工厂、作坊资料；

13、枣庄煤焦产、运、销资料；

14、枣庄山果产、运、销资料；

15、枣庄陶、瓷、砖、瓦及建筑、建材发展变迁资料；

16、枣庄传统工艺、剪纸、扎纸、玩具（竹、木、泥、糖、面等）、烟花（爆竹、烟花）等资料；

17、枣庄名菜、名吃、名点资料；

18、枣庄的行业规、集市规、庙会规；

19、枣庄回、汉民饮食业发展变化资料；

20、枣庄各历史时期金融、物价、商品流通方面的资料；

21、枣庄解放初期集市贸易、工商业恢复、工商管理及税收、税管的资料；

22、枣庄解放初期组织失业工人生产自救资料；

23、解放后农村变工队、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各阶段资料；

24、枣庄经济领域知名人士的传记、轶事、回忆录；

25、枣庄地区的能工巧匠。

文 教 艺 体

1、枣庄老戏园子、大众娱乐场（东落子园）、中华舞台、新华舞台等演出场所兴衰及经营情况的资料；

2、艺术名家在枣献技资料；

3、有关书籍、报刊、文告印刷资料；

4、有关文盛书店的资料；

5、枣庄学士、名儒遗著、遗墨及德操介绍；

6、文物考证、名胜探源、地名史话；

7、劳动号子（如推磨车、打夯、抬大筐等）、民歌民谣、行话术语、讳语黑话；

8、乡农学校资料；

9、中兴小学、中兴中学资料；

10、市中区境内中小学资料（含峄阳中学）；

11、枣庄私塾教育和著名塾师的资料；

12、有关鞠仁医院的资料；

13、有关枣庄医、药、疾、疫资料；

14、枣庄庆裕栈资料；

15、枣庄医林人物医德、医术、医著的资料；

16、武术活动、武术流派、武术名师的资料；

17、儿童游艺活动资料；

18、民间文艺、民间艺人资料。

民 族 宗 教

1、枣庄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资料；

2、枣庄天主教、基督教资料；

3、市中区境内近百年佛教、道教概况（包括僧、尼、道众活动及寺、庵、观的规模、兴衰）；

4、枣庄红万字会资料；

5、枣庄会道门资料。

社 会 风 情

1、民间衣、食、住、行；生、丧、嫁、娶；年、节、寿、祀等风俗、习惯演变资料；

2、枣庄古建筑、古桥、古井、古墓的资料；

3、枣庄古树名木、奇花异草及园林资料；

4、有关枣庄街道规划、村落变迁的资料；

5、有关丐帮的资料；

6、有关赌场（宝局）、娼妓、毒品的资料；

7、有关枣庄人口迁移、进出、增减的资料；

8、自然灾害（水、旱、风、雪、寒、暑、霜、雹、雷、震、虫、病等）、妙景奇观、千古之谜；

9、社会趣闻；

10、其他真情实事。

后　　记

本辑文史资料从三月份起投入汇集、编选工作，至十月底定稿送初审，仅用了七个多月的时间，比第一辑缩时一半。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的热情支持及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刘文耀、庄子云、张百长、田培材、尤广才等同志不辞辛苦，为本书作了认真的校订。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　　者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封面题字：金宝珍
主　　编：高文彬
编　　审：王永坤
责任编辑：靖玉楼
封底篆刻：潘梦石
封面设计：石朝峻





枣出准印证（1992）069号

工本费：2.50元